

690

王雨亭著

東北印象記

牙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1179B



~~1548354~~

自序



我到過日本兩次，後一次居留將近一年，觀察所得，也曉得日本帝國主義者圖我之急，但沒讀過田中義一之『滿蒙積極政策』的奏稿，却還不曉得他們如是之狠毒。平時我們對於滿蒙問題也很注意，但祇從書本上和報紙上所得的材料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況且我又相信無論任何事情都是百聞不如一見，所以這回到日本我就打定主意要繞道朝鮮而至東北略住些時，以作有系統的考察。然而事與願違，目的只能達到一半而已；因為足跡雖曾踏過東北，但時間短促，不能從容考察，故是遊也，祇能謂之消遣，並無何等重大意義。我於旅次曾捨棄一部分的逸興，把目觀的現象和平日從書

本或報紙上得來的材料寫上去，從東京到北平已寫成十萬言，本來是主意要寫至回到故鄉爲止，並且允許要給友人創辦的某局書去出版；後來因爲在北平耽擱日久，意興漸漸消滅，竟不能再繼續寫下去；及回到故鄉即參與清匪救鄉的工作，終日忙碌，早把這些東西丟在字紙籠裏去了。

自九一八國難發作，朋友們莫不皇皇然慮大禍之降臨，而羣謀所以挽救之策，偶然談到某一件事，大家都說我是到過東北的就問我究竟是怎樣？我爲恐講解不能十分詳細，所以就字紙籠裏把這些久已丟掉的東西拾起來；原想講完某件事了後依舊是要丟掉的，無如朋友們硬要我拿出來發表，我說：『明日黃花，何必故翻舊案？』他們則說：『就當作放映一部舊影片給大家看看好了。』於是不得不勉強聽命。

我的本意是要把那逸樂的文字刪掉，單留些有關國事的來發表，但恐犯着矯揉造作的毛病，所以索性一字都不刪改全篇拿到嵩嶼週刊去發表，而標作『從字紙籠』

裏檢起的遊記，』因爲那時我剛主編嵩嶼週刊，但只發表兩期，嵩嶼週刊就因爲立論過激引起熱心建設的老板們底反對而停刊。再過數月，漳龍失陷，嵩嶼建設委員會瓦解，這些稿件不致隨之迭失者，要感謝摯友陳君爲我保存經此變亂以後，各處的朋友更常督促我去出版，因爲不忍重拂諸友的好意，乃勉強檢出寄交實現社去付印。適將渡菲，船泊香港，又向 成宗兄借出許多珍貴的照片以補在嵩嶼所散失的，合並鳴謝！

目次

序	一
從東京出發	三
經過神戶	六
大家過過官廳	九
別府溫泉	一〇
春帆樓與引接寺	二〇
討厭的偵探	二三
踏上大陸	二五

只有生產沒有享受的朝鮮人	二七
我國駐朝鮮總領事館	三二
朝鮮故宮	三四
靖武祠	三六
朝鮮藝妓與朝鮮料理	三九
無緣的金剛山	四三
陳博士的話	四五
鴨綠江	四九
過去的滿洲	五一
現在的東三省	五七
遼寧	六一

國罵與國味·····	六六
東亞第一大煤鑛·····	六九
美國人的眼睛冒火了·····	七四
外觀甚好的新世界·····	七六
中東鐵路·····	七九
哈埠概況·····	九四
實業調查·····	九九
探訪三女傑·····	一〇四
令人醉迷的松花江畔·····	一〇六
東鐵俱樂部之一夕·····	一〇九
別·····	一一一

撫輯流亡·····	一一三
誇大狂·····	一一六
長春·····	一一八
吉林·····	一一九
公主嶺·····	一二八
四平街·····	一三〇
小小的成功·····	一三二
路有凍死骨·····	一三四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一三六
漸入苦境·····	一五六
山海關·····	一六〇

舊都重遊·····	一六六
三殿·····	一六九
故宮博物院·····	一七一
兩個不幸皇帝和一個末路總統·····	一七七
參歡喜佛·····	一七九
科學古董化·····	一八三
好個和平仁厚與天地同意的妖孽·····	一八五
日落西山興未闌·····	一八九
平齣摩登伽女·····	二〇二
同車也須共濟·····	二〇六
登北達嶺·····	二〇八

騎驢探居庸·····	二二二
十三陵·····	二二五
鑑賞不盡的曲線美·····	二一八
南口戰蹟·····	二二〇
不可忘記的一件事情·····	二二三
天津·····	二二四
大沽口·····	二二九
大連及旅順·····	二三二
險些同歸於盡·····	二四〇
人肉市場·····	二四三
逢人只說三分話·····	二四六

青島一瞥	二四八
買辦制度	二五一
白河所見	二五四
喜氣洋溢	二五六
鄭夫子	二五八
迎汪	二六九
四萬萬民衆竟是一大羣的叫化子	二七二

插圖目次

中華游泳隊

安東縣全景

鴨綠江鐵橋

遼陽城內之白塔

作者攝于奉天北陵

北陵之外景

奉天的日本附屬地

滿蒙特產物交易所

鄭家屯之北四十里的慧豐寺

東鷄冠山北堡壘俄國孔圖拉仁鄂少將戰死之場所

中東鐵路公司

哈爾濱車站

哈埠之中國大街

俄國人莫斯科商場

冬之松花江畔

東鐵俱樂部

長春車站

吉林省會全景

滿鐵之四平街車庫

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大連本社

滿鐵之哈爾濱事務所

南口

姜女廟

大連第三碼頭

山海關街市全景

萬壽山全景

北海白塔

排雲殿正面

西山八大處之一

紫禁城角樓

午門

三海全景

東北印象記

此
页
空
白

從東京出發

無聊而不甘頹廢的我，到東京咿唔作老學生已經快要一年了，雖則常爲經濟窘迫，生活很不安定，可是向學之志却不因此而少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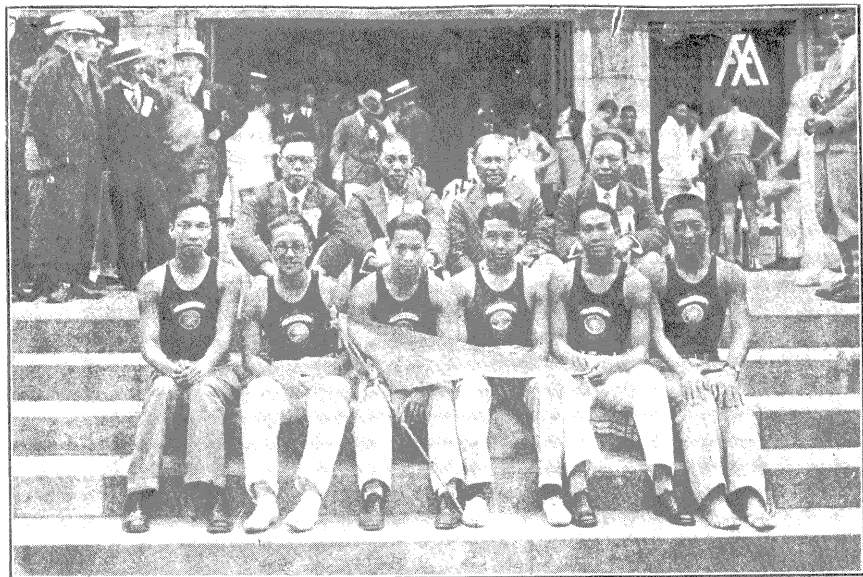
第九屆的遠東運動會在東京舉行，我因爲受不到完全的教育，對於運動沒有多大的興味；但是旅居神戶的老友周永志兄則興致勃勃地特到東京來參觀；他又喜歡和我住在一塊兒同過寒酸的生活；因此，對於遠東運動會也就似乎被動的而增加了幾分的興味了。

因爲永志兄的來纔知道久居香港的好友莊成家兄也來參加遠東運動會；他是商人，但他很注重體育；他不但自己愛運動，而且要使運動爲團體化；他在香港對於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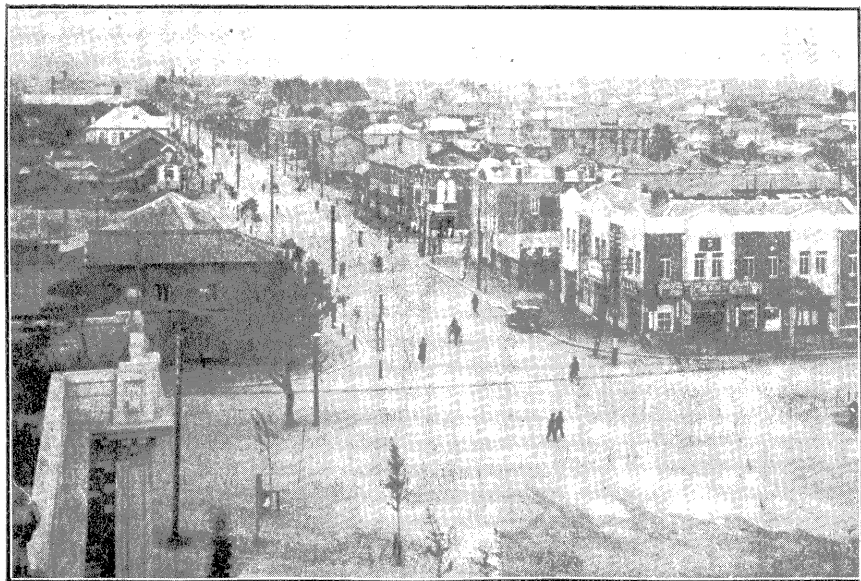
人游泳會，中華體育會，福建體育會的會務都極負責，去年又和他的同志提倡舉行了
一次盛大的運動會。此次他是做游泳的教練，率領游泳選手來赴會的。我於五月三十
一日上午纔在明治神宮前的青年會館找到他，相見甚歡，多年隔別，至此他纔知道我
流落在這裏。

遠東運動會終止了，成宗兄也喜歡來嘗一嘗窮學生的生活，於是斗室中突然擁
擠起來。連日遊覽名勝，興趣甚濃。六月四日突聞卓然兄在廈門被匪暗殺，急電詢江聲
報，兩天沒得覆訊，再電詢舍弟也沒有答覆，六日閱申報痛悉卓兄已因傷重逝世，嗚呼
痛哉！

永志兄於遠東運動會終止後，再盤桓幾天便回神戶去了。近日因成宗兄的介紹
而認識怡朗的華僑孫慶珍兄，他是特意出來遊歷的。連日我和雪鋒陪着他們到處遊
覽；鎌倉，江之島，箱根，熱海，多摩川都已逛過了。只是我這幾日雖在遊玩，而心常鬱鬱不



中 華 游 泳 隊



安 東 縣 全 景

歡。

莊孫二君將由朝鮮過東三省而至平津，經大連，青島，上海而南歸；承他們的好意，邀與同遊，我一則已無心讀書，二則也久有遊歷關外之念，三則金價奇昂，在此久住也不合算，所以就想定趁着機會跟他們一塊走。但是旅費從何來呢？真巧南洋的故友陳慶良兄近日忽自廈門匯一筆款來惠助，於是出遊之計遂決。

莊孫二君當我未能十分決定的時候先到神戶去，而約定他們遊完閩西諸名勝後即在神戶車等待。我連日辦理各種手續免不了要一番的忙碌，至十九日纔決定搭夜車赴神戶，臨行，宣化，雪鋒，紹崖，諸友暨房東岩下憲雄君俱送至東京驛，慇懃握別，殊足感也。

是夜的三等車搭客特別多，我一直望到天亮，雖曾朦朧入夢，但因人擠之故，交睫即醒，難以暢睡。二十上午九時四十分到神戶的三宮驛，永志，權時，成宗，慶珍諸友已在

站裏等候，於是同到建東與歇息。

同車有很多的日本水兵，各各攜帶着熱帶的植物和動物，他們是剛從南洋回來的，他們的精神飽滿，他們的神氣怡悅，在在足以表示他們是受過教育的軍人。

經過神戶

一到神戶自不免有多少應辦的事情，極兩小時的忙碌處理完了，下午一時就和成宗、慶珍、權時、永志、世德諸友往寶塚去看少女歌劇。

寶塚的少女歌劇，在日本很負盛名，而且注重民衆化。有廣大的最新式的劇場可以容納五千以上的觀衆，入場券只收三角，所以窮人也得享樂。那裏頭的幽雅，整肅，潔淨在在足以引起我們的美感而不厭作百回觀。

六時半回神戶，權時兄約到菊水館吃晚飯，我急即寫幾張給東京諸友的信，寫完就一同到菊水館。這家料理館是純日本式的，裏頭的佈置很奇特，共有幾十間房，佈置各不相同，而且各有取義，譬如春夏秋冬四時之花鳥各異，田舍則擺設農具和農產物，漁船則擺設漁具和各種海產，他如殿堂寺宇，亭台樓榭，崇山曲水都能擷取各地名勝之精華模倣而構造之；使我們一看便知道是第一名勝的縮圖，聽說還常常改易，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身入其中不覺有別有天地之感，而嘆服日本人之富有美術性。

我們決定明天下午三時乘船往別府，在那裏耽擱一天，遊覽地獄之後即往下關轉船赴朝鮮。

廿一日上午雨下得很大，大家不很高興出門，世德、權時諸友又勸慰挽留，因此，下午三時的船不果行。但至下午雨停了，天氣又極晴朗。

神戶別府間的航業是大阪商船會社經營的，有輪船四艘，輪流川走，日間下午三

時開一次，夜間十時又開一次，船上的設備都很完全，招待也極周到。

我們已經決定搭夜船，船票也買好了，頭等的十八元，呀！太奢華了，實在三等的已經很舒服。今晚要開的船是綠丸，莊孫二君在神戶多日已經厭倦了，急急要動身，九時廿五分就到碼頭，但是船尚未到，乃折回建東興稍憩；九時四十五分再到碼頭船纜靠攏。我們上船選定房間，安置行李，稍與送別諸友寒暄幾句，鑼聲已響，諸友下船去，扶柁即吊上，恰好十時開船，一分鐘也不差。我既佩日本人愛惜時間的精神，同時也感嘆我們中國人對於時間太不經濟了。

船開後，我們就洗澡，滌盡萬斛俗塵，身心俱覺愉快！日諺有云：「一浴掃百憂」信然。十一時許，大家相約早睡，以便明天早上早些起來賞覽瀨戶內海的朝景。

一覺醒來已是廿二的早晨六時了，盥漱完畢就步上甲板憑欄眺望，風光確實不錯。三等客的日本人在甲板上鋪上氈子，男女成羣圍坐着，且飲且歌，其樂融融。我想着

川走中國沿海諸輪船之苛待三等客，真是憤恨極了。

大家過過官癮

午餐時候，綠丸的船長站在我們的椅子後面和我談話，像客氣而帶狡猾地問道：『莊樣是否因與蔣介石戰爭過而到日本來的？』我曉得他因為看見我們的闊氣而誤會了，所以解釋給他聽：『莊樣是香港的商家，這次是做游泳的教練來赴遠東運動會的。孫樣是莊樣的朋友，特地從菲律賓濱來參觀遠東運動會而順便要遊覽日本諸名勝的。』我雖說得這麼真確，但他總還不很相信。大祇因為凡中國人到別府的都是下野的軍閥和失意的政客居多，而且我們因為是要遠行，所以行李雖已竭力節減，合攏起來還是不少。因此，從他的眼光裏看出來就以爲是打敗仗的軍閥要來別府享樂的。

好！我們也學學乞丐相互尊稱，大家過過官癮，於是莊總司令，孫師長，王參謀長叫得很響。

別府溫泉

下午三時船泊別府碼頭，我們即投宿於花菱旅館，這家旅館就在海岸，建築也很別緻，房間頭等的是五元，二等四元，三等三元。我們行裝卸後即僱汽車出遊，議定地獄一巡迴，料金六元。

別府以溫泉著稱，有各種各色的溫泉，誠極天下之奇觀。別府諸溫泉日本人統稱爲地獄，現在我們居然遊起地獄來了。

八幡地獄爲別府五大地獄之一，自古已著名，中間曾沉寂了而入於睡眠狀態。昭

和三年四月十九日午後三時突然震動，旋大爆發，聲震耳鼓，黑煙濛濛，熱石熱泥，八方飛散，附近的居民紛紛逃戶外避難，陷於危險狀態的淒慘光景者約二十分，厥後黑煙化為白煙，趨近視之，地下現龜裂二百四十尺，噴出強烈的湯柱。這裏噴出的溫泉有熱湯地獄，湯花地獄等等。熱湯的噴出量，一晝夜二千五百十二石，溫度攝氏百五十度，有治胃腸病的特效。所謂五大地獄者即：八幡，坊主，血之池，海地獄，加馬羅地獄。在八幡地獄裏裝置一首骷髏，標名曰「鬼」，高至丈餘，全身的骨幹整齊，不曉得是用什麼動物的遺骸來裝置的？

離八幡不遠的地方，白煙騰騰，這就是鶴見地獄。這個地獄是大正十四年六月三日爆發的，熱湯滾滾，煙霧濛濛，蒸汽轟轟作響，和大工場的機器一樣，熱湯中裝一鐵鑄的惡鬼，悲慘萬狀，令人見而生畏。

血之池地獄，古時叫做紅池，後來改稱為血池，這裏的溫泉，其色和血一般的紅，實

在是稀有的奇觀。池廣三百六十坪，湯口極深，池中的熱泥熱湯達華氏二百度。那紅泥可以製藥，可以做染料，可以燒瓷。這個池的湯口約十年至十五年一次變化的變化，因變化而更易位置。最近的變化是在昭和二年九月二日午後四時半，當爆發之時，於淒烈的聲音中，向空噴出熱泥，高至七八百尺，周圍的草木被熱湯所洒皆枯焦無遺。可是要爆發的時候，於七日前即有徵兆，所以不致危險。日本人是這麼說，不曉得真的嗎？

海地獄自昔稱『玖倍理湯井』，在豐後風土記曾載着種種的歷史。風土記是千三百年前所編纂的，可見這是日本最古的溫泉。經幾千年的星霜，而成爲今日珍貴的記念物。當古代（銅和年間）池之東畔有泥獄地，因其熱氣和熾烈的噴力把岩石溶解，漸次向西方移動，約在五百年以前，即凝成現在的位置。從前是污泥地獄，現在是像紺碧蒼海的溫泉，不曉得在何時何人嫌惡『玖倍理湯井』的名稱，遂改名爲海地獄，改此名稱約已二百年了。湯池的面積，舊噴出口（大池）約千五百坪，新噴出口八十

坪。一晝夜的湧出量約二萬石，溫度達華氏二百廿度。深量傳說有四百廿尺，但這是一種臆說，未經實測頗難決定。現在池之周圍擴展為遊園，面積約二萬坪，於天然的風趣中更栽種了許多的花木，實在足以使人留連忘返。歷代的皇帝多來此巡幸，大正，昭和也皆到過。

加馬羅地獄。加馬羅之名沒有漢字，是從片假名譯出的。這溫泉清澄無色，氣味亦不惡，稍帶弱酸性，但雖煮沸也不起變化。我們到此也各試飲兩杯，恰像開水放些許的食鹽一樣。從地獄中噴出來的白煙，把燐寸的煙吹進去使之混合，立起化學作用，白煙立刻變為濃煙，煞是有趣。

我們遊了這些地獄，時間已經費去兩點多鐘了，汽車駛回海岸忽然看見一尊巍然矗立的大佛，那就是大佛山的大佛寺，即命駕駛者駛向那兒去，加車租一元。

大佛是最近纔建立的，發願者岡本榮信氏，其先保豐臣氏之家臣，後來大阪城陷

落，豐臣氏一族皆滅亡，岡本氏徙九州，流落於南豐，爲別府村之農民。榮信氏秉承母訓，立志光宏佛法，少年時代從事企業，努力奮鬥遂致巨富，三十一歲時，蓄財的技能已極巧妙，於日俄戰役，他在財界大活動，一帆風順遂成大富豪。但是後來因爲投資的失敗，家產幾乎蕩盡，日夜憂思，苦痛萬分，其母乃勉勵他捨棄俗世的事業，而找定靈魂的歸宿處，後來他又和名僧往來，信仰日堅，乃剃度。自此一心虔誠，歸依佛門；至其晚年竟達此建立大佛像的宏願。

有入江爲義其人者，係山崎朝雲師的高徒，而爲大正，昭和時代彫刻界的威權者，他本是舊黑田藩的人，有技藝超羣之譽。榮信氏以建立大佛的工事囑託他，他說：『我的技術還沒成熟，能否勝任還屬疑問，那麼製作模型總得依賴師父朝雲先生的援助。』榮信氏勉勵他說：『噫！這是何等的事業？今要製作這大佛像，假使先起了依賴心，如此意志薄弱怎能成功？最好是靠你自己的智力而確立塑造大佛的意志。天助自助』

者，足下誠能決然立此宏願，如響斯應，佛陀當能予以守護。」入江氏大受感激，遂自奮勉，以信仰之力冀底於成。他日夜苦心孤詣，夢寐不忘，約半年原型漸成。於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五日，招請四方有志者及有力者約五百餘人，又佛教各家的僧侶五十餘人，以萬壽寺專導師爲開佛式的導師，即日行起工式。自此，入江氏專担任技藝，日夜不停，每日役使人伋至數百之多。至昭和三年三月中旬爲止，計延用人員凡三萬人以上，大體已得竣功。昭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開眼除幕式，巧遇當時別府市主權的中外博覽會同時舉行，極其熱鬧，寄給全國信者的招待券達十餘萬通。

這毗盧遮那佛的大像，是用鐵筋抗格力構造的，比向來所稱爲日本第一大佛的奈良大佛還高三十尺，其偉大或可稱爲世界第一吧。其構造略記如左：

高八十尺 蓮臺十八角

一、臺的直徑八十尺。二、是的周圍二百四十尺。三、上十蓮八葉。四、下蓮十八葉。五、蓮

臺周圍百九十八尺。六、膝的周圍百五十八尺。七、面長二十三尺八寸。八、面闊十八尺八寸。九、頭的周圍六十二尺八寸。十、眉九長尺四寸八分。十一、眼長八尺八寸。十二、口長六尺五寸八分。十三、鼻高三尺八寸。十四、鼻闊二尺九寸八分。十五、耳長九尺八寸。十六、螺髮數一千零八個。十七、拇指的迴旋六尺四寸八分。十八、人指的指甲長五尺四寸八分。

我是反對一切宗教的，可是看到這樣偉大的工程，我又很嘆服日本人創造的魄力。同是佞佛，我們中國人只是瑣瑣細細糊裏糊塗的亂拜，像這樣有意義的，一方面是拜佛，一方面是留着藝術的紀念物來表現時代的精神，在中國近代是很少見的。前幾年上海的名人如王一亭等也曾提倡要塑一尊怎樣巨大的什麼大佛？現在是無聲無臭了。同是名士，我們中國人只能夠多買幾個小老婆，同是好名，我們中國人只能夠在報紙上介紹醫生或替人慶吊而已。呀，中國人真不爭氣喲！

我們遊完大佛寺就回到花菱旅館去，浴後吃飯，那是極盛設的日本料理，雖素不

愛吃日本料理的孫君也說很適口。吃後大家都穿和服，著木屐到街上散步，店屋甚整齊，有幾條街又很熱鬧，竹器店甚多，竹編物如花籃等工藝極精巧，價錢也便宜，我們很想買，但因路程遙遠而作罷。

廿三早晨起來，大家計議今天的遊程，議定即僱汽車出發。先到別府驛，購定到遼甯的連絡券，（二等的四十五元四角一仙，）然後驅車直到鐵輪地獄。

鐵輪地獄也是有名的溫泉，我們昨天遺漏了，今天特來補遊。這溫泉於六百五十年前，有時宗的開山祖一遍上人者，手刻一切經，一字一石埋藏於此。並創設蒸汽浴室，這是有名的古蹟。大正十一年九月，地下忽發巨響，龜裂處噴出熱汽，熱度達華氏三百度，壓力達數十匹馬力，要算是第一猛烈的地獄。昭和四年十月間又噴出間歇泉，於一定的時刻噴出一次的熱泉，其高數十尺。頗呈奇觀。經營者利用熱汽和溫泉做蒸汽吸入具，土耳其式的蒸汽浴，乾式的溫浴場（一名安樂蒸，）蒸汽掩法，浴場等。這些浴場

大部分是不收錢的，只一兩處特設的有收極輕微的料金。浴場大部分是男女同浴，有的地方雖然隔開，但也沒有遮蔽，男女們都是赤裸裸自由自在的歡浴。有幾種的浴法太奇特了，有蹲在熱烘烘的爐灶裏的，有趟在煙騰騰的炊籠上的，有睡在焙坑上的，有埋在熱沙裏的，這彷彿就是我們平常所看過的十八地獄的繪圖的一部分。聽說這樣浴法能夠治療種種的疾病，或者也有可能吧。

回車經過鶴見園，御者告訴我們：此園極好玩，但面積甚大，須一天纔能遊完。至園的大門口停車，細看該園的案内圖，果然有山有水，界址遼闊，因時間關係，只得捨棄。乃命御者驅車入市內，迴遊一週，而後至新安樂園吃中飯。這家料理飯是福州人開設的，主人往長崎去了，管櫃的也是福州人，我們雖然不懂福州語，但一談起是同鄉則格外親切。

別府的旅館業極發達，也許可以說：別府市的住民大部分是以此爲生的。第一流

的旅館要推龜之井，像花菱只是二流的。昭和園是張宗昌包租的，他蓄着兩打以上的小老婆，婢僕盈庭都是從國內帶來的。在旅館侍者們曾告訴我們關於張宗昌的醜行，車過昭和園御者也特意告訴我們：這是張宗昌的行樂地。嗚呼闕哉！

別府可謂到處是溫泉，連海濱的海水和海沙都是熱的。有個場所叫做天然的沙浴，就在海沙上掘成露塚，人趟下去由侍者代爲埋上海沙，全身埋沒，只留着一顆頭，男女混雜，一排就有十幾個，煞是好看。

別府通下關的火車，每天有九次，可是急行的只有下午五時許一班，此外都是普通的。我們乘十二時五十五分的車出發，下午二時十五分可到門司。車到半路，車掌來告訴我們說：『接花菱旅館主人的來電，叫他轉達我們有東西遺落，他已卽刻寄出，可到下關驛領取。』大家慌着起來，細點行李並無減少，最後孫君纔喊道：我的雨衣沒有帶來啊。

春帆樓與引接寺

由門司渡海至下關約須半小時，下關釜山間的連絡船每天開兩次，上午九時及下午十時。我們因為還有從容的時間，所以就在驛前僱汽去探訪名勝。先到龜山，這是臨海的一個小山，在山上一邊可以瞰視門司海峽，一邊可以瞰視全市，山上有神社，但沒有什麼可觀。下山再乘汽車到引接寺，此寺是當時李鴻章來日請和，日本以此為其下榻處，寺傍有春帆樓，乃日清媾和的談判場，這兩個地方在日本人看起來是國家隆盛的發祥地，在我們中國人看起來都是巨恥大辱的記念。我來憑弔這史蹟，追想往事，盱衡來茲，憤憤之情，深難自抑。當日談判會場的照片，現在還陳列在這裏任人觀覽，清朝的大臣，豚尾長垂，頂戴花翎，馬蹄袖子的大補褂，怪狀百出，令人見之欲嘔。茲錄春帆

樓的講和碑如次：

馬關海峽爲內海咽喉，以二條水通玄海洋，內外船舶徂徠者無不過此。古有臨海館，今有春帆樓，共爲待過客之所也。樓負山面海，東仰壽永陵，西俯瞰街衢，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令人不遑應接。樓之所在原係阿彌陀佛寺之址，豐前人藤野玄洋，獲方四百步之地而開醫院；其歿後，寡婦某營客館，縉紳多投於此。甲午之役，六師連勝，清廷震駭，急遽請弭兵。翌年三月，遣李鴻章至馬關，伯爵伊藤博文奉命擢俎折衝，以此樓爲會見所。予亦從伯爵參機務，四月媾和條約初成，而樓名喧傳於世。大正九年，樓主病歿，其業將廢，馬關人林平四郎投資購之，囑予記之。嗚呼，今日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此地亦儼然爲一史蹟，其保存豈可忽諸乎？林氏此義舉固宜矣。回顧當時，彼我折衝諸賢，前後皆易簣，老軀獨存，是所以予以不文敢草此記。

癸亥孟冬

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東已代治撰

下關本是一個小地方，街道狹隘，店屋也不整齊，到現在還是這樣，若回想三十年前訂立馬關條約的時候，不曉得鄙陋到怎麼樣？然而他們竟會打勝仗，他們竟會強起來，這小小的地方也遂因此而馳名世界。

回到下關驛已七時，乃在驛前山陽旅館附設的食堂吃西洋料理，定食只一元二角，但莊孫二君不愛吃定食故另點菜，每人只點三簋，內中有一簋是「冷其淋海老」，我曉得海老是蝦，及其拿出來竟是大龍蝦，一隻分割爲二。孫君原不吃這一樣東西，現在看着也愛起來了，遂再叫多一份。吃完了會賬，計共是七元五角，莊君還很喜歡的說：多吃一樣的東西都是福氣哩。

我開始向車站裏的「案内所」交涉領取雨衣了，起初他說此事很難辦，後來又

打電話到各處查問像是有點頭緒了，他叫我九時半再去。時間還早，我們就到街上隨便跑，看見鈴木曲技團在那裏賣藝也就每人花一角錢進去參觀，十幾個的男女小孩，技藝都很可觀。九時半再到車站「案內所」查問，雨衣還沒寄到，該所的職員很認真，又打了幾次的電話到什麼地方去問，結果對我們說：晚上一定寄不到了。怎麼辦？我們就寫神戶的住址給他，囑他寄到神戶去，這件雨衣究竟會不會失掉，現在還不能料定哩。

討厭的偵探

晚上開往釜山的連絡船是昌慶丸，上了船，侍者帶我們到二等艙，一見却是日本式的統鋪，每人有兩張坐褥一個枕頭，地方還乾淨，但是許多人混在一起，莊君還可以

將就，孫君則大大的不舒適了，然而也只得佔個位置坐下去。一下子有個三十多歲的偵探來了，拿出履歷表叫我們填，說這是警察署例行的手續。那我們也應該照辦的，可是他於應該盤問的之外又問我們到別府是不是去見張宗昌？那真討厭極了，前天綠丸的船長疑我們是和蔣介石反對的失意軍閥，現在他又妄擬我們是張宗昌的朋類，這顯明是侮辱我們，所以我不能再忍了，我簡單而且傲慢地喊出『不是的』他也有些難過，拿着履歷表走了。

日本警察着實可惱，稍爲闊氣點的，他們要看作大官闊少，反之若過於樸質的，他們就要疑爲共產黨。聽說給他們懷疑的人，經過朝鮮會受監視到一步都不能自由，現在我們被他們看作大官，經過朝鮮當不至受留難了。

十時開船了，我步出二等艙忽然看見兩廊有二等寢台，當即叫侍者來問，他說寢台要另訂，上段一元，下段一元五角，可是本班下段的統訂完了，上段的也恰好剩三位，

要須趕快。我於是不稍躊躇地付三塊錢訂好，然後去通知莊孫二君，他們看見有這好地方真是喜出望外。

踏上大陸

廿四早上八時船到釜山，上岸後即僱汽車，並託御者指導將歷訪諸名勝，但據御者說這裏勝地不多，龍頭山爲唯一的名所。遂驅車上龍頭山，在高阜竝立，全埠在望，無異披覽地圖。

釜山位於朝鮮的最南端，爲古來和日本交通的唯一門戶，開港凡四百八十餘年，當二百年前，李朝中葉，國勢猶盛的時候，曾在這裏修造龜形的鐵甲艦爲大舉征日之準備，今竟亡於日豈當時所及料哉？

下了龍頭山，驅車巡遊街市一週，回到車站即搭九時十分的第七班急行車出發。沿途土地貧瘠，樹木雖經人工栽培仍不茂盛，田畝中的農產物也多枯萎，收成一定不豐。韓人極窮苦，一般平民大都衣服襤褸，瘦骨如柴。住的房子百分之九十九是茅屋，又皆傾斜頹圯，我們戲爲之估價，平均每家約值三元。過成歡驛土壤漸肥沃，至始興、永登、浦迫近京畿一帶，草木青翠，儼然別有天地矣。

下午七時到京城，即投宿於驛前的三重旅館，取其地點適中，料金不貴也。因爲孫君已下抵制日本料理之決心，所以我們明言不在旅館吃飯。浴後將出去找中華料理館，雨頗大，乃囑御者駛到：『最有名的菜館，』下車一看是金谷園，招牌上頭又加上華商兩字，入門問酒保（酒保這名詞我們在小說上常常看過，想不到日本人也還稱侍者爲酒保）這是什麼館子？侍者山東人，但是他告訴我們這是廣東館子，裏頭大半是廣東人。莊君格外的喜歡，就託他請個廣東人上樓談話，不久果然一個年青的廣東人。

上來了，大家談得很親熱。可惜菜太不好，大概逾淮變枳，已失掉地道的風味了。

只有生產沒有享受的朝鮮人

朝鮮的歷史用不着我來介紹，大家都會知道的，在三十年前她是我們的屬國，十九年前纔被日本吞併。甲午的日清之戰，釁也是在朝鮮開的，現在地圖變色了，朝鮮不但不屬於我，朝鮮更不是朝鮮人的朝鮮了。

當韓國時代，庶政廢弛，產業不興，每年輸出只三億六百萬元，輸入超過六千萬元，即爲三億六千六百萬元。自被日本吞併後，設置朝鮮總督府以來，銳意講求振興產業的方法，結果，至昭和二年，生產額達十八億一千萬元，輸出入額達四億七千萬元，比較初被合併的當時，生產額約增加六倍，輸出入額約增加八倍，關於生產額的分類是

昭和二年生產額

生產別	價額
農產物	一・二八六・四二五千元
林產物	六四・三〇五千元
水產物	一〇六・八八六千元
鑛產物	二四・一六九千元
工產物	三二八・四〇〇千元
合計	一・八一〇・一八五千元

生產總算比從前發達得多了，但是朝鮮人的生活爲什麼不能比較從前富足呢？

這就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榨取弱小民族的殘酷手段了。產業雖然如此振興，可是利益不屬於朝鮮人而屬於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對於各業皆有組合，某種物產應該歸某種組合專販，該組合訂給若干價值是不容物主有第二句話的。那麼全年的生產額雖則有十八億，朝鮮人所得到的恐怕不及半數，而且要負擔種種的重稅，如此焉得不窮。中國人呀！世間什麼事情都可以嘗試，惟獨亡國千萬不可嘗試，趕快省悟吧！

朝鮮人口總數一千九百十八萬九千六百九十九人，其中農民佔百分之七十七。按日本國內的農民只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十五，歐美各國的農民惟德奧兩國稍多，但也不過百分之三十八，美國只百分之三十六，英國則僅百分之十五，比較起來，相差甚遠，可以說朝鮮是農業本位的國度，同時農業與人民的休戚關係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茲將昭和二年末之農戶數列表如下：

朝鮮人

二・七六八・七四四戶

一四・八四四・五四〇人

日本人

一〇・三〇〇戶

四四・一七七人

中國人

二・二八八〇戶

八・二一六人

外國人

一六〇戶

四五人

計

二・七八一・三四八戶

一四・八九六・九七八人

更將大正十五年末的地主，自作農，小作農之類別，略舉如次：

地主（甲）

二〇・七三七戶

地主（乙）

八四・三五九戶

自作

五一九・三八九戶

自作兼小作

九〇九・八四三戶

小作

一・二一七・八八九戶

火田民

二九，一三一戶

地主甲係純粹的地主，地主乙則兼自作農。

只有生產沒有享受的朝鮮人，其痛苦已如上述，他們也出了不少的愛國志士，做過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就是現在好幾個地方還在罷課示威。可是，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弱小民族要抬頭殊非易事，因為多數的民衆，生活壓迫，智識落後，救死惟恐不贍，那還顧得什麼國家。只憑少數的志士，就使個個肯犧牲頭顱也無濟於事，在這樣國際環境之中，除非乘世界革命之高潮，無產者聯合起來，捨此而外，要謀復國恐怕是萬分的困難，或者竟可說是絕對無可能的吧。

全鮮華僑約六萬人，在京城者約五六千人，商人居多，工人次之。朝鮮人無論男女皆喜穿白衣，暑天尤愛用中國的夏布，每年銷數達八百萬元，有此一宗大生意，所以容得怎麼多的華商。但是日本人久已看得眼紅，積極提倡織造土產夏布，以謀抵制華貨，

現在成績漸著，中國夏布終有被排斥之一日，誠可慮也。

我國駐朝鮮總領事館

我們持駐神戶總領事陸兆鵬先生的介紹函往晤駐朝鮮的總領事，希望於遊覽上得到便利。館地近南山，面積極大，投刺晉謁，備蒙招待。總領事張維城先生係記名公使，到任未久。副領事二，一魏錫賡字友琴，一季達字毅生。魏先生係同鄉，生於福州，長於閩南，又曾住過台灣。他對我們極親切，除代備介紹函之外，又引導我們沿館址遊覽一週，並加以說明。

現在我國駐朝鮮的總領事署，原先是清朝派遣駐韓的商務大臣行轅，那時朝鮮是我們的保護國，商務大臣顯然就是朝鮮總監。後來日本慫恿朝鮮獨立，甲午之役，我

國戰敗，於是改派公使而以此爲使館。日併韓後，取消公使，遂降而爲總領事署。當時袁世凱帶兵駐韓也以此爲行轅，練兵場則另設近郊。館之後面，往時有監獄，廢址猶存。庭園之中，有以磚塊砌成之圓基一所，聞係當時之斷頭台。又有柏樹一株，蒼老如虬龍，當係數百年前物。伊藤博文見之，撫摩者再，至今日人傳爲韻事。總領事館附設小學校，學生二百餘，教員七八位，魏副領事兼校長，舊校舍不够用，添建新校舍將落成，建築費五千元係華僑樂捐的。

日本人真會宣傳他們的名勝，他說：『金剛山是世界的名山。』所以我們未到朝鮮頭腦中已先有金剛山的印象了，此時在領事館磋商遊程，最緊要的也是關於金剛山之遊。可是，領事館中諸人皆說金剛山風景甚好，而皆不曾到過。恰巧剛纔有一位初從檀香山講學回來的陳達博士也到領事館詢問遊程，他住在朝鮮旅館，張總領事要替我們介紹好一塊往遊，打電話去人不在，乃寫一名片給我們自己往訪。

朝鮮故宮

蒙領事館派張君領導我們，先參觀科學館，凡屬近世的物質文明莫不俱備，並且各依原理，或製作模型，或製作圖表，爲簡要的說明，使人見之皆能明瞭科學之功用，用意至善也。次遊朝鮮王宮，購票入門，左側植物園，右側動物園，中係昌慶殿，歡慶殿，景春殿等皆屬古物陳列所。分門別類，井井有條，裝置堅牢而優雅，地方潔淨無垢，管理之嚴肅，於此可見一斑。所陳的匾額，有『墨莊』二字是岳飛寫的，另有一塊寫『九成軒』三字，末署『眉山蘇軾』這都是自我國運去的。古物甚多，大好玩賞，惜爲時間所限，不能留連。因爲裏頭還有一個處所叫做祕苑，通常不能進去，須有相當的介紹纔得入內參觀，而且所訂的時間又極短促，所以我們急急持介紹書向事務室接洽，他馬上派出

一人領導我們，並說：時間已到，前頭已經有人進去了，要趕快的走。我們跟他沿着一个大池塘走，塘中開滿水蓮，其色極豔。至一柵欄，那人高聲一喊，喊的是朝鮮語，裏頭有人應聲也是朝鮮語，旋來開柵門迎我們進去，前面已有三個日本人在那裏打招呼了，他們也是入來參觀的。於是——一路同行，指導員居先，每到一處皆給以明顯的說明，什麼地方是王的遊戲場，什麼地方是王的宴會場，亭，臺，樓，閣，池，沼，園，林，應有盡有，一灣一曲，各盡其妙。『飛泉三百尺』爲其奧境，結構尤佳，至此歎觀止矣。當時的韓國，朝廷雖小，不圖園囿如此廣大，竭萬民之膏脂，供一人之揮霍，古今中外之帝王大抵如是。同行的三位日本人，大概是鄉下佬，他問指導員：『李王今居何處？』指導員答道：『他在東京哪。』**噫！**韓社雖屋，皇帝降作安樂王，還可以羈留異國，養尊處優，我們憑弔故宮，不僅有麥離黍秀之感，看他們二千萬民衆已淪爲牛馬奴隸，實有無限的悲傷！

出了祕宮，我的頭已痛，我的脚已酸，我們急到樹陰下靜息而嚼冰，精神乃漸漸回

復。步出大門，即乘電車訪靖武祠，又名武壯公祠。

靖武祠

吳武壯公諱兆有，安徽人，光緒八年，韓國訓練兵作亂，他統領大兵，入韓平亂，後卒於軍中，韓王崇其功德，立祠以祀之。獨立後，議廢寺廟，武壯公祠也在被廢之列，那時馬廷亮爲駐朝鮮總領事，竭力與朝鮮總監交涉，始得保存。祠宇倭小而簡陋，只僱一朝鮮老人看守，其不廢墮者幾希矣。祠中有吳武壯公之去思碑，乃重要之史蹟，亟錄之如次：

光緒八年，夏六月，訓練兵亂，握兵器入禁廷叫噪，殺將相大臣，驚動乘輿，又燒日本公館，釁將不測，事聞于皇朝，詔北洋大臣肅毅伯李公鴻章起復視務。辦理東方事，署理北洋大臣張公樹聲調度東援之師，張公奏舉廣東水師提督吳公長慶，

七月帥登州六營，由海電赴，用救國難。入都之夕，若城門，若宮門，若後苑，俱分兵環守，刁斗之聲不絕，民恃而無恐。仍收捕作亂之賊，道極厥辜，而後殲之，不妄殺一人。我中宮殿下之自忠州還，變也，遣弁兵數百人，旂幟槍炮以滬衛，民望之大悅，繼以墮淚。我主上殿下接見以禮，倚之若長城，居三年，移紮金州，東人攀轅不得，既而卒於軍中，訃至，卿士軍民莫不齋咨。我主上臨朝震悼，遣使奠醑，特立祠享之，隣近於昔日所駐之轅門，螭首龜趺，大書深籙，以臣尙鉉職忝太史，命臣以披文相質之辭，臣不勝惶恐。按公廬江人也，父廷香，倡義鄉勇，大剋粵匪，竟巷戰殉國。公從曾文正公討賊，累功至提督，嘗臨陣而賊之砲丸落於座榻，公色不稍變，其忠毅沉勇有自來矣。常曰：朝鮮民心甚好，吾愛之不能忘，異日雖隔萬里，有急且響應以救之。是故東民之慕之也如父母云。辭曰：

公之東來，東人蹈舞。公之北歸，東人洩涕。

軍曰當死，我公活之。民曰有籲，我公闢之。維仁平物，維惠浹人。清以冰雪，照以陽春。三千戈甲，閭若無聲。衆心乃豫，國步底甯。青油剪燭，大讀周易。曰曾文正，夙慕勳德。金州一夕，大樹飄零。風東云蓋，如水其靈。瞻顧東邦，此乎彼乎。廟貌千秋，東人之思。

崇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贊臣金尙鉉奉教敬撰

資憲大夫督辦交涉通商事務知中樞府事臣金允植奉教謹書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協辦內務府事臣沈履澤奉教謹篆

光緒十一年四月 日立

那時南通張謇是做吳長慶的幕賓，袁世凱是做軍中同知，有這些人才，所以還能

够維持清廷的紙老虎國威。

朝鮮藝技與朝鮮料理

時間不早了，我們還要盡此半日之光陰，遊完京城諸名勝，乃僱汽軍作高速度之旅行，如朝鮮神社，帝國大學，南山公園，巴柯達公園，獨立門，總督府等，或驅車一瞥而過，或下車略爲瞻玩，總算草草遊完。最後至漢江橋畔納涼，江邊風景幽勝，士女如雲。瞥見兩少女，衣白衣，戴白巾，蝶蝶於沙坡上，我問張君：「怎兩人是不是看護婦？」他覺得我問得奇怪，所以猶笑而答道：「那是朝鮮妓女哩。」一會兒，她已偕兩少年泛小舟於江中，妓乎仙乎？我們不暇細辨矣。

莊孫二君突然發動好奇心，要一嘗朝鮮料理；問張君何處有著名館子，答以不知，

並且說朝鮮料理味極惡臭，我們中國人難以下咽。但他只是聽人家說的，自己還沒吃過，因此，我們更要嘗試一次，以明真相。乃問駐汽車的，他沉思很久纔說：有了！有了！不過館名已忘了，路還記得，就去吧？我說：好！就去。汽車如風馳電掣，不多時已到了，下車一看，却是一座很像樣的房子，掛一塊招牌寫着：朝鮮料理四個小字，又：明月館三個大字。入門則見房間極多，設備又極幽雅，別有情調，是必純粹朝鮮風無疑，我們大家都是破題兒第一次，凱頭凱腦，就像阿木林遊上海一樣，向他討菜單，他就拿出一張這樣的東西出來：

評 道 畿 京

獻

年 四 和 昭

-
- | | | | | | | | | | | |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 ・ 生餛 | ・ 蟹菜饅 | ・ 肉太饅 | ・ 雞蒸菜 | ・ 大蝦煎 | ・ 煎油魚 | ・ 熟肉 | ・ 正果 | ・ 藥食 | ・ 五色餅 | ・ 神仙爐 |
| 付醋苦草醬 | | | | 付醋醬 | 付醋醬 | | | | 付白清 | 付乾糰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 奈良 | ・ 澤菴 | ・ 雜湯 | ・ 白飯 | ・ 梨食 | ・ 食鹽 | ・ 栢子餅 | ・ 生栗 | ・ 生果 | ・ 乾肴 | ・ 水卵 |
-

京

館 月 明

議 員 宴 會

立

三 月 日

一·醋菜

餘

興

一·醬沈菜

李蘭香

多美若

白雲仙

若喜多

歌金珊瑚

珠林

春紅

金蘭珠

曹山玉

李香心

金水晶

崔錦蘭

金善玉

園菊

金一得

園千代

舞金今童

申錦珠

鄭順玉

金紅桃

丁錦蘭

高小月

城

本 店

我們看了這張獻立表還是莫明其妙，因為菜式已經不懂，價錢又沒有寫好，只得問他：四個人究竟要叫多少錢的菜纔够吃？他說：八元也行，十元也行，十六元，二十元，三四十元也都行。我們大家商量過，就取中庸的大道，叫他辦十六元的菜來。左右前後諸

房間，婉轉的歌聲與悠揚的鼓樂相應和，從玻璃窗瞧着那妙齡的女子正作婆婆的舞，食色皆是慾，好奇豈限於料理？耐不住聲色的誘惑，於是大家就正大光明地提議要研究社會問題了。查問代價，據說一小時是一元三角。莊孫二君皆說：那倒不貴，何妨實行中韓親善。以是，連徵五人，中有一妓通華語，常作通譯，助興不淺。大家皆戒飲，雖少猜拳侑酒之趣，而侍飯剝菓也盡殷勤之情。清歌妙舞，別具風格，傳情表技，豈讓東瀛？

朝鮮料理不錯呀，菜式我們雖然不懂，味道却還可以，烹飪的方法，或仿中國，或仿日本，並且還有幾樣是仿西洋的。全席大小約有二十簋，那未免太多了。嘗試的結果，張君也歎道：真是百聞不如一吃啊。

無緣的金剛山

在京城已經過了兩夜，我們原訂廿六要去金剛山，無奈關於金剛山的路程及日期，言人人殊，這雖然是我們對於旅行的常識還缺乏，而該山路遠少人去也是一個原因，而且遊程與日期也不能絕對限定，譬如遊西湖，一個月可游，十日可遊，一星期可遊，三天可遊，如要高速度像映電影的旅行只兩天也可遊。因此，我們就跑到火車站內的案內所去查問，結果是這樣：金剛山計分爲內金剛，外金剛，海金剛三部分。如要全部遊覽，閒情逸致，縱容不迫，則須十日。高速程也須五六天，若只遊覽一部分，往復兩天也來得及，不過時間匆促得很，路上不許留連縱覽。這樣的遊我首先表示反對，莊孫二君也以爲只是個大山沒有跋涉遠遊的價值，於是議決作罷。

下午七時二十分搭急行列車出發，晚餐後與一位同車的乘客攀談，互通款曲纔知道他性沈名會儒，廣東人，以前曾任嶺南大學的農科教授，現在是任英商卜內門公司的職務，已在東三省推擴營業多年，這回往朝鮮其任務當然也是要推銷肥田粉咯。

不過只隔着一條鴨綠江，情形就完全不同，中國的土地好聽些說：各國可以自由貿易，質實地說：各國都可以肆行侵略。在日本的領土那就不同了，他們有保護國貨的政策，非萬分不得已，利權是不肯外溢的。同時我覺得很痛心，像我國的教育現狀，要栽培一個人才出來殊不容易，然而，千辛萬苦栽養成就了，竟不能為國家社會之用，像沈君是留學過美國的，是坎薩斯農科大學的學士也只能為卜內門公司一出街夥計而已可哀哉。

陳博士的話

連日不停留的遊得有些疲乏了，搭夜車倒是休息的大好機會，一覺醒來，太陽已上得很高。今早同車中又新來一位乘客，他見我略通日語就拿一張日文的電報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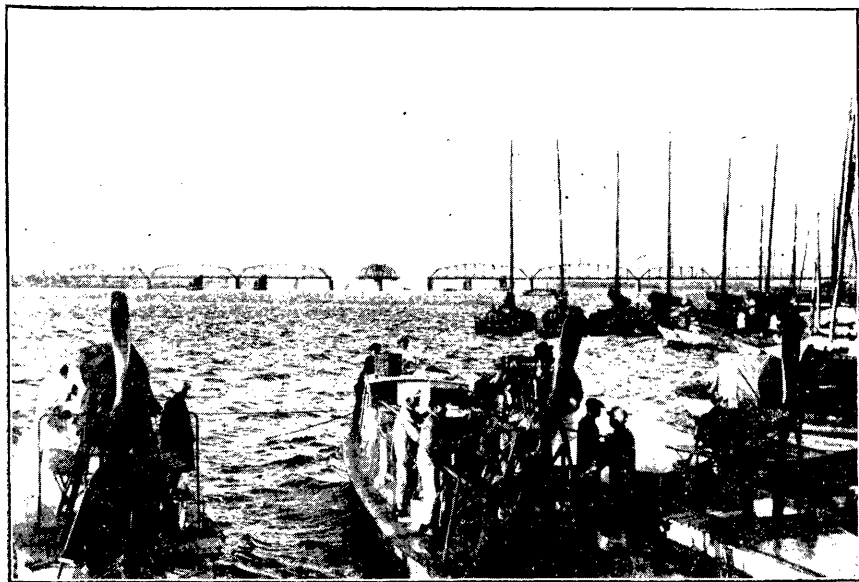
原來這位就是陳達博士，電報是他的朋友在京城打給他的，我們各道來由纔知道陳博士本來也要往遊金剛山，因為找不着伴侶，遊興頓滅，所以自己改道往平壤弔古，昨夜二時纔上車來的。

平壤是朝鮮最古的大都會，名勝古蹟極多，現在人口有二十五萬，乃西鮮第一商埠，又居四通八達的要衝，近代各種工業甚發達，一般人皆視爲將來的大工業地。交通已極發達，有火車，電車，汽車等，市外又有大同江之水運，至爲便利。甲午之役，此地爲最後決勝負的戰場，當時我國軍隊被困於此，主將○○○守城多日，援絕與城俱亡，殘壘中的柱木射滿槍彈，至今猶存。三千年前走出國的箕子，他的墳墓也在這裏。莊君說：『不遊平壤，乃此行之大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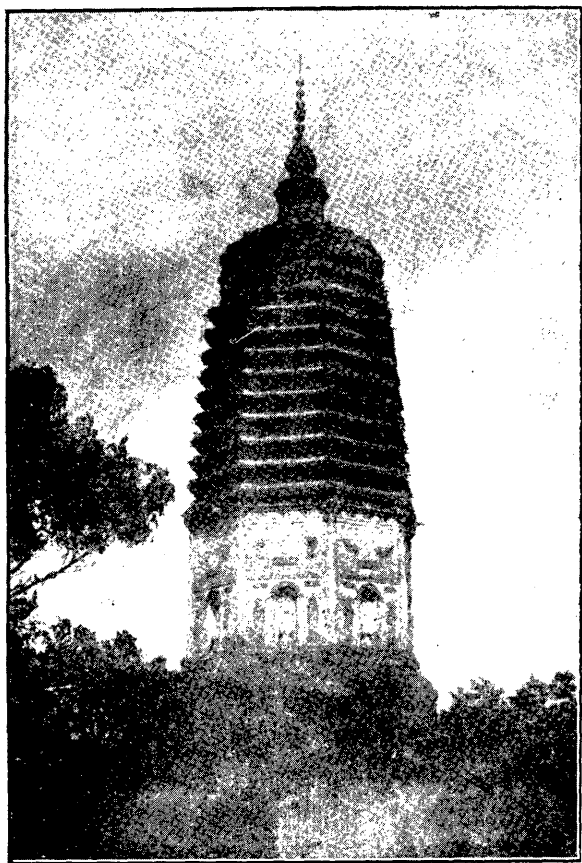
火車狹小，不比輪船有廣大的場所可以散步，瞻眺，或遊戲。所以在長途火車中無論怎樣勤勉的人都以談天爲唯一消遣良法，我也得到這機會和陳博士談論甚久。陳

博士極咒罵中國人的不爭氣，他說：『中國的國勢不振，完全歸要咎於國民的不好，因為外國總是講道理的，假使我們國民能够自強起來，事事遵守文明的法則去幹，則外國人自不敢欺負我們。』我說：『不先從廢除不平等條約做起，國際地位恐怕很難提高吧？』他說：『不在乎此，救國要從實際做起，所謂實際者就是學問。十多年來的國民，尤其是一般血氣未定的青年，他們不肯認真求學，天天空喊救國，所以國就越救越糟。兩三年來，這種頹風稍為挽回了，大祇覺悟的青年都了澈空喊是不足救國的，因此，就要埋頭讀書。』這些話和我所問的有些離題了，所以我再說：『我的意思是：各國用不平等的條約把我們捆縛着，一切的權利要任他們奪取，我們要圖強非先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可，因為不平等條約存在，我們無論要發展什麼事業都要受着阻礙的。』他不是很服氣地神態說：『不平等條約固然要廢除，但是中國人不爭氣的地方固不盡是為不平等所束縛的，譬如你是剛從日本回來的，你應該會曉得我國的留日學生怎樣的

不爭氣吧？以我所見過的，肯用功的學生十無一二，假使我有權力，至少要裁汰百分之七十這就與不平等條約無關了。」留日學生誠然墮落不堪，我也無辭以辯，不過中國學生到日本讀書，樣樣都要受他們操縱，那也不能說於不平等條約無關，但是我也忝屬留日學生，雖然只是短時的，對此已不好再辯了，於是我就轉了話頭問道：「清華的學生很好嗎？」他答說：「不清華對學生總算較有約束，可是，假使我有權力，至少還要淘汰百分之三十。我向來對學生不作高談闊論，譬如他們是來跟我學經濟學的，我就教給他經濟學，各人有各人的學問，各人有各人的職守，逾越範圍是不對的呀，你對於我的咒罵中國人覺得不舒服嗎？我自己也在傷心，無如事實是這樣，就不得不這樣的說，你看吧！現在我們所搭的南滿鐵路，二等位這樣的乾淨，招待這樣的周至，就是三等位也都很舒服的。你不久就要換車往北平了，那二等位簡直够不上滿鐵的三等位，非乘頭等你就不要想有寢台，而且有種種的紊亂情形足使你頭昏，你可相信嗎？然而現



鳴 綠 江 鐵 橋



遼陽城內之白塔

狀雖然是這樣，國家的前途却還有希望！後來我們又談到胡適之先生。他問：『你對胡先生作何感想？』我不待思索就回答：『胡先生還是專講哲學，少談政治爲好。』陳博士像頗聽我的話。

鴨綠江

鴨綠江發源於白頭山是我國與朝鮮邊境天然的界限，在我國這邊是安東縣，在朝鮮那邊是新義州。

安東商埠係於日俄戰後開拓的，我國的東邊道尹公署也於那時由鳳凰城移置於此。南滿鐵路的安奉線由此起點，經蘇家屯而達奉天。著名的鴨綠江材木，編成木筏，沿江流下直達安東，再由水路或陸路輸出各國。

現在鴨綠江沿岸的材木已經採伐告盡了，斧斤已侵入於長白山的密林。樹木的種類有松，樅，檜，榆，胡桃等，林域有二百方里。鴨綠江各支流及渾河諸流，縱橫流過森林中，放筏甚便利。

鴨綠江的鐵橋長三千零九十八尺，中央敷設鐵路，兩傍爲步道，朝鮮奉天間的直通列車每日往復四次，橋之中部作十字形，振動機關即自轉動以供上下船隻之航行，工程大有可觀。

東三省和朝鮮時間的總差有一小時，譬如新義州是十二時，過了鴨綠江橋一入安東界反爲十一時了。

往來的旅客經過鴨綠江都要麻煩，從朝鮮入中國的到安東站行李要搬下來受海關檢查，從中國入朝鮮的到新義州站也是這樣。我在東京聽人家說這裏檢查非常嚴厲，所以連書都不敢多帶，其實檢查的目的物只是漏稅的東西，如煙酒之類，古玩或

者也在課重稅之列，因為莊君所買的負薪讀書童子銅像價只四元，兩眼像老鼠的關員如大功告成的樣子把牠從皮箱底拉出來，問：『這買多少？』莊君答：『四元』又問：『還有嗎？』又答：『只此而已』纔放下去。至於書類，安東這邊是不檢查的，新義州那邊是怎樣則不知道。

過去的滿洲

我們現在已入國境了。這是國人所稱爲關外或東三省的地域，外國人統稱爲滿洲。現在把滿洲的略史介紹如下：

滿洲民族的祖先肅慎，是當時亞細亞強族準鄂斯分派之一族。初在牡丹江畔的鏡伯湖之北形成爲一個部落，漁獵爲生，衣食至簡陋。經過長久的年月纔曉得使用植

物類爲衣食之一部，並且製出粗劣的器皿，其後因人口的繁殖，居住地域也隨之擴大，衣食的用途也日見進化，可是還未能盡脫野蠻之習慣，大概再經過二千年的歲月吧，到了漢朝的時代他們就造成一個扶餘國來統治全滿洲。至晉代扶餘亡，有肅之一族叫挹婁者代之而統治滿洲。還有扶餘之另一族叫高麗者繼其祖先之業，在鴨綠江上流創立高麗國而培植民力。及西漢末葉，淹有鴨綠江之南諸地，國基更加强固。此外於西秦之末，遼東有鮮卑族也甚興盛，後與前燕互爭土地，戰敗而臣服於前燕，於是南移而遷都於奉天省內之國內城，將集全力以征服朝鮮。那時因爲戰勝者的前燕仍回中國本部去了，前述的高麗族遂跟在後面襲取遼東諸地，領土廣大，民富兵強，一方面侵略朝鮮，一方面擊破隋煬帝遠征遼東的百萬大兵，羈縻之基益固，漸有威迫中國之勢。至唐太宗及高宗朝屢次興兵征伐，敗退朝鮮，至成宗時遂亡。還有一族叫靺鞨者，繼挹婁而起以支配高麗敗走後的滿洲，稱靺鞨國，又名滿洲國，後來金之始祖函晉卽出於此。

部屬。

其次有名爲渤海的，其族出靺鞨，初屬高麗統治，至唐武則天時，以李作榮的戰功封渤海郡王，乃廢靺鞨改稱渤海，這是玄宗皇帝開元元年西曆七一三年之事。渤海自開國至啞譔凡十餘世，歷二百餘年，其君臨之領域，自滿洲及朝鮮之一部分，計十五府六十二州。至明宗皇帝天成元年西曆九二六年，被由契丹崛起的阿保機擊破遂亡。

契丹乃鮮卑的別族。其初占領內蒙古之東部，至昭宗皇帝天復元年西曆九〇一年，阿保機統一諸郡，稱太祖而君臨宇內，征服女真、寶葦、回紇等，滅渤海，併內蒙及滿洲，朝鮮的一部分也爲所進出，及太宗時更侵擾中國，改國號爲遼，西自天山之麓，東迄日本海，南割中國之北部，北至外蒙古，建立五京，勢極繁榮。至徽宗皇帝宣和七年西曆一一二五年，亡於金。

金卽女真族，出自靺鞨，也稱挹婁，始祖函晉亡遼而占領吉林、奉天，更破宋略河南

而都北京。自始祖函晉延至第八世阿骨打，遼日衰微，終至於亡。金則國勢日盛，領土擴展，奠都北京，占領中國北方六省，吞併滿洲、蒙古，中國的宋朝只殘存江南諸省，其餘皆臣服，總共有六京，十四總管府，百七十九縣，六百八十三鎮，四百八十個城，東至日本海，南至鴨綠江，北跨黑龍江，勢力極其盛大。但至大安二年，因與元戰，惹起內訌，至宣宗時遂遷南京，哀帝時亡於元，凡十世，歷百二十年。

元太祖成吉思漢，稱羈亞細亞，兼領有歐洲一部分之土地，聲威極大，那是誰都知道的。五代之後，太宗滅金，其甥忽必烈改國號爲大元，至元元年，奠都北京，統一全中國，稱滿洲爲遼京，行中書省，置總管府於今之遼陽，分七路，二府，十二州，十縣，百二十站。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元年西曆一三六八年，滅元而取滿洲，以常備兵十萬駐遼東，爲裕餉源計，乃獎勵農耕，並採屯田制。因此，滿洲之農業遂發達。明的勢力比不上遼金，所以常被女真族的侵擾，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至崇禎遂亡於清。

滿洲自入清朝以後，農業異常發達，可是此種功績要全歸於漢族。明代農耕之發達已如上述，但至滿清強盛，注全力於軍旅，農事差不多完全廢置，又因與明對陣二十餘年，所以連那已開墾的耕地也變成荒蕪。明末，滿洲族分十二個部落，固有的文化已無足言，農耕之術也差不多是原始的狀態。太祖努爾哈赤乃渾河上流地方十二部落中之莫長，爲清之愛親覺羅氏之正系，他的祖父和父親皆爲明人殺死，他抱此仇怨，二十五歲時已有倒明興清的雄圖，當時他只在破屋中與農民過同樣的生活。其後六十年至順治遂君臨華夏，統一全中國，大業告成，乃將勞苦功高的滿洲人組織八旗禁衛軍留守北京，所有親族皆捨棄農業紛紛移居中國享受高尚生活，滿洲民族的發祥地——滿洲反爲越山海關跨渤海陸續侵入的漢族所佔領，這些漢族移民，在滿洲各地墾荒闢蕪，建築村落，以生以殖。

清初，要保持這裏的滿洲族人封禁地，曾發令嚴厲取締移居以防他族之侵入，其

效頗著，對於在京的旗人要歸農的，朝廷准由國庫補助農具及一切經費，但是旗人終不喜歡歸農，就是一時受鼓勵勉強回去的也不能永續，過不多時又皆紛紛跑入京城去了。殘留在滿洲的只是些地主，過此以後，農民日少，不得不僱用漢人，而大部分肥沃的土地乃永遠任其荒蕪。至清末，俄英諸國的勢力，或從黑龍江畔，或溯遼河口而侵入滿洲內地，領土之危機已迫，況當時之清朝也感覺滿洲的人口有充實之必要，乃急解移住之禁令，既經開放，漢族之自關內移來者有如雪崩，瀰漫於滿洲各地而樹立永久之基礎。入民國後，移居滿洲者年年增加，昔日之原野，現在多已變成耕地，文化也跟着經濟而進展。滿洲是過去的名稱，清朝已設立行省，一曰奉天，二曰吉林，三曰黑龍江，簡稱之曰東三省。國民政府成立後，改奉天為遼寧，餘仍舊稱。

現在的東三省

東三省位於亞細亞大陸之東部，東與朝鮮及俄領沿海州相毗連，西至蒙古，北與俄領貝加爾州及黑龍江州相啣接，南濱黃海及渤海，乃我國領土之一部分。面積六萬四千餘方里，地勢不規則，略似三角形。大小興安嶺崛起西北而趨走東南，長白山起於東南而斜進西北，高及八千尺，自三千尺起至六千尺，連峯重疊，蜿蜒如長蛇。河流發源於長白山，東流的名爲豆滿江，南流的是遼河及鴨綠江，北流傾注黑龍江的是爲松花江及烏蘇里江，再南流而與松花江匯合的是爲嫩江，這五大河流縱橫環繞於滿洲各地，舟楫農耕，均蒙其惠，沿各河流有大平原開展，望之廣茫若汪洋的大海。

東三省的平原，自黑龍江的北部伸展至中央爲最大，南則遼河，東則伊通河流域。

北則沿嫩江而接連蒙古。土地肥沃，適合農耕，大半已經開墾。遼河流域的平原，占遼寧省全面積約五分之一，自東北至西南，諸山連綿，而廣漠之平原即居其中，其地質：下層黃土層，上面是黑土或粘土質，因其肥沃，所以雜草繁茂為良好的牧畜地，更宜於農耕，是為南滿經濟價值最高最重要的地域。這平原的交通道路早已開好，冬季結冰後，車馬的交通尤極繁盛，只是雨期河川氾濫，交通不免阻礙些。沿東畔而走的有南滿鐵路，北寧路（即京奉路）之一部分也貫通此平原。呼蘭及通肯平原，位置在呼蘭河流域一帶，地勢高於遼河平原，緩傾斜而平坦的丘阜地居多。嫩江平原，屬蒙古王旗下，地質不良，多屬荒涼的原野。松花江平原，自伯都訥起至松花江黑龍江的合流點，兩岸都是廣漠的沃野，為將來極堪發展的地方。

吉林，黑龍江兩省有重疊茂盛的大森林，尤以長白山，興安嶺兩大山脈一帶，蒼鬱的樹木，蜿蜒覆蔭，此種原始的森林地常見各書的記載。樹的種類已經發見的有三百

餘種，但是就採伐區域的樹木則不過十餘種，又皆屬針葉樹及闊葉樹。現在可以採伐的森林地帶，乃白長白山，小白山，長白山各支脈，以及興安嶺一帶。

東三省的面積有七萬四千餘方里，人口約二千五百萬，地曠人稀，還須積極移植。日本居留人約二十餘萬，朝鮮人八十餘萬，日本人多在關東州和鐵道附屬地，開放地域居住而從事工商業，朝鮮人則散佈各處，以從事農業者居最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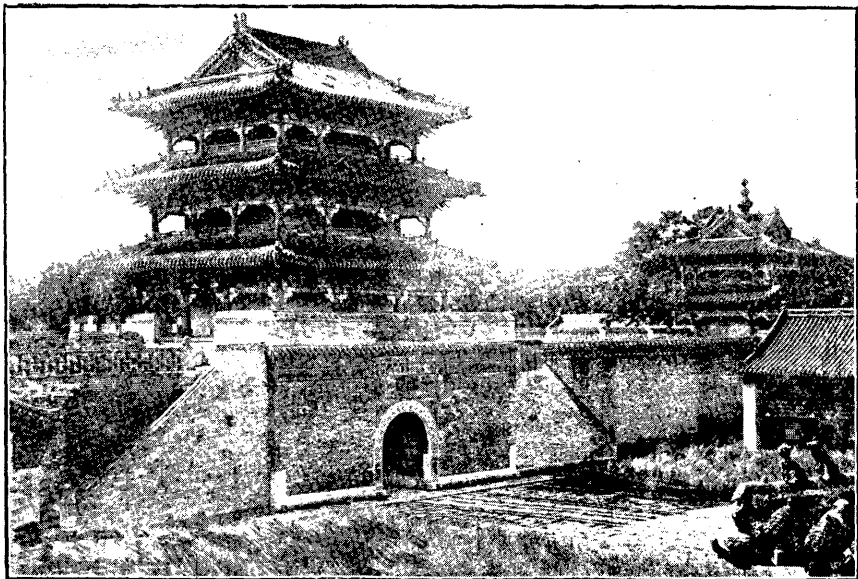
東三省的行政上，向來分爲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各省的行政機關，以前是督軍鎮守使，各道尹，各知事。張作霖生時，好幾年做東三省巡閱使總攬一切政權，末後稱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總司令部就是東三省的最高行政機關，總司令部設於鎮威上將軍公署，兼領東三省邊防屯墾事宜督辦奉天軍務善後事宜督辦。又吉林，黑龍江兩省各有督辦爲各該省最高長官。各省設省長。省長公署即於總司令或副司令之下統理民政。總司令所直轄的，最重要是軍務，其次是東省鐵路護路軍總司令部，及東省特別區

行政長官公署。屬於省長公署的機關有：交涉總署、交通委員會、各道尹公署、警務署、清鄉局、屯墾辦公署、清丈局、硝磺總局、礦務總局、商埠局、市政公署、電話局、電燈局、同善堂、大學、政務廳、財政廳、教育廳、交涉署、各審判廳、各檢查廳、鹽運使署、鹽務稽核公署、菸酒事務局、關稅監督署、電政監督署、郵務管理局、各法團、木稅局、田賦局、開埠局、醫院、權運局、金礦局、副統公署等。

省長乃一省的民政長官，管轄民政各官及巡防隊、警備隊。而財政、司法以及特別官署的行政事務也要受其監督。省長公署以下有道尹公署及縣公署，道尹只是個承上接下不關重要的官吏，而知事則係一縣的行政長官。其時各縣有縣議會，由各自治區域選出議員。奉天有三道，五十七縣。吉林有四道，三十九縣。黑龍江有三道，三十縣及呼倫貝爾特區。此外還有熱河、察哈爾二特別區域。東內蒙古則分爲哲里木監、卓索圖監、昭烏達監、錫林郭勒監，計四監，三十八旗，又察哈爾八旗。



奉天北陵(右邊第一人係作者)



北 陵 之 外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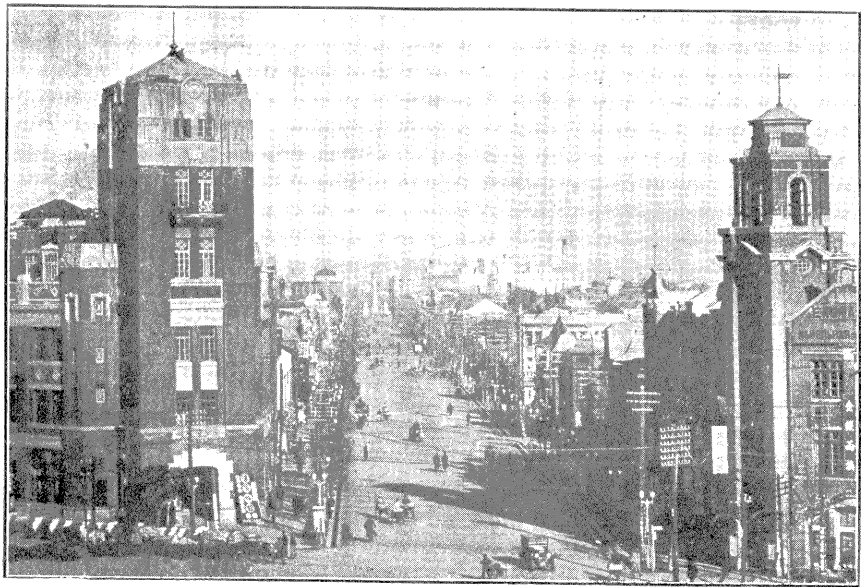
張作霖死後，張學良繼起，因鑒於外交的困難，贊成全國統一，青天白日旗早已飛揚關外。國民政府授張爲東北邊防司令長官，三省一律改組省政府，官制一如關內各省。現在雖然也有各級黨部，但黨務未見進行，大概張學良和國民黨的關係還不很深吧。

遼甯

列車於早晨六時四十五分自安東發，憑窗遠眺，沿途的農產物多半是高粱和玉蜀黍，因爲土地肥沃，桿葉高大成藍碧色。列車過處，隴畝中的高粱和玉蜀黍等受着空氣的激動，顛簸起伏就像渺茫大海的碧浪一般，我們幾疑置身於乘風破浪的舟中而忘其在列車上了。鐵路兩傍，村落甚多，房屋既好，居民的衣服又很整齊，足見其生活之

豐足。下午一時到奉天驛，因蒙陳博士的介紹，乃先到中國旅行社查問一切。

旅行中住和吃均屬重要，爲求安全起見，不能不格外審慎。但是一路來都是投宿日本旅館，起居飲食固然安全，然而利權外溢也不無心痛。現在到自己的國境了，很想投宿於國人所經營的旅館。我們到中國旅行社的時候，從前的經理已不在，新經理吳本讓先生對於我們頗殷勤招待，該社樓上也有寄宿的房間，但只四間，兩間已有人住，餘兩間望西給太陽晒得像火爐一樣。吳君說：入夜就涼爽。可是我們日間却不能完全不住，而且又沒有浴室，所以只得辜負盛意了。我們查問吳君等，據說這裏國人所經營的旅館沒有一家好的，還有更可怕的是臭蟲很多。聽到這話，已就股慄了，那敢嘗試。對呀！陳博士他是熟悉這裏的情形的，他一直投宿於凱寧飯店了，我們何不到那兒去？於是就拜託吳君打電話去問凱寧飯店還有房間嗎？回覆說：『所存無多，如要速來。』急僱洋車到凱寧飯店。果然只剩三間。一間九元五角，一間十元，一間十元五角，三餐在內。



奉天的日本附屬地



滿 蒙 特 產 物 交 易 所

雖然是算國幣，然而三個人每天的膳宿費就要開銷三十多元那也未免太浪費了。

凱寧飯店在商埠三經路，是德國人所經營的，在外國人所經營的旅館中還算是第二流。洋樓雖不見得怎樣高大，設備倒很完全。尤可使人感嘆的，裏頭的服務人員皆是中國人，惟經理是碧眼黃髮的德國人，而一切的管理竟能有條不紊，脫盡中國人的紊亂的糊塗的惡習慣。聽說國際的貴客都投宿於附屬地滿鐵直營的大和旅館，料金的高昂當可想見了。

奉天現已改名遼寧，為南滿的中央大市場，工商業均甚發達，南滿鐵路貫通此地，安奉、京奉兩路也集會於此，實佔歐亞交通孔道中停留的重要地位。省城分內城、外城二區，內城是清太宗天聰五年造的，周圍約十五里，東西南北各開大小兩個門。外城是順治十四年造的，周圍約有三十里。城內各大街，商店林立，繁盛不遜上海，有一家叫做吉順絲房的，建築之高大彷彿像上海永安公司，這是遼寧唯一的百貨商店，我們乘馬

車逛城裏，問驅車的有何好去處？他便駛到這裏叫我們下去，我們瞧是百貨商店不想看，他很駭異地說：『還了得！這是吉順絲房不想逛嗎？』東北長官公署，省政府，省府的各廳，外交部特派員公署，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皆在城內。大小西門一帶開放為商埠，居城內及附屬地的中間，街市整齊幽美，饒有歐風，各國領事館多設於此。附屬地面積二百八十餘萬坪，街路廣闊，建高物甚壯麗，商店多為日本人所經營，國人只有小買賣的，工業更為日本人所壟斷，有：燐寸會社，油廠，精米廠，窯業會社，製糖會社，毛織會社，製麻會社，勸業會社等，烟突林立，皆屬日人所有。附地土無異就是日本的領土，應辦的事業，莫不俱備，有滿鐵地方事務所，鐵道事務所，滿鐵病院，滿洲醫科大學，中學校，小學校，女學校，幼稚園等的設立。商業機關有商業會議所，取引所，交易所等。住民則年年增加，中國的富豪大抵皆視附屬地為安樂土，日本人之居住附屬地及商埠者數達一萬五六千人。

我們在外國住慣的頭腦都變成簡單了，一回到本國連銀幣都不曉得使用，其實我國使用的銀幣也太豈有此理了！就遼寧說罷，附屬地通用的是日金，以各種是鈔票兌換，早晚時價不同，錢店乃得居中牟利。國幣有兩種，一是新的，大洋票，十足使用。一是舊奉票，十塊錢只值兩角。此外更有一角、二角、五角的大洋小票，銅幣也還流通。

濫發紙幣的危險，盡人都知道的，可是不統一的中國，誰握政權，誰就有發行紙幣之權力。人民雖不願意，終奈他何？奉票這名詞，我們也聽得慣了，就是因為牠一跌再跌，如江河之日下，不但東三省的人民蒙其害，即國內的金融界也要受其影響。去年奉票暴落，財界一時極恐慌，翟省長乃召集金融界諸領袖開財政會議，結果議決以奉票一元當作現洋二分，十元當作二角，交易完稅，一律通用，於是金融風潮始得平定。

國罵與國味

『媽的皮』已經智識階級多數承認爲『國罵』我在日本與同胞們稍爲隔絕，偶然聽到這『國罵』，就等於空谷足音。現在一踏着本國土地馬上就『媽的皮』盈耳，真不愧道地的名產。還有大便，小便儘可以隨時隨地隨隨便便。那些屎味，尿味隨着空氣而傳播，無遠弗屆，沁入心脾，薰人欲嘔。尤其難堪者，每天早上經過偏僻地方或郊外，常見許多偉男子蹲成一長列，大放厥屎，或吸煙，或唱戲，閑情逸致，自由自在，誠哉溫文爾雅，有文明古國之風。當他們蹲列一塊，競賽排洩的時候，逐臭的蒼蠅乃視爲大好的機會，儘量使用牠的本能，吸取牠的營養，因生活的競爭，常噲噲作雷鳴，牠們似也懼怕人類，可是，有機會牠也會偷偷的來報復，牠的驕健體捷真是防不勝防。我們於廿七日

下午三時乘汽車往北陵，一路又是臭味薰騰，於是我就感到這種屎尿的臭味乃我國所特有，擬於將來國民大會開成的時候，提出大會，請求通過為『國味』好與『國罵』相媲美。

北陵離城十里，順治元年葬太宗文皇帝於此，陵域周圍遼廣，圍以紅牆，古松古柏，蒼老可愛。陵前有殿臺，四圍有守望亭，建築均極偉壯，雕刻也堪鑒賞。現在已開放為公園，但因離城較遠，又賣門票，所以遊人不多。

遼寧的汽車租金真貴到不近情理，像北陵離城只十里，來回要大洋七元，僱馬軍只要一元五角而已。北陵回城見天色早就和駕車的商量即往東陵，他說：租金有定例，一送六元，來回十二元，童叟無欺，分文不能減少。按東陵距城不過二十里，往返只四十里路，汽車租要十二元，我們此行雖很闊氣，至此也不得不吝嗇了。

呀！我們中國人的惡習慣真多，又是老不改，不論是做買賣的或是做苦方的到現

在還是老守着『上天開價，落地還錢』的傳統政策，譬如在商埠地要僱洋車到城裏，平常是一毛，因為看見我們是外來的新客就要開價到五七毛，我們如不高興，五分錢也要還他一個價，不然是不放我們干休的。做買賣的也是這樣，我常常看見不還價而受辱的：『幹嗎沒錢買東西問什麼！』

廿八日上午，我們打定主意要逛東陵，因為汽車租太貴坐不得，乃運用我們的經驗來僱馬車，很合算，往返只兩塊錢。驅車由迂迴曲折的小道出東門，所經過的那些原始路（未加人工修築故名之為原始路），車輪過處，黑灰飛揚，我們在前因不知道在後者的吃苦，若是在後面的就常常連氣都喘不出來，居住在中國還講得衛生嗎？出了東門，行行重行行，二十里地說來路短，步去路長，炎日當空，晒到皮膚盡赤，十時登車至十二時纔到。

東陵係清太祖的寢域，規模略小於北陵，以古樹著稱，不賣門票，任人遊覽。有軍隊

約一營，不曉得是剛開來駐紮的，還是經過此地暫時休息的，兵士年皆甚輕，服裝也整齊，快槍一律是新的，烙有『禁止買賣，違者槍斃。』之印。我們已逛過北陵了，到此不能引起特別的興趣，驅車回城，又在像火般的太陽之下晒兩小時纔到凱寧飯店，滿身臭汗，因午飯時間快過了，草草洗手面後即上餐廳。四時再僱馬車入城漫遊，然後出城逛白塔寺，那行將傾圮的白塔乃喇嘛教之物，傳爲元朝築造，蓋已六七百年了，黃昏纔回飯店，晚飯後僱洋車逛附屬地，十時安睡。

東亞第一大煤礦

廿八日早起不及吃餐即僱洋車到南滿車站，往撫順的二等票是一元六角，購票上車，六時三十五分發，經渾河，榆樹臺，孤家子，李石寨，八時十分到撫順。我們此行帶着

充分的嘗試性，因為據中國旅行社裏的人說，撫順諸工場非有相當的介紹不能隨便參觀，我們一時既找不着相當的介紹而又不甘即此罷休，所以貿然來嘗試嘗試，當然我們還希望能夠找到別的機會以達目的。

出撫順車站即有許多日本人的汽車夫來招呼，大概他也認我們是日本人罷，語氣之中格外的親切，好！這就是我們的機會。坐上汽車，由駛車的做領導，無論那一個工場都可以任便參觀，暢行無阻。那駛汽車的日人對於各工場的工事又十分熟悉，某部是什麼作用皆能給我們以簡單明瞭的說明。凡露天掘，大山的深坑，石油製造工場都已看過了，乃駛向市內迴遊一週，到車站正好上九時三十五分奉天行的列車，以日金四元五角作一小時半坐汽車的代價，效力也許不遜一封介紹信吧。現在介紹撫順煤礦和石油工場如次：

撫順煤礦在遼寧省的撫順縣，屬遼寧省城之東二十公哩，距大連二百七十公哩，

隔渾河而與撫順城相對峙。藏量甚多，任用怎樣的大機器可經百年的採掘。此鑛於六百年前高句麗盛時即經韓人採掘以作製陶器的燃料。清末採掘權爲俄國的遠東森林公司所有，經營未久，值日俄戰爭遂被日本占領，歸野戰鐵道提理部經營，至明治四十年四月乃由滿鐵會社承辦。當時之煤鑛只有千金寨、楊柏堡、老虎臺及煙臺四鑛而已。同年七月因日俄鐵道連接協約的結果，由俄政府將長春附近的石碑嶺及陶家屯的煤田都讓給日本。

撫順鑛區面積約一千八百二十萬坪，長東西約四哩，幅南北約一哩，煤層之厚平均約百三十尺，最厚處有四百二十尺，煤層中的夾雜物厚約二十尺，含有煤量達十億噸以上。滿鐵向日政府承辦的當時，四坑每日出煤不過三百噸，現在十坑每日平均出煤二萬餘噸，年額六・七九〇・九〇〇噸的產量。本年度的產量已決定爲八百三十萬噸，因爲要實行多量出產的計劃，在古城子方面作大露天掘的進行固已勿論，即在

東岡，楊柏堡，大山南坑等處，對於採煤，運煤，選煤的各種設備也皆力求充實，為增進能率起見，各種作業一律機械化都在計劃中不久可以實現。古城子最大的露天掘採煤所，所的電氣化作業，探掘的進步固不用說，就是運煤，選煤諸種器械也都完備了。古城子的露天掘還產有石油原料的油頁岩石，歷經屢次的試驗，設施更加完備，現在堪稱為東亞第一的電氣化機械化的採煤所，像這樣的經營，將來每年不難出產一千萬噸。

撫順煤的輸出，向來是委託三井，三菱，南昌洋行，但因增產的計劃，遂於十二年四月以資本金三百萬元設立撫順炭販賣株式會社於東京，專理日本國內的販賣事宜，又於大連轄內的甘井子築造棧橋，同時東京方面也有計劃築造棧橋之說，那時銷場日見擴張。近年來一因各地的景况不佳，二因中國排斥日貨，上海，漢口方面的銷路日狹；三因日本的雨量多，火力發電的用煤數量銳減；以此營業大受影響。

撫順油母頁岩的發見是在明治四十二年間，那時因為所含的油量不多，於工業

上無多大的價值，遂不加注意。後來跟着露天掘的進展，於同區域內各所用模甯鄂試驗的結果，收油率以及分布狀態已漸明確，至此纔認定有工業上的價值，並進而由工業的調查之必要。大正十三年經英國斯各脫蘭道以大量乾餾機試驗過，而且調查歐美的油母頁岩工業的實況，斷定換順油母頁岩須用內熱式乾餾法最爲適當。乃於十四年依此方法築造十噸爐壹座，試驗結果，成績甚佳。十五年九月更置五十噸大爐壹座，並裝置附屬的機器，自此已確信能得最經濟的效果。昭和三年一月，豫算以八百五十萬元的資本，建設製工場，每日可以處理油母頁岩四十四噸，全年百三十六萬噸，於是着手準備，至四年七月完成而開始作業，每年出產重油五萬四千噸，又有副產物，硫安一萬八千噸，巴拉夫因九千四百噸，密治，柯司等四千噸。

油母頁岩層，東西十一哩，南北也十一哩，深四百五十尺，總計藏量達五十四億噸。上層皆是良質，全層中上部三分之二足爲工業上原料之用，平均收油率約百分之六

十，其分析之成績如下：

炭素一二·二二

水素一·九五

窒素〇·五二

硫黃〇·一五（燃燒性）

酸素一一·〇六

灰分七四·一〇

發熱量一·四〇〇加羅利

美國人的眼睛冒大了

十一時零五分到奉天驛，我們因為逛完清宮就要搭車赴哈爾濱，乃急急乘汽車進城，汽車租金貴呀，一送是月金一元五角，國幣三元。

奉天城是滿清發祥之地，未入關以前這是他們的帝都，入關後還稱為盛京，或陪都。巍峨的宮殿是清太祖皇帝及太宗文皇帝所居的，乃二百八十餘年前的建築物。現

在只於星期日開放，平日皆鎖閉，內中陳列古物頗多，尙堪一看。文溯閣在宮殿之東側，現在一部分爲教育會，中藏四庫全書，久聞張學良要翻印，我們進去參觀時，門戶鎖閉，景象極蕭條，雖則是星期日，但據守門者說：平時也只一位某先生在此辦事。

逛完清宮卽返凱寧飯店，還清賬項，收拾行李，把大件的寄存飯店，只帶着小皮夾隨行。到車站購票上長春行的特急車，三時五十六分發。一路又是沃野千里，高粱的綠波遠接天際。田畝中的農產物，縱橫交錯，修短有序，大地盡成文章。久居此者對之漠然，我們則憑窗眺望，覺有無限異趣，直至太陽西下，看不見了纔罷。同車中有一位美國人某君，談話起來纔知道他是北平某大學的教授，到中國已三年，此次要從西伯利亞回去。我問他：『你是美國人，何不南走太平洋！』他說：『否！我很愛滿洲，來時經過滿洲，去時也要經過滿洲。』他在車中一面眺望一面讚嘆，有時竟叫出：『好呀！滿洲的土地。』他曾告訴我：『像這樣肥沃的土地，美國也不過如此。』我說：『否？這是最不好的地方！』

他愕然問道：『何所見而云然？』我說：『地底下埋藏着多量之炸藥，不久，就要爆發，好危險呀！』他乃笑而點頭稱是。

十一時到長春，這是南滿鐵道的終點，要赴哈爾濱者由此轉乘中東路車。這裏的時鐘和遼寧又若二十六分，往哈列車是十二時要開，我們購票安頓寢位後還有縱容的時間，大家不肯浪費光陰就僱馬車到市街上去兜一大環兒然後上車睡覺。所謂市街就是南滿附屬地，物質文明甚發達，哈埠回來還要詳細一遊。

外觀甚好的新世界

三十早晨起身，探首望窗外，依然平原渺茫，碧波無垠，所異者：沿途的盧舍住居着很多的俄國人。八時到哈爾濱站即乘馬車往道外找新世界旅社，一到該社門口看見

那崇高宏麗的建築，心中暗喜以爲得其所哉了。入門，景象至寂寞，我們默想着：這是西洋化的纔能如此肅靜。步上二樓，出聲呼喊纔有人來照應，我們深恐好旅館房間早已住滿了，忸怩地問：『還有房間嗎？』那人答：『有，有……多着哩！』說完就導我們去看房間，開門進去是客廳，側門內另有寢室，不錯。這樣的建築法的確是西洋化，可是一看見那被褥以及一切器具的設備，心裏頓呈異樣的感覺，我試把被褥枕頭一翻，馬上就看到臭蟲喋血的遺跡，啾，不對！這是穿破爛棉襖而蒙上西洋的外套，或者是穿西裝而仍保存捫虱的國粹。我們已極失望了，卻還勉強問他：『浴室在那兒？』答道：『澡塘，這兒沒有，可是，外頭多着哪，離此不遠有很好的。』哦，得了，這裏我們住不得，出了該社回頭再端詳地看，三人不約而同的喊道：『外觀甚好，內容腐敗！』

糟糕！我們在路上也曾問過的，大家都說新世界很好，現在得着反證了，一時要投宿何處呢？我也知道有幾家日本旅館，但是老不願意出了滿鐵的勢力範圍，利權還要

外溢。躊躇良久纔想到東鐵直營的 Grand Hotel，東鐵雖不是純粹國有，無可奈何中挽回一半的權利也好。於是另僱洋車，再回道裏。

我們在 Grand Hotel 是三人同住一間房，每日房金只五元而已，一切的設備都是地道西式，並且有俄國的下女。不過吃餐就太貴了，沒有全餐，每個人點兩樣吃動輒兩三元，烹飪也純粹是俄國式的，我和莊君沒有不合，只是苦了孫君一人安頓行裝洗澡。用餐後已是正午了。天氣熱得很可觀，但是說也奇怪，哈爾濱的自來水冷到同冰一樣，洗手給牠漂久些寒氣直侵骨髓，這是一個特徵。

爲求旅行上的便利起見，在神戶時曾託周永志兄向領事館討得兩封介紹信，一在朝鮮已用過，一係給駐哈爾濱外交特派員公署的。我們持介紹信往見蒙賚祕書接待，除當面指導一切外，又代寫五封的介紹信，一致哈爾濱總商會，二致濱江縣商會，三致哈爾濱特別市市政局，四致中東鐵路督辦公署，五致黑龍江外交部龍江辦公處。我

們深深感謝賈祕書的利便行旅！

中東鐵路

哈爾濱本來是松花江畔的一個小村鎮，現在居然變成東方的小巴黎，此中過程完全是受着中東鐵路的影響，所以要明白哈爾濱的情形不能不先介紹中東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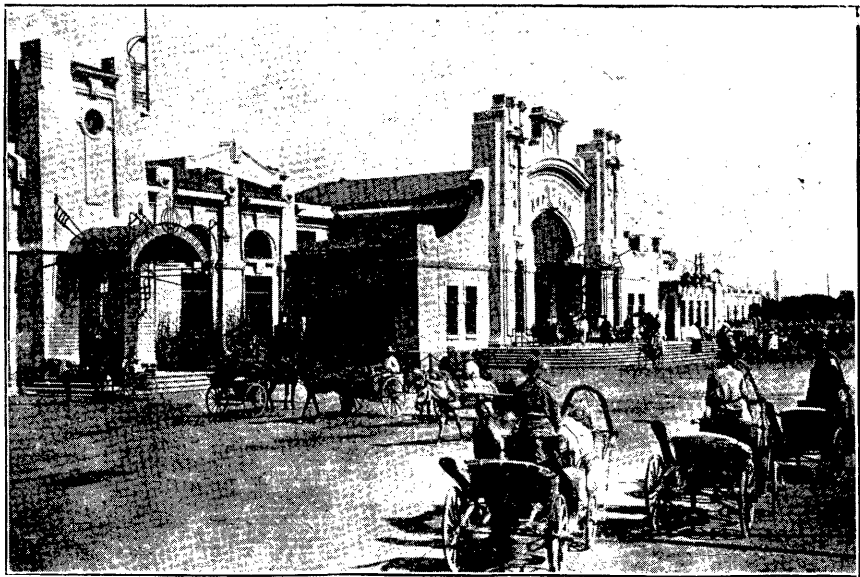
甲午之役，我國戰敗，日佔遼東，後因三國出頭干涉，故仍退還我國，從此俄在東三省的勢力遂日益澎漲。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俄皇加冕，清廷派李鴻章往賀，以駐華俄國公使加系尼的斡旋而與俄國外務大臣羅巴腦夫會見，即締結所謂加系尼條約，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經雙方批准。俄國先曾利用此條約於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與清廷及道勝銀行之間訂立關於東清鐵路（即今之中東）的敷設及經營的條約，依

據此條約而從西伯利亞鐵路（後貝加爾湖州）延長貫通中國領土以與烏蘇里鐵路連絡，即獲得通鹽浦鐵路的敷設權，這是東清鐵路敷設的發端。

東清鐵路公司又於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依照東清鐵路條例而設立大清東三省稽查鐵路進款公司。更因一八九八年德國獲得膠州灣的租借權，俄也強租旅順及大連，並獲得自東清本綫至旅大的鐵路敷設權，以哈爾濱為起點，急施工事，至一九〇二年一月，其工程北自滿洲里至哈爾濱，南自哈爾濱至旅大，以及自哈爾濱以東經中俄國境波古拉尼，治那野等地而與營口其他支綫接連，計已延長一千六百哩，而開始臨時的營業了。然而到了一九〇四年日俄開戰，翌年俄敗，依據波馬士條約，俄把長春以南的鐵路讓給日本，結果，現在的中東鐵路就僅僅保有長春以北的千〇七十哩。後來，日俄的國交已恢復，本綫就成為歐亞連絡的主要通路。但自歐戰發生，跟着又是俄國的社會革命，一時西伯利亞秩序大亂，各國共同出兵，並且共管中東鐵路，至民國



中 東 鐵 路 公 司



哈爾濱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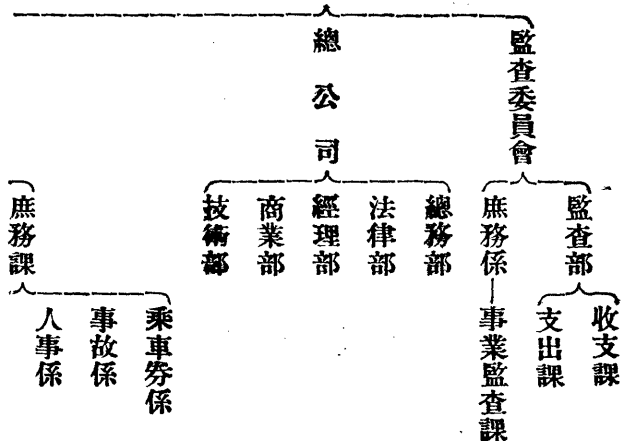
十一年日本最後撤兵，鐵路共管的局面纔告終。當民國九年之際，我國以俄國內亂未平，計劃收回中東鐵路，於是着手先把沿線各地的司法，行政，警察諸權收回。其後我國承認蘇俄政府，並先後訂立中俄，奉俄諸協定，俄國首先聲明放棄東鐵沿線的司法，行政，警察諸權及東鐵純粹爲商業機關，這就是中俄共管經營東鐵的經過。

東鐵收入甚旺，如去年實得純利二千七百餘萬元，但是此係僅就全年的收支計算，至於該公司所負的債務以及應還的利息則完全擱置不理。這二千七百餘萬元的純利，我國方面就可以分潤一半——一千餘萬元，可是還未能滿足東北當局的慾望，他們眼看每年被俄國去賺一千餘萬元甚覺痛心，遂藉機驅逐俄人實行挽回權利，豈知蘇俄殊不好惹，纔一交綏軍隊死傷萬餘，黑龍江省失掉三分之二，現在所得到的結果，不但每年這千餘萬元不能不給俄賺去，而此次戰事所受的損失極大，據東三省人士說：『此項巨額的損失，以之贖回東鐵全路而有餘。』現在中俄的交涉，一面先恢復東

鐵的原狀，一面派莫德惠赴俄談判，消息傳來，俄方要把會議的範圍擴大，連帶解決復交問題，我方則內部不一致，東北與中央宗旨不同，應付極感困難。料定會議的結果，我方又要失敗。哼，治什麼國把戲把戲！

東鐵公司還有附屬的特別企業，如札賴諾爾煤鑛及所屬的林區，東部線租借地，綽爾（與安嶺）岔森林以及河租，松花江下流的三林區所有的電報、電話事業，海拉爾的洗毛以及水力壓榨工場等，這都是該公司所直營的。還有商業部附帶的事業而屬事業課者，如借貸、保險（火災及運輸）、倉庫、代理店、運送、報關、車票發售處等，而自來水、電燈也屬該課經營的。更有地方經營的，設立管理局，統轄學務課、衛生課、獸醫課、土地課等。此外如鐵路病院、傳染病研究所、獸疫研究所、農事試驗所、測候所、商業學校（現改大學）及中央圖書館等也屬該局管理之下的事業。茲將東鐵公司的組織列表如下：

東鐵組織系統一覽表



鐵道長官
法務課

庶務係

文書發送係

家屋保存係

翻譯係

法務係

庶務係

會計係

保管及補助金庫

廢疾職員及

勞働者報酬係

統計係

恩給課

主計課

會計及豫算係

庶務係

計算係

翻譯係

大豆混合係

貸率係

附帶事業係

契約係

事故係

統計係

經濟調查局

商業課

貸借對照係

一般會計係

本金庫係

收入審查課

會計係

事故係

支取係

旅客及行李係

庶務係

計算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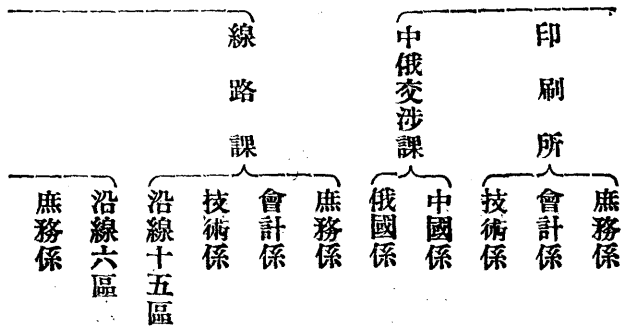
檢業係

匯兌係

次宜中
(人國中)

電
信
課

- 電信工場
- 監察統計係
- 電話係
- 電信係
- 庶務係
- 會計係
- 埠哈中央電信所
- 沿線三區
- 技術係
- 工作場



次官
(人國俄)

營業課人

人事係

貨物及站務係

會計係

技術係

統計係

運輸係

用度係

運轉統計及會計係

中央工場

十機關庫

沿線四區

火車課人

用
度
課

技術係

車頭係

客貨車係

庶務係

會計係

庶務係

材料購買係

中央貨倉

哈市及沿線十四貨倉

札賴諾爾煤鑛係

燃料購買係

航
務
課

乍頓事務所

傅家甸輪船碼頭

哈爾濱碼頭事務所

庶務係

土
地
課

苗圃係

林務係

農務係

測量係

管理係

庶務係

會計係

獸
醫
課

乍頓工場

乍頓所電所

浚漂係

庶務係

會計係

八獸醫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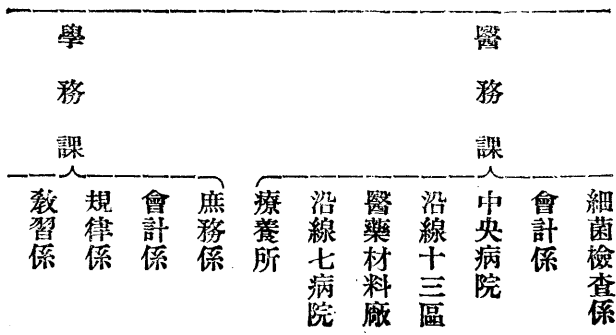
獸疫所

羊毛精製所

馬乳酪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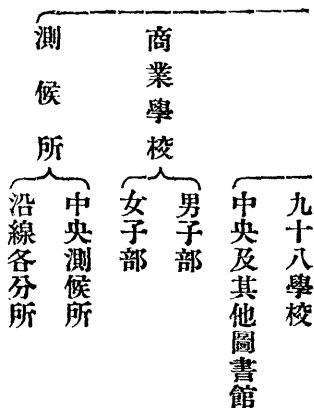
學校衛生管理係

庶務係



哈埠概況

全體從業人員如下：總公司百六十人，監查委員會百〇七人，鐵路局一千八百廿一人，鐵路沿線二萬一千三百廿二人，合計二萬三千一百人。



哈爾濱市區分爲道裡與道外行政機關，公共機關，各國領事館，各大商店，別墅，園林等大抵皆在道裡。至於中國市場，中國人的住家，大抵皆在道外。人口約四十萬，俄國人佔五分之一約七八萬人，日本人三千，歐美人也不少。我國當局最近有實施外國人居留登記法的意嚮，這也是應應該的，但是當地的領事團對此問題曾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怎樣？我也不暇去查探，總而言之：強權即是理由。

哈爾濱的商業分爲輸出與輸入，輸出大抵是糧食原料品居多。輸入則呢呢布匹，日常用品，五金用具等。茲將東鐵搬運主要貨物統計表列下以示一斑。

品名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穀類	二、八六五、一七五	三、二七九、七八九	三、五五〇、六四三
煤炭	三四四、七二一	四〇七、七一〇	四三八、六三二
材木	二二六、六八四	二七一、七八三	三四八、五八一

薪柴	一〇九、一〇五	一七二、三九六	一九七、〇五三
種子油	四二、九七三	四七、三八九	三五、三八四
乾草及藁	三五、二二八	三九、二七二	五五、七二三
木炭	一八、二六三	二四、四四七	二四、七三九
石油	二三、七三七	三二、四六二	六九、八五〇
石灰類	一五、一一八	二〇、七七五	三二、四一〇
其他	一四、五四七	七、二三七	二二、〇〇七
石料及礦物	五七、九〇四	七二、九七三	九九、三二五
魚類	一二、一一一	一五、四七七	一四、二五一
雜貨	一〇、一三一	一〇、九六八	一一、三五八
砂糖	一九、二四六	三一、三三三	二六、一三二

鹽	九八、二九九	八五、六四〇	八四、一三二
煙草	一一、九一八	一一、四二三	一二、二〇二
果實	二七、四八七	三六、二三八	三九、三二〇
菜蔬	九、二〇一	一七、七一五	一一、二九九
織物類	三四、四〇四	三六、四四四	三九、八八五
鋼鐵類	二五、三五二	三二、四七一	三八、四八四
麻袋	四六、五九七	四七、六六八	五〇、一五五
紙	一一、九〇六	一五、五七一	一七、七八二
其他	一五九、八六三	一六四、〇五六	二〇八、五四三
計	四、二一九、九七五	四、八八二、二二七	五、四二六、四八一

上表明示穀類居第一位，即對俄貿易也以食糧為大宗，春間因戰事禁止出口，商業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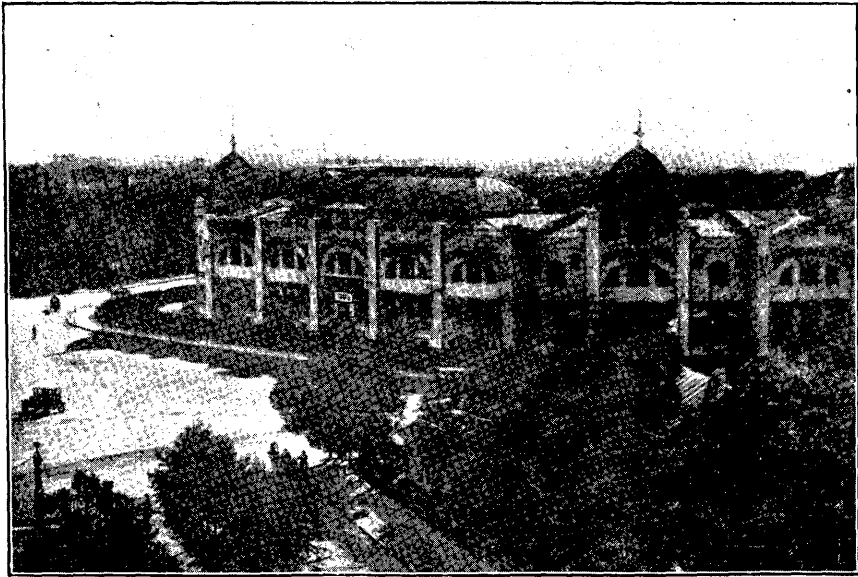
全停滯。自從防穀會解除後，各種雜糧紛紛向東運送，皆以海參威爲集散地。最近聽說海參威蘇聯官廳又令哈埠某俄商在北滿各地收買小麥麵粉等物，目前已匯到十五萬金魯布，現正派人往各處大事收買。

中央大街的商店十之九八是俄國人或其他歐美人開設的，即路上熙來攘往的行人也是白種人居多，我們經過這條街無異身入歐洲都市。俄國人創辦的秋霖洋行乃哈埠唯一的百貨商店，規模實在大，上海的先施，永安，惠羅都是瞠乎其後。

哈埠的中國商店十之七是山東人（不但哈埠，東三省全都如此）有幾家百貨商店是山東人開設的，規模也很成樣子。我們自兒童時代看說部所得的印象，山東只會出響馬。長大後到南洋去，所看見的山東人也只會賣繭綢，背着一個污爛包袱到處叫賣。歐戰時我們又看見一大批大批的山東人，被協約團運去歐洲充苦工。到現在我們纔曉得山東人的商業技能不但比北方任何省人爲優，即較之在南洋稱霸的閩



哈 埠 之 中 國 大 街



俄國人莫斯科商場

粵僑胞也不多讓。

真稀奇呀！哈埠的中國人差不多個個會說俄國話。我跑過的地方也不算少了，從未有看過這樣的情形，南洋華僑會說馬來話的還沒有這麼普遍，就是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會說日本話的也不能佔多數。哈埠是中國的土地，去俄境還是老遠老遠，雖然從前曾受過俄國管理，而俄人也不過佔全人口額五分之一，何來這麼大的感化力？日本人在哈爾濱也有相當的勢力，他們有大小商店，有銀行，有學校，甚至有商品陳列所，其處心積慮也可想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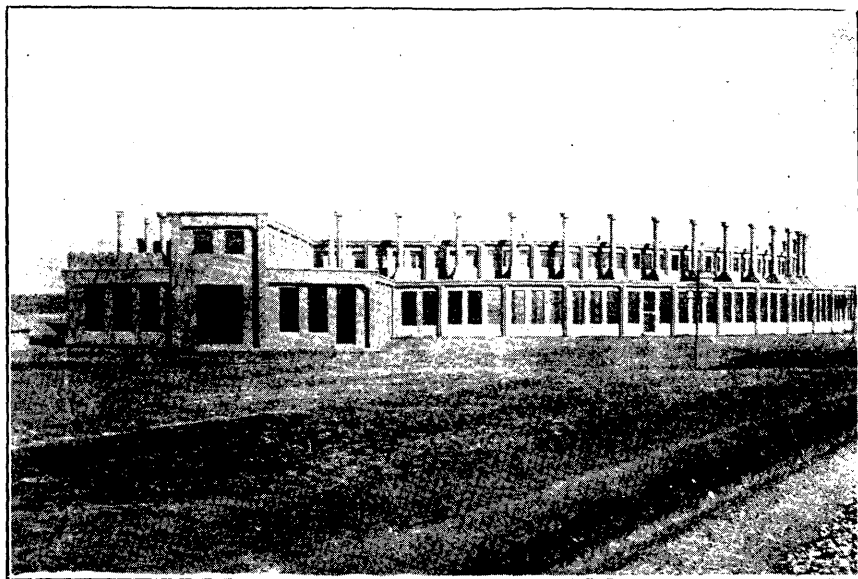
在哈埠的國人，因與強隣迫處，精神皆甚奮興，不像關內人民的垂頭喪氣，無論工商，學界都有一種朝氣，這是極好的現象。

實業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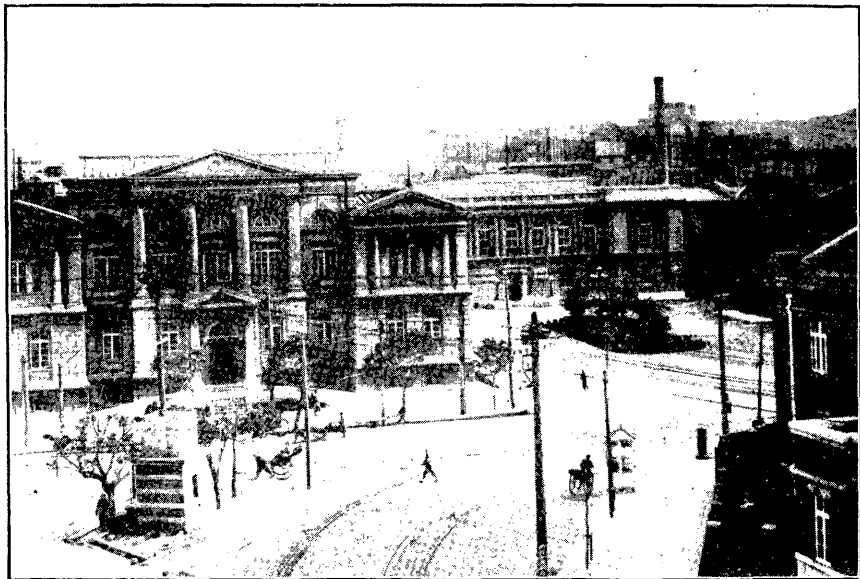
哈埠一切的設施我們都觀察過了，忠實的說：收回後各種事業幸不廢墮，大概外國人對此也要心服吧。特派員公署的介紹函，屬於官廳方面的擬皆不用，因為我們已經自由參觀過了，不必再打擾他們。現在我們只拿了那封致哈爾濱總商會的介紹函，逕到商會有所查問。

國內各處的商會皆是空閒的機關，大家高興時就以此爲俱樂部（中國式的）吃酒，打打牌，有時甚至抽抽大煙也不算什麼，至多一年不過開三兩次奉行故事的會，平時都是關門大吉。哈爾濱情形就有些不同了，法院上關於民刑訴訟案件常要叫商會作證，買賣業產也要商會作證，如此一來，商會每日應辦的事情就不少了。

我們投刺請見，當蒙曹副會長（文郁字翰臣）接待，曹君自己的商業是『扶餘增盛福火磨』——機器鋸木廠，又兼特別帝自治監查委員會委員，爲人很有才幹。彼此寒暄之後即開始查問——



滿鐵之四平街車庫



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大連本社

問：哈埠實業以何者爲最著？

答：此係商埠地，關於商業倒有些好談，實業那就沒有什麼。

問：此地有什麼機器廠？

答：有的，不過皆不是什麼大規模的，油坊最多，其次是火磨。還有一家製革廠，一家毛織廠。

問：製革廠，毛織廠平日都可參觀嗎？

答：敝會當爲介紹，並可派一個調查員同去。

問：謝謝盛意，可是這裏還有可以經營而未經營的實業嗎？

答：有，有兩種，（一）造紙廠，（二）製繩廠。

問：繩子的銷場如何？

答：銷場很大，江航以至各種車輛皆需要繩子，尤其是縫裝穀類的麻袋口用的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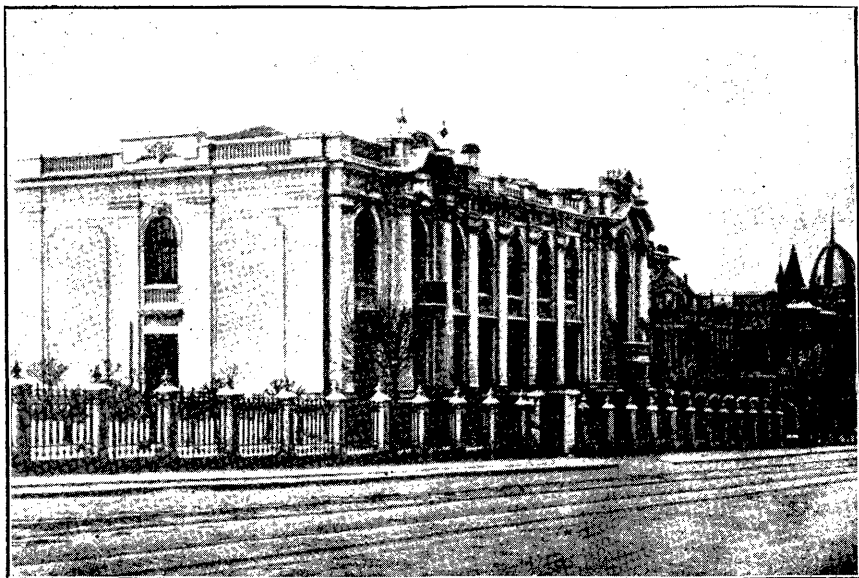
繩子爲數最巨。

問：原料有嗎？

答：您沒瞧着沿途許多的麻桿嗎？要是設廠後不够用的話，儘可向政府請地拓植，那患沒有原料。諸位要是有意，敝會自當盡力幫忙。

至此我們當即對他作揖道謝。接造紙業資本大，工事難，銷售不易，此問題且慢討論。惟製繩業在東三省似乎很有需要，而且資本可大可小，有三幾十萬元也儘够經營。不過對於原料，銷場，成本，行情都要再詳細的調查，精密的計算，然後有真確的把握。

會談告終，當由商會調查員郭長齡君導我們先到裕慶德毛織工廠，事先商會已有電話知會，所以一到即蒙派人領導至各部參觀，並詳爲講解。該廠的內容，據領導人告訴我們的是……『本廠的發起人張有道等，向在俄屬海參威經商有年，後因蘇俄革命，乃相率回國，招集在俄華僑與國內巨商，合資百萬組織裕慶德毛織工廠於本埠



滿鐵之哈爾濱事務所



南 口

傅家甸。預在德國訂購四百馬力新式毛織發動機全部，及其他彈毛，噴油，折線，撮絨以及烘洗，染色，蒸汽，打細，提花，軋花各種機器共計八十八部。合購地建築共費洋八十萬元，原擬收採滿蒙，山東，西北，河南各省的羊毛，駝絨等項原料製成純粹的國貨，祇惜國產原料品質不好，因此仍須購買外國的。現在已發行者如中山絨，俄式毛氈，洋服呢，軍服呢等出品，銷行東三省者居多，次則平津滬漢山東等處約計十之二三。全廠男女職工四百餘人，均已得有技術。民十四已呈准北京政府註冊，民十五改組為有限公司，復請國民政府補行註冊。開辦伊始，備嘗艱辛，信用未孚，推銷甚難，成本既昂，捐稅尤重，欲求抵制洋貨，挽回利權，結果適得其反。當於民十四十五年間先後請部特准免納關稅與釐捐四年，應於十九年一月滿期。不料本廠因受歷年戰禍的影響，虧累甚鉅，萬不得已又於去年九月呈准國府特別體恤免稅三年，但出品雖免稅釐，而原料仍不免稅，是以營業仍難振作。」聽了這些話可知創辦實業之非易也。次到製革廠，值午飯多已停

工，由經理張和卿君匆匆導往參觀，不及詳細查問。惟聞資本五十萬元，每日製成牛皮二百張，銷路只限於東三省，足以抵制輸入，但也不能輸出，營業尙佳，惟不能大發展。張君性豪爽，待人極率真。

日已晌午，我們原意是要請郭君吃飯，因問他可有什麼好館子，遂由他導至新華樓，這是山東館，而且是一流的吧。設備裝飾皆精雅，器皿也潔淨，菜又好，得這的確是好館子。吃到將完未完的時候，孫君靜悄悄到樓下到會賬，吃完了，郭君叫開單，我們告訴他早已會過了，他大不以爲然，說會中有交代，一面說一面強令茶房將原款退還我們，連汽車料金也由他開發，我們聽他說了許多誠懇的話，感情難却，只得領受了，然終很過意不去。

探訪二女傑

中國女子，素稱弱質，必也多愁善病，纔合媚嫵嬌癡。呀！女子乃國民之母，女子而弱，國民又焉能強？哈埠同時出了三個女體育家——孫桂雲，吳梅仙，劉靜貞，她們早已名震全國，大家稱她們爲女中三傑。此次在東京開的第九屆遠東運動會，她們也長途遠征去，我那時因有些忙不常到會，故只見過孫桂雲一面，其餘兩位都沒會過。將來哈時，在路上常常提起要探訪她們，一到哈後竟又忘了，而今却是我還記得，乃於席上問郭君可曉得三女士的住處嗎，恰巧孫女士的住家離商會不遠，我們就依郭君的指教到西田地街東順祥投刺請謁，有一會兒一位老伯出來招待，笑容可掬，導我們由東順祥後門轉進去達直住宅。原來這就是孫老伯，他並介紹我們和老太太會見，談話時孫老伯即拿孫桂雲歷次所獲的獎品給我們看，老人家一種得意的心情自也不言而喻了。孫老伯告訴我們，他原是個老華僑，少年時即到俄屬海參威等處，他很富愛國心，當二三十年前，他常祕探俄國的軍情報告我國領事。俄國革命時海參威也陷於騷擾狀態，

那時孫老伯纔攜眷經日本而回國，又輾轉而至哈爾濱，因出歷年所積蓄的財力購置地皮，以是生活頗安定。他有子女五人，長男經商，三男桂籍在哈埠法政大學肄業。老人家對現代世界的狀況很明瞭，對於子女的教育又能同樣的注重，真是模範老人呀！

我們到孫宅適孫女士外出不在。孫老伯竭力安慰我們，叫我們先回旅館，他即要派人通知桂雲和吳劉二女士叫她們到旅館會晤。他又告訴我們今晚東鐵俱樂部開游藝會，桂籍擔任演員，桂雲不定也會到那兒的。好！那麼我們晚上就到東鐵俱樂部去吧。

令人醉迷的松花江畔

『人生及時當行樂，』享樂當不是很壞的名詞，只是如孟老夫子所說的『獨樂』



東 鐵 俱 樂 部



冬 之 松 花 江 畔

與「衆樂」之分罷。其實現在的中國同胞衣食已難溫飽，那還顧到什麼樂？我到日本極羨慕日本人之善享樂，而日本人則常常說：「俄國人是會享樂的民族。」呀！同是人類，相差何太遠？

夏天的松花江畔，當夕陽斜西的時候，有無數的俄人在這裏作種種的玩樂，韻事流傳，聞之已久。昨天下午我們已從江之南岸乘小火輪而達太陽島，此島在江中而偏北，地低平，其實只是個小沙洲，洲上有幾個大浴場，又有無數的咖啡館。俄國人三三五五，成羣結隊，或游泳，或跳舞，或飲冰，更有對酒狂歌，歡樂於羲皇之天者。

最令人醉迷的是那些妙齡的女郎，都只穿着又短又狹又稀鬆的浴衣，或在水中嬉戲，或在沙灘翻臥，或跳躍，或旋舞，無不活潑潑地發揮少女的天真，呀！這就是安琪兒吧。可是，我們盡是俗人啊，肉的誘惑太利害了！肉，神祕的肉！不但莊孫二君爲汝醉迷，連小子也幾乎不自持了。我也自己懺悔我太俗氣了，肉是極平常的東西，有何神祕？然而

……然而不曉得她的吸力爲什麼那樣大，我的眼睛被她一引便朝向那兒去了。

令人醉迷的松花江畔呀，我們昨天纔來親你的芳澤，今天又來投入你的懷中，假使我們得常住哈埠，我們真的不忍一天不來親近你喇。今天我們是先掉小舟直達北岸，此地已屬黑龍江省，但因靠近哈埠，住居俄人甚多，故仍歸特區管理。步上高阜，南眺則哈埠全景，瞭如指掌，北望仍是良田萬頃，浩茫無際。走到松花江橋頭，忽見縱橫幾道戰溝，問那些本地人：「這兒什麼時候有戰事？」他說：「就是此次中俄衝突，掘着防備啦。」

哈爾濱的夏天，早晨三時半就見太陽，夜八時半天纔黑。聽說滿洲里早晨三時天就亮，晚上九時纔黃昏。此事若是說給南方人聽，就是賭咒他也不相信。我們在這醉夢之鄉沉緬多時了，天色雖已黃昏，遊興尙未稍減，只因要上東鐵俱樂部，故買掉而返。江上徐徐的清風吹縐綠波，一隻一隻的小船往來如梭，善享樂的俄人猶在發揮其民族

的特性。

東鐵俱樂部之一夕

回到旅館，匆匆忙忙吃些東西就乘汽車到東鐵俱樂部，原來是法政大學爲賑濟甘陝災民而開遊藝會籌款，今晚是預先演習給同學們批評研究的，明天晚上起纔是正式開會。可是我們已急不能待了，我就不客氣地對那招待員說要見孫桂籍，他入去有些時出來說請進，於是我們就跟他進去。

東鐵俱樂部乃哈埠唯一高尚的娛樂場所，建談宏大，設備也齊全，俄人，日人，歐美人以及優秀的華人，大抵都在這裏遣興。此次撥出舞台一部分借給法大開遊藝會，其餘的地方仍舊在各樂其所樂。

當我們坐在由招待員指定的長沙發椅上等待消息的時候，忽見一蒼頭老叟嬉皮笑臉地走過來，他說：『對不起，我就是孫桂籍，因為擔任一個脚色很忙，您有什麼貴事哪？』我們於是道明來意，他很喜歡地說：『原來是這麼着，好吧！請坐，待我派人四處找桂雲去。』說完就走了。過一會兒又來說：『已派兩個人分頭去找了。』我們除『抱歉』、『感謝』之外還有什麼話好說？當即請他各便，不必招待我們，但他說：『裏頭的事情已略安頓了，可以陪坐些時。』於是大家暢談起來。他告訴我們：『今晚要演的兩劇——可憐閨中月，父歸，都是南國社的陳凝利先生來指導的，我就是去父歸中的父，所以弄到不成個樣子，好吧，改天當以真面目和你們相見，倘若你們明天一早就走，我不及送別的話，必定寄像片贈給你們的。』快樂呀！地北天南，一見如故，接談起來，意氣又這麼相投，的確是奇緣。坐談已久，他請我們到座中觀劇而自己則跑進裏頭去了，約過一小時他又來說：『找桂雲的人回來了，都找不着，我做戲的時間到了，失陪！』這樣

累他，心實不忍。

可憐閨中月當係侯曜編的春閨夢裏人，今夜的女主角是男人去的，骨格和聲音皆硬板板絕不像女人。按藝術的價值不外乎真善美，以男扮女已違反真實，故無藝術可言。哈埠女界人才濟濟，何以竟不能找一個女性的來擔任？我起初還在這麼想，後來纔悟出一個原因來，劇中的女主角是要死掉丈夫的啊，喪失所夫是一般女人的大忌，自非十分開通，誰肯犯此大忌，如此揣測或許不會錯吧？

孫桂籍去父歸中的老父，演來有聲有色，姿勢，神情，音調都恰到好處。初次試演，有此功夫，將來進步，未可限量也。劇終回寓，已二時矣，疲乏得很，一趟下便悠悠然入夢鄉去了。

別

七月二日早起，收拾行裝將離別哈爾濱了，當初我們頗有往齊齊哈爾而到滿洲里視察戰跡之意，昨日集中經濟，覺得不很充裕遂作罷。七時侍者來報有客，急下樓迎接，乃孫吳二女士也。大喜過望，遂即延請上樓，初見時自不免一番客套，熟而後懇切。她很慇懃地挽留我們多逛幾天，起初我們也有幾分猶豫，後來因為想起前途還遠，故決意動身。她們坐約一小時然後告別，臨行還說：『回學校一看，或者會再來送你們上車也說不定，再見。』我們敬謹的答道：『時間寶貴，請從此別，勿再勞駕。』

她去後，我們到一家日本人的寫真館要照個像，在路上猛見一位女士健步而走，孫君說：『此人很像劉女士。』我說：『何不出聲叫她？』孫君『……有些未便』我們一遲疑她已走得很遠了。入寫真館因時間還早，技師不在，掃興而歸。八時半各攜皮夾將赴車站，纔出門瞥見孫吳二女士飛也似的望前走，我們以為她別有事情，不便打擾，故沒有招呼。走沒多路又見劉女士打這邊過來，且似有所尋求的神色，於是我迫着莊

孫二君說：『你們已會相識，快出聲叫呀！』果然一通問便都明白了，先是孫吳二女士回學校通知劉女士並告了假，劉女士恐怕我們已上車，所以急先跑到車站來，因瞧不着我們又生遲疑，故急要回頭找孫吳二女士去的。好了，大家上車站吧，一到已見孫吳二女士在那兒左張右望，她陡見我們急問道：『噯呀！你們怎麼會在一塊兒？』我們道明原委了，於是同到待車室坐談。天氣好熱呀，雖然還是早晨，太陽晒到地上已炎烈如火，大家都已滿身是汗了。喝下冰藏的汽水，略覺涼快，真過意不去，却是她們破費。

購票上車，安頓了坐位，又在車上盤桓一會兒號鈴叮噹……叮噹……的響了，她們纔下去。火車發動了，轟轟地開離了車站，還見三女士像在運動會賽跑般追着火車，手中又頻頻揮着雪白的手巾。

撫輯流亡

在火車上碰着一位姓趙的是留日的士官生，現在遼寧政府服務，這回被派到滿洲里等處考察軍事，據他說：此次的戰事是我方計劃錯誤以致失敗，因為俄軍運輸不便，糧食缺乏，利在速戰，倘若我方能堅守陣地，不輕迎戰，相持幾個月俄軍要自潰走的。這話是否吹牛皮，我們不是軍事家，不敢輕下斷語。戰爭的結果，不管誰勝誰負，吃虧的橫豎是小百姓，現在黑省的災民還在流離失所哪，據黑河市政籌備處處長張壽增代電省政府是說：『擬分派職員關鐵格赴卜奎，宋文啓赴訥河，邵化周赴嫩江，為招撫黑河，瓊瑋等處難民委員。以上三處，大致以六百名難民為率，由官家接濟三千元，如果不敷，應飭汽車減價載運，實數若干，將來造具名冊，實報實領等情。於奉省政府真日代電，覆准照辦等因，遵即分派職員關鐵格，宋文啓，邵化周等，各帶差役一名，攜同布告，分頭招撫。並經規定卜奎搬回者，每人補助車資食宿等費大洋七元，訥河搬回者補助六元，嫩江搬回者補助五元。所招難民需用車輛，均由招撫委員代僱，應付車價，由委員發給

憑證，抵黑河受瑋後，由各車戶持證來處具領，以上辦法，飭知各該委員遵照辦理在案。茲查招撫委員關鐵格，在卜奎招回難民男女大小共一百二十八人，實耗補助車資食宿等費一千零七十五元五角。招撫委員宋文啓，在訥河招回難民男女老幼共四百零八人，實耗大洋二千五百元。招撫委員邵化周，在嫩江招回難民男女老幼共二百四十二人，實耗大洋一千四百零八元五角。總計以上三處，招回難民男女老幼七百七十八人，共計實耗應支補助費大洋四千二百九十九元。招撫委員等車資旅費大洋六百八十五元，統共支用大洋四千九百八十四元，除由省庫撥支大洋三千元，不敷應用，除將所撥之款悉數開支外，計虧大洋一千九百八十四元，擬請准由前撥救濟呼瑪、鷗浦、漠河三縣賑款項下，如數開支，以免另行請款歸墊，俾資結束。」哦！這就是戰後撫輯流亡的仁政哪，在我想：少養一師的軍隊，一年就可以省兩三百萬元，這些軍隊既不能保國衛民，養得太多有什麼用？裁掉一師軍隊於戰鬥實力沒有大影響，而每年給地方減輕

兩三百萬元的負擔，這纔是政府的仁政，人民的實益。

誇大狂

中東路最沒有道理的是日車也要寢台票，哈爾濱至長春二等票每位要加七元半，多花錢已不歡了，坐位又要受拘束，把我們三人分三處，我合一個日本婦人，莊君合一個西洋男人，孫君合一個本國男人。我們老不高興所以常走出來通廊站着，後來我就去和孫君同房的那位同胞攀談，纔知君是張葆源，遼寧人，留學美國兩年，德國四年，已榮膺博士頭銜，剛從柏林經西伯利亞回來的。他是治經濟學而竭力讚美中國的文明，他說：歐美自詡爲文明，其實他們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只有我們中國的舊文化舊道德舊風俗舊習慣纔是高尙的生活。我看他瘋氣十足故意問他：『您在德

國這麼久，究竟德國現在的政治是怎樣？』他破口而出答道：『壞極，壞極，簡直不成樣兒。』我聽他越說越瘋了，在車上無聊，樂得拿來開玩笑，所以又問他：『您打俄國經過的，所看見過的俄國情形是怎樣？』他把兩顯的筋肉都脹起，聲若洪鍾嚷道：『俄國嗎？一場糊塗，糟糟！沿火車路的窮人成羣結隊，向人求乞，衣服的襤褸，比我們的所謂叫花子更甚，大家都說西洋人好潔，其實俄國人的不乾淨就比中國人還要利害，我親眼瞧着他們身上穿的衣服，虱子蠕蠕而動，多得同芝麻粒一樣。』我說：『照我所看在哈爾濱的俄國人這麼多却完全和你所說的相反。』他更忍不住了：『哼！哈爾濱的俄國人都是故意擺架子的，其實在他們國裏那裏有這麼鬧氣？說到軍隊罷，都是咱們中國兵來得強。真的，俄國的軍隊簡直就是叫花子羣。』我說：『我們剛被俄軍打到落花流水，難道你全不知道嗎？』他不稍猶豫即下判語：『曉得的，這是官的不好，不是兵的不好。』我故意調侃他說：『真所謂聞所未聞，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他很滿意了，指着我

的身上說：『現在中國人都歡喜穿西裝嗎？不對！不對！我一到家裏就要換中國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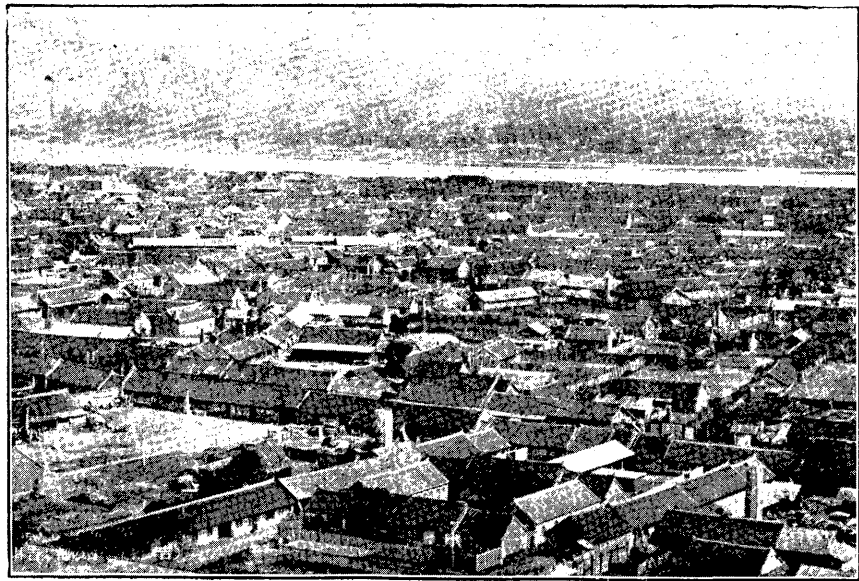
長春

三時十七分到長春，我們決意乘六時的快車上吉林，還有縱容的時間可以在長春，就僱了一輛馬車，於兩小時內把附屬地，商埠，城內三區的大小街道都逛完了，然後到西公園吃冰淇淋。

長春是南滿鐵道的終點，而與中東路接連，兩路都合在一站，換車極便利。此地是北滿物產的集散地，商業繁盛，又有逐年進步的傾向。中俄合辦的中東鐵路與中國自辦的吉長鐵路皆在此地連絡，所以長春不但是滿鐵極北的一個都市，實在是佔國際折衝的重要地位。街市在伊通河的左岸，分爲新市街，商埠地，城內三區。新市街即在舊



長 春 車 站



吉 林 省 會 全 景

稱的頭道溝，爲滿鐵收買百五十三萬坪，開拓附屬地，區劃整理，以九十萬坪建設文化的新都市，街衢及一切建築物都是歐化的，地方雖不很大，但可稱之爲嬌小玲瓏的都市。

商埠地在城內與附屬地的中間，也是歐化的建設，有優美的道路，壯麗的建築物，可與附屬地媲美，外國人也稱讚這是中國自己建設唯一的文化街市。道尹公署，商埠局宏壯的衙署也在商埠地。城內卽長春縣的所在地，縣屬一帶實握沃野的樞軸。而爲控制吉林，懷德，農安，伯都訥。伊通縣諸地的大城邑，所以農產物在此集散極其殷盛。

附屬地及商埠，人口三萬五千人，其中日本人有五千餘人，城內還沒有統計。

吉林

吉長鐵路或者是受着滿鐵和東鐵的影響吧？車上管理也好，設備也好，很有秩序，很乾淨，絕不像中國自辦的氣象。車行後又碰見那位趙君，那倒好，一路談天藉以探聽當地的情形。我們三個人差不多到處被人誤認爲日本人或朝鮮人，爲的是面貌，服裝已有差異，語言又不相同。我說的國語在北方還可以冒混，他們兩個人呢，莊君是完全不會說的，孫君會說多少，但也很生硬不能流暢。在四通八達的地方，旅客往來衆多，還不致惹人注意，吉林雖是省會，究非交通孔道，今忽見有此三個陌生的人進來，有治安之責者自然要加以注意。當我們和趙君暢談的時候就來了一位文副官，他一面參加談天，一面也帶着稽查的性質，他曾問我們『可有帶護照？』我說：『有的，不過連大行李擱在遼寧，因爲在本國旅行用不着護照啊。』他又問：『吉林有熟人，或者有介紹信嗎？』我說：『黑龍江的介紹信倒有，吉林那就沒有準備，這旅程是臨時變更的。』他又似有意無意問了不少的話，我們都是坦率的應答，最後他表示十二分客氣，並且

願盡嚮導之責。他退去了，對座一位學界的乘客告訴我：『你們所談的我都聽見了，剛纔那位姓文的是司令部的副官而兼稽查——偵探，可是適間的談話還算誠意。』我對此有心人深深表示敬禮。

吉林究竟是個怎樣的地方？我們先前絕無印象，在車上曾問趙君和文副官要宿那一家旅館爲適宜，他們都說嶺南旅社是獨一無二的，老板是廣東人，有廣東菜，有大餐，任君所欲。於是我們就互相討論而且這樣的像想：廣東老板，有廣東菜，有大餐，獨一無二的，那一定不錯。『喂！老王：我們今天一天很辛苦，一到要先洗洗澡，然後點幾樣好菜來慢慢的吃。』莊君這樣的告訴我。

九時到吉林，蒙文副官好意照料，代僱一輛玻璃車（馬車有玻璃窗子的叫玻璃車，）並吩咐馬車夫通知嶺南旅社要好好招待。馬車駛離車站，在那夜色蒼茫中，瞧着路的兩傍有不很像樣的店鋪，也因為電燈像是疲勞過甚的緣故，放不出光明來，所以

看不很清楚。我們先還詫異，後又自己解答：這是城外啊，熱鬧的街道該在城裏哩。馬車
轆轤地轆轤地望前進，我們各睜着眼睛用力地瞧，『呀！這不是城門？』孫君這樣的嚷
着，我和莊君注意一看，『倒有幾分像是的。』但是過了這準是城門房子越來越不像
樣了，我們都疑惑起來，我急問馬車夫：『是不是剛纔來的那兒是城裏，這兒是城外哪？』
他懶懶地說：『那里？嶺南就到啦。』我們聽到此話就面面相覷。

所謂獨一無二的嶺南大旅社者，是一間灰塵覆沒暗淡無光的古老房子，掛着一
塊小小的招牌不仔細的看就看不見，馬車停了，車夫揭開那扇轎式的玻璃門揚聲說：
到了。我們下車四顧還在迷惑，裏頭的人瞧着了趕快出來招呼，『是呀，對了，這是嶺南
旅社，請進，請進！』那也無可奈何了，進去就進去吧。走入中門轉過一道是廊，前導者揭
起垂簾，走進却是西軒，共有四間客房，就只空着兩間像是留待我們的，走到房裏空氣
濃濁悶得連氣都喘不出來，趕快打開窗戶纔得舒一舒氣。我問茶房：還有比這好的房

間嗎？他說：『樓上有一間，但是已經有客住了。』那還有什麼辦法？『棺材抬到山，不燒便要埋。』那有拾回之理。『凡事馬馬虎虎』這個哲理，今晚要拿來用了。茶房照例的泡茶，倒水，又拿給我們一把雞毛掃，以便拂拭椅桌上封滿成寸厚的灰塵。我戲問莊君：『要洗澡嗎？不定還有西洋盆呢。』他說：『够咯，够咯，想點東西來吃算了吧。』就問茶房有什麼可吃？他說：『廚房已經停火了，要吃須往外頭館子叫。雞絲麵很好，就給你們叫三大碗吧。』『也行，要快點，我們吃了還要出去逛哩。』我這樣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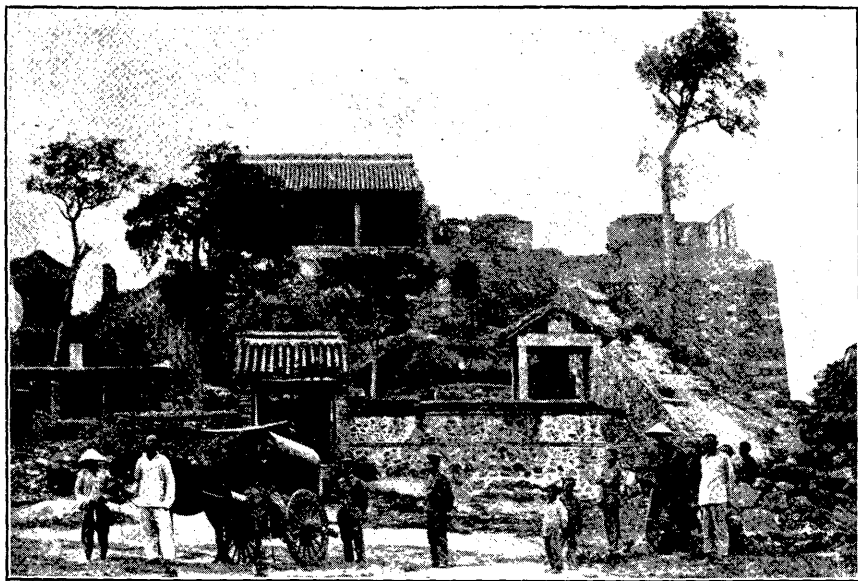
天氣這麼熱，一張小床要睡兩個人實在太苦，所以我就問茶房要多一間房，他到賬房裏商量去，一會回來說有，就帶我跑出西軒，轉過走廊，越過庭園直趨後進，這是一座中國式的樓，就在樓下開一間房子給我。

麵來了，大家勉強吃點就奮勇出遊，旅館外面的大街上像是沒有電燈的樣子，幸而停着幾輛洋車，靠着車燈的映照地上還有稀微的光，要僱洋車，我們既不曉得有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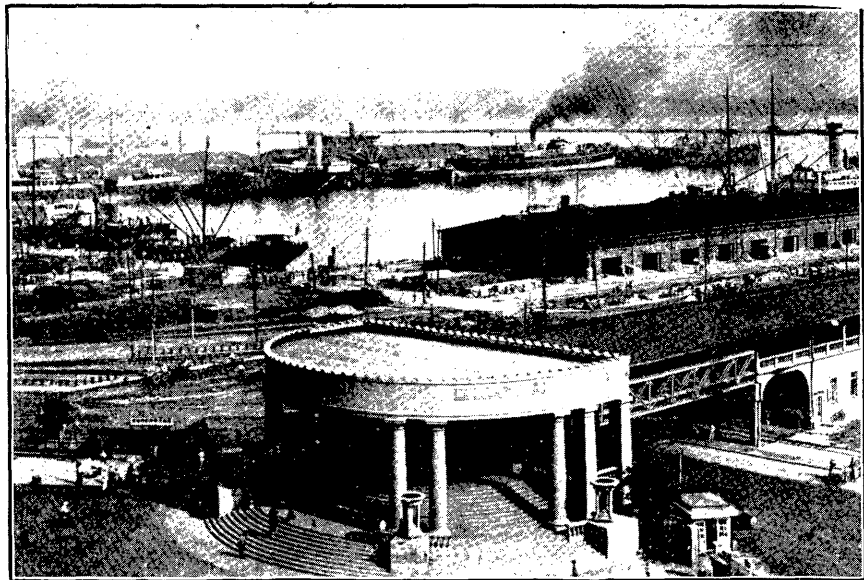
麼地方好逛，又不曉得有多少路程？只得由茶房和車夫囁哩咕嚕的說些什麼拉起就走，旅館附近的大街上已經闕其無人，轉灣過去尤其荒涼，正在駭愕的時候已拉到另一大街，車夫嚷着：『這是頂熱鬧的地方了！』果然，此時街上纔有兩三個人影兒。我們至此大大的失望了，我急向車夫們說：『够了，我們要回嶺南去，趕快拉回！』轉幾個灣兒就到了，往來不過費時五分鐘而已，我叫賬房代付車錢，賬房先是每輛給二十枚，車夫譁然，摩拳擦掌每輛要五毛，賬房補給他到一毛還不肯，我們累了各自回房睡去，我趨在床上很久還聽着賬房和車夫吵嘴，這一場的交涉到何時纔了結那却不知道了。

我這房間裏的被鋪看了還不很懣，茶房說：這是昨晚纔換的，我把自己的新手巾蓋在枕頭上纔靠下去，可是那蒸發起來的氤氳氣還一陣一陣的直撲喉嚨，我輾轉反倒着不曉得到幾點鐘纔得睡去。

翌日，大家起來了，我問他們二位睡得好嗎？他們都說：『那敢說不好？我們一路都



姜 女 廟



大 連 第 三 碼 頭

只是宿二流的旅館，只有到吉林來纔宿得一流的，還敢說不好嗎？」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因爲昨晚沒吃飽今早很餓，叫茶房備飯又遲遲開不出，只得忍飢僱汽車出遊。吉林省城只有一家纔成立的汽車公司，大概也有三四輛出租的汽車吧，每小時哈洋四元。

吉林省會位於松花江畔，東西北三面高山環繞，是一個山明水秀的古都會，愛親覺羅氏原先以此爲京都，松花江上流之材木皆集中於此，然後由水路出哈爾濱，由陸路的經長春而至安東。中國官署有東北邊防軍駐吉副司令官公署，省政府，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外交部駐吉特派員公署，縣政府，軍械局等。日本方面有領事館，滿鐵公所，製材會社，製粉會社，製紙會社，燐寸會社等。名勝有北山公園，小白山，龍潭山，江南公園四所。滿蒙四鐵路之一的吉海鐵路由此而達遼寧之海龍城。日方經營的吉會線則將由此直通朝鮮的會寧，現在由吉林至敦化已經開工，這路線如完成則日本所計劃的滿蒙鐵道網就成功，而我國的國防也就破壞殆盡，無盡藏的吉林寶庫當任他們奪取了。

小白山，龍潭山路遠沒有去，江南公園因爲須過江也沒踏着只在江北岸上欣賞而已。我們曾登北山，四郊在望，天然的風景果然不錯，可惜太荒廢了。下了北山即命駕車的駛入市內迴遊一周，忽見一家『女工廠售品館』纔記得昨天文副官等曾告訴我女工廠是中國人唯一的實業，遂下車進去參觀，哼！不對，我急叫裏頭的人來問：『這不是女工廠售品館嗎？爲什麼賣的完全是洋貨？』他受我這一問很牽強的答道：『現在暫時賣洋貨，等待將來女工廠有了出品，自然……』哦！原來是掛羊頭賣狗肉。

今天吉林城只有我們這輛汽車在街上馳騁，似此招搖過市倒也自覺不安。回來旅館大家皆已飢腹雷鳴了，就叫茶房將早上點好的菜趕快擺上來，他以手作勢說：請進大餐廳，『開大餐廳呀。』他又這樣的嚷着。原來庭園正面有間非貴客光顧却不開門的大餐廳，設備倒也不凡，點五樣的菜只有一兩樣不很適口其餘都不錯，價錢也不會比東京貴，連小賬只十元而已。

房金每人四元，雖說比 Grand Hotel 貴，但是我們終要明白這是一流的呀，加上小賬和代付車資，麵錢共是二十塊大洋。

頭腦簡單的我，在中國用錢就要處處感覺困難，因為在甲地學沒全懂，到乙地已又不同了。吉林的通用幣有三種：一哈洋，二官帖又名羌帖，三銅子。哈洋一元當官帖一百七十吊，每吊當銅子三枚。羌帖有五吊，十吊，五十吊，一百吊不等，形式就和當票差不多。

乘洋車將到車站，忽見一家日本旅館，我們很感激文副官和趙君之愛國，假使他們不愛國而將實情告訴我們則利權早已外溢了，不過此其小焉者，我希望國人能協力挽回更大的利權纔好！

本來我們是主意從吉海路到海州然後轉乘奉海路車到遼寧，藉便多看幾個地方，現在看見吉林是這麼衰頹那就沒有勇氣再向吉海路前進了，於是只得仍回長春。

公主嶺

由長春四時二十分乘大連行的快車五時三十三分到公主嶺，即僱馬車迴遊一周，然後至興發樓吃飯，這家館子外觀不好，可是裏頭有一軒雅樓倒很潔淨，菜也可口，最難者是能够明瞭我們要趕火車的，出菜很迅速，聽說日本人也常常光顧。

公主嶺是滿鐵沿線中最閉靜的市區，在俄國經營的時代還遺留一部分建築物，在現在的新市街，公主嶺車站和長春車站同係一等驛，其重要亦可想見了。現在的市區因為中央有一條河流隔着而分爲南北二區，新市街——附屬地在河北，中國街在河南。新市街又因鐵路隔着也分爲南北兩區，鐵路以北有官衙，滿鐵會社諸機關而形成一小文化市街。鐵路以南則與中國街相連接，爲工商業區，銀行，會社，商店，糧棧多在

此，一逢穀物出糶的季節，千車百馬，塞滿市街。

公主嶺又呼爲公主陵，其實呼陵較合，因爲此地並沒有嶺，一片都是平原。聞係二百年前，清太宗之女嫁與蒙古王，由京城出發，病歿途次，因築陵於此故名。這一帶地勢略高，故昔年俄國會以此爲軍事上之要地，現在日本也駐重兵於此，獨立守備隊。公主嶺也是有名的農產物集散地，凡伊通、懷德諸地的穀物等皆至此集中，有滿鐵地方事務所，物產交易所，稅捐局，商會，保甲團，幼稚園，小學校，農學校，滿鐵農事試驗場。人口一萬三千人，內中日本人約三千。

農事試驗場係滿鐵會社所設立，而爲開發滿蒙利源最有效的設施，面積雖僅二百餘町步，可是各種農作的試作，改良，試驗都已俱備，如：牧畜，昆蟲，養蠶，林產的經營設備諸狀態，無異滿蒙七萬五千方里的農畜產業的縮圖。自大正二年開辦以來，繼續不斷的爲種籽的試驗，對於滿洲特產中之王的大豆的純系分離已告成功，還有水稻，高

梁諸作物，以及羊、豚、牛、馬等的畜產，甘菜、棉花等的移植也，已次第成功，即對於小麥、棉之改良種也，正努力用科學的方法使其產出。更於昭和二年起，關於農業勞力之研究，如耕作、收成、運搬及製造等，宜用電力、水力或風力，都各分門研究而求合理化。以日本人的智能兼有些完備的農事試驗所，以資研究，黃金世界的滿蒙，誰是產業的霸者？不用再說了。

四平街

八時十分自公主嶺搭奉天行的普通車，十時十分到四平街，即投宿於小松屋旅館。多日不浴，又沒有內衣可換，渾身臭汗，十分難耐，急至日本店買兩件內衣褲，浴後換上，精神百倍。館中有一年輕的下女係東京產，我和她雖不同國籍，但一談起東京事情

則格外親密。

四平街是近數年間纔發達的一個地方，而成爲農產物的集散地者則肇始於四洮鐵路之開通，蓋此路一成，四平街遂爲南滿通蒙古的唯一門戶而日趨殷盛矣。新市街——附屬地面積百六十萬餘坪，建築宏麗，俱係歐美式的市街，道路廣闊，一如滿鐵沿線其他各新都市。

中國街係建築於民國十年，由官廳收買民地，劃區整理，或爲家屋，或爲工商區，設施頗稱得法，又能豁免出入口貨物的稅餉，以策新市區的繁榮，這尤難能可貴。舊四平街，買賣街，八面城，鄭家屯諸地的商賈，現在皆競移此地矣。

四洮鐵路卽由四平街爲起點而達洮南，再北進至昂昂溪而與洮昂鐵路接連，四洮鐵路乃我國鐵路中有數的完備的鐵路，總局卽在四平街的中國市街之北。

四平街有幼稚園，小學校，公學堂，電燈公司，交易所，各銀行支店，滿鐵地方事務所，

中華商會，交通銀行以及中國銀行等，人口與公主嶺略同。

翌晨，大雨初晴，暑氣已不若昨日之可畏。當即僱馬車出遊，至十時半始到車站候車，小松屋又派人來站招待，購車票，覓坐位照料極爲周至。

小小的成功

下午一時半到遼寧，此時合三人所剩的新奉票不過十元，乃決將滬票兌換。出車站要僱馬車，依然是上天開價，於是我們也就照例的落地還錢，原意是要包用至晚上車爲止，故與議定每小時日金四角，不料我們一登車，在旁的數十馬車夫妬性大發，爭對我們這馬車夫揶揄：『傻子！太賤啦。』的聲音不絕於耳。果然這馬車夫作起怪來了，他跑不多路便實行怠工，像走像不走的來抵制我們。我問他：『像這樣的走，到城裏

恐怕要兩個鐘頭啊？」他居然答道：「要的！包鐘頭的就是這麼着呀。」不得了！越走越慢了，我們的前途全操在他手裏，那可不行，我也氣也急地對他說：「請你趕快到城裏去！就只二十分也給你一點鐘的錢，以後要上那兒，一程一程再講好了。」哼！他以為我們這洋盤就範了，馬上應道：「那就行！」於是勒馬加鞭，得得得地快跑了。到西側門停車要向老主顧的原利錢莊兌出滬票，頃花樣又來了，我們前回問他，他說：「滬票高於本地通用幣。」現在每百元竟要扣減五元，問他：「什麼理由？」他說：「行情是這樣。」我很痛，而孫君則說：「看破罷，每百元貼他兩元好了。」那裏知道他還不肯，其意以為我們捨此別無兌換的場所，我也故意說：「好吧！回頭再來。」那時我們又上車，看時計還差十五分纔是一點鐘，我們就公議：能夠到達城裏固妙，不然到了一點鐘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下來而只要給他日金四角。得得復得得，已經近城了，我瞥見中國銀行急命停車，看時計還少五分鐘，我拿出一個五角的日子金叫他找回一角，他即刻叫罷起來。

說：「車不要了嗎？那可不行！剛才議定是很多個鐘頭的。」我笑着說：「對呀！不過因爲價錢太賤了，你不高興，而我們也因爲你的不高興，也就不高興起來，現在落得我們走我們的道路，你找你的生意，那有什麼不好？」他還在暴跳，我們竟自進去中國銀行，我先把那個五角的換了零的，卽回身出來拿給他四角，此時大概他以爲我們能够進出於銀行必定是有來麼的了，所以不再抗議，拿了錢悻悻地拉轉馬車去了。我們拿出滬票向銀行換本地通用幣什麼規矩？他們說：照兌不貼。是嗎？一轉灣便差得這麼多，可見錢莊一向在金融界之搗亂，此實幣制不統一之怪現象也。哈哈！人生世上，不得意者十居八九，我於霎時間竟有這兩樁小小的成功，真要讓我來得意一下子了。

路有凍死骨

前次到北陵未及照像，過後大家心常快快，此時纔是二時半，豫算來回時間還早，所以換了錢就僱馬車直上北陵，這輛馬車是議定來回兩元，時間不拘，越快越好的，因此頗能邁前，但是出了北城，因昨夜大雨，積水未消，車在道中駛去，無異舟行運河，沒有積水的地方更難走，那滯滑的泥土，車輪過處輒陷入盈尺，那可憐的馬須竭盡氣力纔得把車挽進，這樣約過了一里纔上康莊大路，穿過鐵路橋將到東北大學的地方，在道旁挺着一個死屍，莊孫二君嚇了一跳，急急掉轉頭不敢看，我却端詳地瞧了再瞧，他是一個三十左右歲的窮死屍，大概是生前因被貧病交迫，以致不能維持其生命的，雖當太陽晒着而他的衣服還未盡乾，料係當昨夜大雨時倒斃的，面上集了不少的蒼蠅，口角已生蛆了，人死了本已難看，何況這醜屍？宜乎路人皆要閉眼掩鼻而過。嗚呼！滿蒙不是黃金世界嗎？日本人每年要榨取純利二三萬萬元去給養他們的祖國，就是張大帥死後也會遺留幾萬萬元孝敬他的子孫，何以你這黃金國的主人竟會顛連無告而至於

倒斃路旁呢？而且黃金國裏不是什麼事業都有嗎？何以任一個倒斃的窮屍經日還無人出爲收殮呢？我誠不解！

到了北陵，購票入門，急叫真的獨一無二的寫真者！日本人來照了像，付完了錢，匆匆回車。至路旁屍處，他依然挺着還沒有人來埋葬，行人多下車疾走而過，我則仍坐車上徐徐而行，我很感傷：同是圓顛方趾，同是血氣之倫，縱有賢愚之分，而皆不免於一死，生時之富貴等卑特如夢耳！死者也是我們的同胞，也是我們可憐的同胞，我所以不怕他，

南滿鐵路株式社會

我們此行係漫遊性質，無目的，無計劃，只於便利上着想，興之所至，想到便走。滿洲

腹地總算遊過了，旅順、大連則擬待遊完北平然後由海路而去，現在將握滿洲經濟權的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略述如次：

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係於明治四十年四月一日成立的，牠負着侵略滿蒙唯一的使命，常標榜着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好名詞以經營百般的事業，現在南滿洲在牠的勢力之下宛然已造成一個獨特的國家，細考牠的組織就完全和當年英國的印度公司、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相同。資本四億四千萬圓，設本社於大連，設支社於東京，於鐵道運輸之外，兼營海運業，港灣的經營，鑛山業，製鐵業，工業等。又欲發展滿洲及蒙古之產業，故於其管轄地域內有建築、衛生、教育諸設施，並實行統計，調查諸要舉，名爲一鐵道社會，而實質上則凡國家諸機能的執行機關莫不俱備。該社於日俄戰爭之結果，依據波茲馬斯媾和條約而繼承以前屬於俄國政府所經營的東清鐵路公司所有的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附屬的一切權利、特權、財產及煤鑛等。即時設立委員會着手組

織會社，先在東京設立本社，任命員長承接一切事務及財產目錄，因而規模粗具。當初的資本是二億圓，日本政府即以繼承俄國的財產估資一萬萬圓充股份，其餘一萬萬圓發出股份以待中日兩國國民購買，但因中國方面不參與，此項股票皆為日本人所買。至大正九年又增加資本至四億四千萬圓，政府、國民各担任其半。

該會社設社長，副社長各一人，由政府任命之。設理事四人，以有五十股以上之股東由政府任命之。又設監事若干人，由股東中於股東總會選任之。社長之下設庶務、鐵道、地方、興業、經理五部。各部之下又設課分掌業務，而各部部长暨課長等皆就社員中任命之。各部分掌本社之業務外，並得管理地方諸機關。惟庶務部所管的則有紐約、北平、遼寧、鄭家屯、吉林的各公所，而相當對外事務矣。鐵道部所管的是各鐵道事務所，埠頭事務所（埠頭即碼頭）、沙河口工場（在大連）及直營各旅館等。地方部所管的是各地方事務所，學校、圖書館、醫院等。興業部所管的是農事、獸疫、地質，中央以

及地方各試驗所，研究所等。屬於社長直轄的則有東京支社，撫順煤鑛，鞍山製鐵所，哈爾濱事務所等。該會社的業務，首要受關東長官的監督，次要受外務大臣（關於外交事項者），鐵道大臣（鐵道及航路的業務），及內閣總理大臣——拓殖局的監督。各主務省（直轄部）皆設置監理官以理其事。

南滿鐵道由大連起點，北進至遼寧而與北寧路（即舊京奉路）會合，至四平街而與四洮路會合，更進至長春而與吉長路，中東路連絡，且以大連——長春間之本線與安東——遼寧間的安奉線為幹線。此外又加入旅順，營口，撫順，柳樹屯，牛莊的五支線，計達六九八哩。明治四十年四月一日該會社初成立時，鐵路只是三呎六吋的狹軌，至由野戰鐵道提理部讓渡時，乃將安奉線以外的各線軌道着手改築世界標準軌道的四呎八吋半的廣軌。翌年五月卅日，只停止半日的運轉，而全線改築工事即已竣工。復線工事也於四十二年十月廿七日，大連——蘇家屯間已告開通。安奉線原係日本

的軍用鐵道，於日俄之役所急設的輕便鐵路，與南滿本支線有完全不同的歷史，係依據與清廷所訂的條約而歸日本政府管理的。前記諸線皆係由政府讓渡與會社，可是此線登山岳，渡溪谷，屢次改築而後完成，首先於福金嶺，雞冠山開鑿大小很多的墜道，又要在太子河及其他架設鐵橋，工事極其困難。乃先收買兩側的土地，於輕便線的左右敷設廣軌，工事繼續進行，費兩年又三個月的功夫，至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全線始改築完竣。

這條鐵道乃世界交通路的幹線，往年曾由美國鐵路業務者提議要歸國際管理，其重要亦自可知矣。滿鐵會社的經營，迅速，安全，正確，諸信條可謂俱備。就乘客運輸而論，也堪為中國各鐵路的模範，至於設備之完全，以及利便行旅等，以與世界各鐵道比較實在也無遜色。

滿洲係農業的土地，鐵路運輸的貨品也大半是農產物，尤其是大豆以及大豆油

現在已成爲世界的商品，在歐美諸國的大市場也佔相當優越的地位，與豆粕——豆餅及其他穀物同稱爲特產，而爲鐵道的大宗收入。一方面又有無盡藏的撫順煤炭之運輸，而且近年急激增加的綿糸布，絹布，砂糖，機器，金物類，建築用品等輸入品，大抵皆由海港，河口登陸，經由鐵道各驛而分布於滿洲各地，是以輸送業有年年順調發達之趨向。

該會社爲求運輸上的便利起見而兼營倉庫業，及客貨車的專門工場。（一）倉庫營業——於沿線各主要驛所，發行物主的金融證券，並負免費保管之責任。另一方面對於品質相同的大豆，豆粕，豆油及小麥等，採用混合保管制也得到很好的成績。（二）客貨車工場在沙河口，有最新式的設備，同時能容納車頭，客車，貨車等二百輛，兼製作修理諸機器及諸用品。（三）還有材木防腐工場，電氣修繕所等的附屬工場。

滿鐵會社的鐵道部另外還與中國國有鐵路發生債務的關係。吉長路於大正六

年十月改訂借款契約，債額六百五十萬圓。期限三十年。七年七月一日通車，以後營業的成績頗好，大正十四年的純益八九三、九六〇圓。此外該部又有大連、旅順、奉天、長春等處直營的大和旅館，已極分工管理之能事。

大連港灣的海運諸業務也是由滿鐵會社所經營的，其設備之完善，規模之宏大，堪稱爲東洋有數的良港，日本人常自詡爲東洋第一港，却未免過於誇張。大正十四年，到港的船計三千五百九十二隻，輸出貨物計六百零七萬餘噸。

該會社所經營的除大連之外還有旅順的煤炭棧橋，營口的護岸棧橋，安東的材木和其他的搬運護岸，以及貯木和其他完備的碼頭，在上海亦設有棧橋。此外又在大連設立滿洲船渠會社，能容納六千噸的船舶，旅順也有支渠（渠即塢也。）

該會社爲求輔助鐵道的發達，又設立大連汽船會社，於大連、上海、芝罘、青島、香港等處，定期航行，以與歐美各航路連絡。

撫順煤鑛也屬該社所經營的事業，其內容已有專章介紹茲不贅述。但是撫順市街也隨煤鑛之發展而逐漸興盛，市區之一部分為露天掘所侵蝕，該社乃於大正十二年收買渾河畔永安臺的煤炭斷層地帶以建築新市街，且劃分為社宅地區，商業地，混合地，住宅地，糧棧地，遊廊地等。在該處設有學校，病院，警察署，郵便局等。又對於煤鑛諸設施還有：機器工場，電車，瓦斯事業，煖房裝置，建築物，煉瓦工場，造林事業等等。

關於製鐵事業者有鞍山製鐵所所屬的鐵鑛區十一個處所，面積四百萬坪，藏量三億萬噸。現在每年的製鐵量約七八萬噸，再加改良，將來豫定每年能够製出三十萬噸。

鞍山鐵鑛係於明治四十二年時發現，大正四年五月，訂立中日條約，允許日本採掘，翌年三月由中日合辦設立鞍山還鑛振興公司，預算一年要產出銑鐵百萬噸，遂設置大製鐵所，備鎔鐵爐兩座，那時的豫想是要想極大規模的製作，可是依事業開始後

的成績，所屬鑛山採取的鑛石都是貧鑛，收支還不能相抵，所以僅留鑄鐵爐一座，而探掘比較含有多量的鑛石，這次縮小的原因完全是因為鑛質不良的關係嗎？據日本人是這樣的說，真相如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近年來該製鐵所的業務似甚發達哩。

鞍山製鐵會社資本四六、〇九〇、七二三圓，工場在沙河口，其主要的機器，材料，築爐等都是自造的。此外如水道，鐵軌，土木，建築用品等凡一般社會所需要皆能供給。其設備有：骸炭工場，銑鐵工場，選鑛工場，副產工場，窯業工場，動力設備，水道設備，運搬設備等等。

鞍山的新市街當製鐵所初辦之際，豫想將來的隆盛可以超過日本九州的八幡製鐵所，故施行大規模的計劃，建設宏大的事務所，住宅，貸事務所，醫院，學校，圖書館，上下水道等莫不齊全。

滿鐵會社對於滿蒙產業之振興，經濟不遺餘力，凡農業，工商業，鑛業，電氣，瓦斯，窯

業等莫不力求發展。(一)關於農業者，在公主嶺及熊岳城皆設有農事試驗場，從事一般穀物，畜產，果實等的改良，試驗，實地栽培諸方法。又在鄭家屯設立大豆，高粱，粟，甘草，大麻等的試作場。於鳳凰城，得利寺兩處設立烟草試作場。於大豆最豐富的產地海龍城也另設試作場，此外爲求苗種之改良，優良種之普及起見，又在開原，大屯原設立原種圃，分配大豆種於各農家。在大榆樹設立採種圃將改良種籽分給農民。一方面欲求畜產的優良種之普及，在公主嶺本場飼育羊種，在蒙古黑山屯也設置羊種場，在鐵嶺設置養豚場，鞍山，瓦房店的畜牧場也將完成。植林的計劃則設立苗圃，栽培植樹用的苗木，廣事贈與。(二)關於農業之補助已如上述，此外對於附屬地內土地之租賃，用具，肥料，畜種之輸入也樣樣予以便利，對於土地改良，購買牛種的資本也能給予貸借。對於水田，烟草，棉花，果樹之栽培尤肯多多援助。他們的守備隊退伍兵如各肯長住者，每人借給農耕地六萬坪，每年即有三千元的收益。該會社還有農場，牧場，造林等以

助農林事業之發達。(三)滿蒙的牛、馬、豚、羊諸家畜，數達二千萬頭，每年因患病而死的爲數甚多，損失當在一千萬元以上，因此，該會社設立獸疫研究所從事豫防及療治。

關於工商業之設施者設有化學試驗機關，並經營電氣、瓦斯、窯業竭力幫助工業的發達。(一)中央試驗所——最初屬都督府設立，後來移歸該會社管理，內中共分：分析、應用化學、製絲、窯業、釀造、衛生、電氣化學七科。但是現在只存試驗。研究二科專從學術方面研究而已，至於實際方面已各成立獨立的會社了。其業績有：學術報告、計日文九輯凡百七十五件，歐文一件，已得政府特許的八件，受託試驗的，本社連關東廳以及其他，每年約一萬內外。(二)該會社爲介紹本國之商品起見，在大連開設滿蒙物產參考館，在長春開設商品陳列所以供一般人的參考。(三)更於各地設立商業會議所，這是助長工商業進展的機關，專門講求誘掖，輔助諸方策。又當催開各種博覽會以介紹物產而擴張銷路。(四)該會社對於其他於工商業有關係的會社，凡屬有意

義而適當的企業皆樂予補助，曾經出資援助的會社計：信託會社五，電氣會社及瓦斯會社十，工業會社十四，商事會社六，合共有三十五會社。

該會社除直營的撫順煤礦，鞍山製鐵所之外，其他鑛業會社，鑛山之請求援助者數以百計。其所仰賴於彼者大抵是：借款，借入金的保證，機器的貸與，鑛物的代賣，技術上的助成等。

滿鐵會社對於各附屬地的經營，成績卓著，凡土地，建築，市街，教育，衛生，警備，農事改良等設施可謂應有盡有。這種設施，經營當然一方面是對中國侵略。而另一方面却是促進物質文明，連中國人也得享受些吧。

教育之設施該會社所直營的兒童運動場現在共有二十八所，兒童數二千名，專任保姆的六十四名。日本人之初等教育完全與日本國內相同，其教育之要旨，教科書大體遵照本國的小學校令，一方面設立教員的養成及研究的機關，採取關於滿洲的

教材，制定補助教科書，並於科目中加入中國語一科。對於保護者之遷地居住，依照比較的頻繁的實狀，特於一學級配置一人專任訓導而就轉學兒童施個別的教導。對於學藝之修得，期毋缺陷，因而獎勵運動，各學校於各期課兒童滑冰，夏季則在大連郊外的星個浦海岸催開日本語所謂『聚落』使各地兒童宿泊於此以避暑。更有因為救濟身體虛弱的兒童起見，曾在熊岳城的溫泉場設立聚前場合，並在連山關設立林間學校，凡此皆為兒童保養的便宜計也。對於通學者，學生住宅如離校較遠則發給免費乘車券，於通學時刻如偶值沒有旅客列車的話，也必令客車或貨車臨時停車收容這些兒童送達所在地為止，絲毫沒有不便利處。因此，滿鐵沿線沒有一個不就學的兒童，現在小學校計三十三所，生徒有一萬二千名。

該會社對於在滿洲從事農業的朝鮮人之教育也有相當的補助，如共同設立的：奉天普通學校，鐵嶺育英學校，掬鹿東小學校，長壽普通學校，撫順普通學校等皆曾給

予經費之補助，並派遣教員以助其完成。

還有對中國子弟的初等教育也辦有公學堂十所，生徒有二千七百名。此外有奉天同文商業學校，遼陽日語學校，安東中日懇親學堂，吉林同文商業學校，海城東語學舍等的中等實科學校，皆以日語爲主體者。

其次對於日本人的補習教育機關也有設備，在沿線各地辦有實業專門學校及家政女學校。(一)實業補習學校之畢業生，得以升入高等專門學校，有語學優秀者即給予通譯證書，如遇會社採用社員之際必儘先任用，現在此種學校有三十三所，生徒數有三千名以上。(二)家政女學校最初稱爲實科女學校，修業年限二年，授以家事，家庭理科，裁縫，手藝等科目，現在有十一校，生徒三百八十名。

日本人的中等教育機關也與人口的年年增加成正比例，校舍以及收容數目都日有增加。奉天中學校於大正八年四月開辦，分十四級，生徒共五百二十，教員二十八

名。撫順中學校係於大正十二年開辦，分五級，生徒二百三十名，教員十二人。鞍山中學校是大正十二年開辦的，共有兩級，生徒二百二名，教員十二人。安東中學校於大正十四年開校，分二級，生徒百名，教員六人。長春商業學校於大正九年設立，修業年限五年，現在學級數八，生徒數二百八十，教員二十名。高等女學則有奉天，長春，安東，撫順共四所。

中國人的中等教育，在奉天設立南滿中學堂，推舉前奉天省教育廳長爲名譽顧問，有生徒二百餘人。此外還有：撫順鑛山學校，營口商業義校，遼陽商業學校，熊岳城農業學校，公主嶺農業學校，大連育成學校等諸實業普通教育機關。

該會社所設立的高等教育機關有：南滿洲工業專門學校，滿洲教育專門學校，滿洲醫科大學等。南滿洲工業專門學校係於大正十一年二月就南滿洲工業學校昇格的，校舍在大連，伏見臺，修業年限三年，分建築工學，機械工學兩科。又建築工學更分建

築，土木，鑛山，農業，土木四科。機械，工學，更分電氣，機械工作，鑛道機械，鑛山機械四科。學生定額三百名，教職員四十六名。

滿洲醫科大學在奉天，乃滿鐵社立的單科大學。此大學係就南醫滿學堂於大正十一年五月昇格的，學生則中日兩國都有，對於中國方面更特別許可男女同學。修業年限，大學部四年，另外一年的研究科，大學豫科三年，專門部四年，附屬豫備科一年。學生定額大學部三百廿名，大學豫科二百四十名，大學別科百六十名，附屬豫備科四十名。大學附屬的奉天醫院設備亦完全。

圖書館於奉天，大連設立兩所的參考圖書館，於各地方設立廿四所的普通圖書館，又有巡迴書庫百五十六所，各列車內也置有書庫任人瀏覽。尤其是大連的圖書館之設備及藏書數，在東亞也屬有數的。

消防隊該會社於附屬地內設立消防機關專任救急之責計有十隊，二十九組，汽

車，噴管及其他器械皆甚完備。

衛生之設施中國人不潔已慣，我們也不必自諱，對於疾病的傳播，一般人皆不明白。滿鐵附屬地對於衛生的設施已甚完備，而對於衛生思想之普及也很努力，近年來的傳染病已見減少了。大連及各主要都市有醫院十五所，另外還有分院五所，更在沒有醫院的地方置公醫以便居民之就療。

各地的地方事務所及各醫院，爲欲使衛生施設完成無缺，設置衛生警察專任督察衛生事務，勵行掃除污穢，種痘，檢查飲料水，防疫諸事項。一方面對於學校衛生尤注意兒童之體格，爲使兒童的體質有向上之機會，遂有各種的調查和施設，如海濱教育，溫泉聚落，山間聚落，兒童發育調查等。此外更注意於傳染病之豫防及撲滅。而於鐵道，工場，鑛山等也有特種之施設。

土地及建築物滿鐵會社在鐵道沿線附屬地共有土地九千四百萬坪，又租借的

約三百三十萬坪，這些土地有該會社營業用的建築物，也有貸出耕地。建築物計一萬六千五百餘棟，面積六十萬坪。宅地及其他的貸出地面積一千八百萬坪，貸出的建築物計五百四十餘棟。

市街的經營滿鐵會社對於沿線附屬地市街的經營如開拓道路，設備上下水道，公園，市場，公會堂，葬祭場，墓地，火葬場，病院，學校，圖書館，消防隊等都有一定的計劃，先把區劃分清楚，然後一一施設。所以往時不過一廢墟而已，忽然一變而為近代的文化都市，或係胡沙吹捲的邊陲一小部落而已，今則一變而為大工場區，遂使他們困居三島的日本人不復嗟國土之狹小，而得實現移居黃金世界的夢想。

調查機關滿鐵會社為欲完成開發滿蒙資源的使命，對於中國從來闕然的調查事業也就努力進行，而且獲得許多的良果了。他們在大連本社設有調查課，東京設有東亞經濟調查局，在哈爾濱事務所內設有調查課，北京公所內亦設有調查係。這些調

查機關又能連絡而分担關於滿蒙、亞細亞、俄國、中國本部的經濟爲各般的調查。

大連本社內的調查課係於明治四十年十二月設立的，昭和二年已改爲調查部了，調查部着手舉辦滿洲之一般經濟調查及舊例的調查，雖然沒有何等文獻的資料，但是對於困難，疑惑諸問題務必努力蒐集材料以求解決。如鐵路沿線背後主要地方，滿蒙的交界地方，西伯利亞之一部分的勘察加地方等，至大正四年調查已告終了，計造成十一冊的舊例報告書。關於地方經濟事情也於同年六月造成廿三冊的報告書，其間又曾繼續發行部分的調查報告書及經濟資料。又關於東三省的中國法規，關於條約等等蒐集，第一期的計劃也已告終了。其次關於歐洲大戰之影響於南北滿洲的產業之調查以及編輯滿蒙之現勢，而對於俄國的資料也曾翻譯發刊。近年來定期刊行『滿洲及中國的貿易調查』於滿洲農作物的豫想調查也俱備，又發行『調查時報』——月刊以供一般人的參考。

東亞經濟調查局其主要之任務是東亞的交通，經濟事情的調查及世界經濟的調查，這是做效德法最進步的方法於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開設的，至今已成爲一大調查機關，設備之完善，資料之豐富，在日本國內已無與匹敵。更於大正九年，提倡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的設立，糾合官廳，學校，圖書館，銀行，會社諸調查機關而組成聯合會以來，其所貢獻的尤其可觀。該局的刊行物已達二千篇，此外又分經濟事情爲八門，編輯刊行小冊子達百數十種，並公佈關於世界製鐵業的綜合調查。定期刊物則有『經濟資料』月刊，內容也很豐富。

哈爾濱事務所的調查課是大正十二年四月開設的，乃調查北滿經濟事情及融合該地方中俄官民與日本居民最有效的機關，已發行一般調查的報告類及月刊的時報。

噫！我們看了這一章便可以曉得日本對滿蒙是怎樣的經營啦，經濟，文化，武力，

可謂無所不有，無微不至了。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滿蒙誠然是黃金世界，但是無過去長久的年代我們爲什麼任其荒蕪？就是到了現在，政府和國民又何嘗以開發滿蒙爲當務之急，這應該咒罵我們自己太不爭氣，不能怨尤他人的。台灣從前是個海外的孤島，地方歲收還不能自己給養，每年要由國庫撥助若干去補助行政費，自割讓日本之後，一經整頓，每年要榨取一億萬元以上輸進他們國內去，至此我纔曉得台灣是個寶庫，而有無限的痛惜。然而我們真是大國呀，南方的海面不是還有一個和台灣一樣大的海南島嗎？這個島幸而到現在還屬中國版圖，島中物產之豐富並不遜於台灣，可是幾曾聽到政府或國民去努力開發富源呢？呀，中國人的確是自暴自棄，應該自己咒罵！

漸入苦境

自北陵回城，天色還早，只是五點多鐘，大家皆覺得很餓了，就在南滿驛前志成飯莊吃飯，這館子樣樣都很滿意。吃完我先到凱寧飯店取行李，莊孫二君則在車站等候。至此，乘車問題有些討論了，我們一路來坐二等位已覺得甚闊氣，由長春回到遼寧試坐三等位倒很舒服。但是曾聞陳達博士說：所謂國有的火車管理是怎樣的紊亂，要舒服點嗎？須搭頭等的，不然二等就和三等沒有多大分別。然而由遼寧到北平如購頭等票三個人要花百五十元，此時旅囊已不充裕了，雖然到北平還有匯票可支，但不能濟眼前之急，因此煞費躊躇。我搬運行李到車站時，在路上就想着：還是買二等票吧？我的意見是：乘車的等級和衣服行李要相稱，纔不致使人駭怪。我以此意告知莊孫，大家也皆贊成，於是我就到頭二等售票處要買二等位兼寢台，那售票的說：『二等沒有睡舖。』我聽他說的雖然是國語，却還帶些廣東口音，我就改用廣東語問他一個究竟，好了，他也認我是鄉親，很誠懇的告訴我：『喂，鄉里！要好的係頭等，不然就係三等，買二

等票係板察啫！』他還說了許多關於車上的情形。『好！明白了，多謝你！』我與他行個禮就跑過去買三等票，把大件的行李盡打票寄車，各人只帶着小皮夾，八時車從城裏開到南滿驛，三等乘客已甚擁擠了，我們三人又不願意隔遠，盡我們的本領只佔得兩條板椅坐位分給莊孫二人，我則隨便擠一位。八時十五分車開了，不多時就經過關外王張作霖爲國捐軀的皇姑屯。

三等車真的髒到和豬欄差不多，我們的坐位又離便所不很遠，那便所大概是因爲戰時運兵而受破壞吧，已把西洋器皿剷除清光而改爲中國式的糞坑了，假使大家能够守公德，那裏頭還留着一個洞，大小便都可以由這洞排洩出去，這麼一來裏頭就不會那麼髒。但是公德是什麼有幾個人曉得？而且中國人根本就不承認毛廁要乾淨的，大家都以爲乾淨了還成爲毛廁嗎？所以落得你髒我也髒，橫豎毛廁就是毛廁管他嗎的。那熏騰的臭味，在中了西洋文明毒的我們自然消受不了，而富有保存國粹性的

大多數同胞們，或許會嗅若無味，或者竟像馬來人之吃榴蓮越嗅越香也說不定哩。

車中另設一間小房標明是女客室，當我們上車時那女客室還空着，過一會裏頭都擠滿了，那些橫的直的豎的臥的那里是女性，這禁地早已爲我們的男同胞侵進去了。本來不應該有特殊的待遇，可是我們雖然明白此理而無勇氣衝進去，到底只是欽佩他們能力爭平等。還有兩位紳士樣兒的，他們買的也是三等票，上車後却大大方方地坐在二等裏，車上有這種優待聰明人的成例我是知道的，不過我們在國外已久原有的聰明都失掉了，所以也就沒有勇氣去享受這種優待，而守規蹈矩地在三等裏吃苦。

過兩小時後，莊孫二人都疲乏了，懶洋洋趟下去就睡，驗票的來瞧着了還裝做假正氣地說：『不能一個人獨佔的！』我代他們答道：『曉得了，有客即讓。』其實從業員何嘗守法奉公，假使碰着聰明人能够出點錢孝敬他們，不說越入二等位，就是頭等室

都可以給你享樂哩，然而我們終不聰明。

真好笑！整列的火車常常忽而進忽而退，很像向着大自然行三進三退禮，有時竟像是三跪九扣頭的樣子。全車都震動起來，莊孫二人常從夢中跳起來問道：「怎樣？午夜的時候吧，行經遼河的地方，車又常常停着，明月當空，樹陰夾道，車下的流水潺潺，莊君拿着手杖，上擊樹枝，下撥水沫，禁不得逸興遄飛，吟哦着：『此情此景，信可樂也！』他自樂此不倦，我則望着磕睡，有時醒來則常瞧着對面那個四十多歲而有辮子的受不了虱子的欺負，狠狠地拿着兜肚子或衣襟沿到嘴裏沒命地亂咬亂嚼，料想牙齒之下當有無數的小冤魂。

山海關

苦惱的一夜糊裏糊塗地過去了；纔是四時吧，太陽已從窗門射進來，大家振一振精神而欣賞晨光。八時瞧見遠遠處一座關，這當然就見山海關了。關之外有一大廣場，雄糾糾的健兒正在這裏朝操，約有一師之衆，步工輜砲騎俱全，軍械犀利，服裝整齊，張家之武力誠足以稱雄國內也。

八時廿分列車如長蛇蜿蜒穿進關裏而停於山海關站了，我們的車票是一直買到北平的，照例中途下車須經站長簽字，但從來沒有不允許的。我昨晚在車上曾對驗票的聲明到山海關要下車，他硬說不行，就是請求站長簽字也不行，他曾舉了一大堆的理由，但我都忘了，因為我的成見終以為是可以的。我們也不管他行不行了，一到就下車，我則找站長辦交涉呀！全站的職員大半是廣東人啦，好吧，我就來使用廣東話。交涉的結果，下車是可以的，不過要經過一位檢查員簽字，我們等過一小時，原車也開去了，那檢查員還沒見，幾個廣東同胞都說：你們先逛去吧，不必在此老等，於是我們就跑

入市內投宿於鐵路飯店，要先盥漱然後出遊。

聽人家說：此時趕往北戴河逛一逛，午後回來遊完山海關諸名勝然後上車，時間還有餘裕。我們就趕到車站時那些廣東同胞說要上北戴河，他們也親親熱熱的帶我去見檢查員，結果是這樣：該項車票只限當日可用，此時趕往北戴河也無不可，但要犧牲山海關不逛，日暮時由北戴河回到山海關站即刻換上西行列車還來得及。至此我們深悔不當買直達票，假使僅買到山海關豈不自由自在？買直達票並不減價又須受此種種的束縛，孫君有些不耐煩了，提議『今日遊北戴河，明日遊山海關，雖車票犧牲也所不惜。』莊君說：『那麼要問問北戴河的價值了？假若很有遊覽的價值？自然要去。』我的意見則以爲『北戴河是避暑的地方，此外並無什麼古蹟，長住爲佳，匆匆一遊沒有多大意思。』於是大家決意不去，再入市內，很安閑的吃頓飯然後騎驢上角山。

蘄北諸山，自居庸而東，峯巒如屏障，綿亘千里，長城即因其形勢而築造，蜿蜒至平

洲之角山，折而南下，直趨海崖，山與海相去十餘里，中間爲山海關城。而角山者，高出羣峯，南臨大海，實一邑之巨觀。山巔舊有棲賢寺，爲昔人遊覽之區。

我們騎驢直上，路極崎嶇，而太陽又大肆其炎威，各人汗涔涔下，衣服盡溼，至半山已口渴難忍，乃稍憩。半山有紀念碑，係奉軍所立的，蓋當奉直之役，曾在此山決死戰，奉軍死傷極多也。由此再上，路更峇嶮難行，一邊危崖數百仞，偶一不慎，便將粉身碎骨。莊孫二君至此已有難色，但前面景緻絕佳，依山築造的長城，那重疊的石砌，高矗雲際，危崖怪石，就是日本名手所造的盆景也無此奇觀。山川的景色已足使他忘記了辛苦和危險，我在前面又屢屢誘他觀玩，由是一步一步，一彎一彎，盤曲而上，十分崎嶇處則步行，稍平坦些又上驢，約將一小時像到棲賢寺。住寺的僧衆拿出汽水來，遂大飲而特飲，我休息霎時即由寺後向絕頂直上，至削壁已無路可行，乃沿長城廢基，攀扶而登，約數百尺至絕頂，俯視下方，羣山低首，山海關等於兒童玩具，惟汪洋大海接連天際，斯真偉

大耳。我數年的積悶，至棲賢寺已消去一半，而今在此千仞高峯與大自然交吻，飄飄然，悠悠然，不覺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萬斛俗塵早已消逝淨盡矣。另尋他路返棲賢寺，莊孫二君已不在，我就在坑上假寐，少頃他們回來，據云亦欲登絕頂，但至削壁即止。

在棲賢寺中，清風徐來，溽暑盡消，大有樂不思歸之概，殆驢夫催促，始重整鞍轡。但是山路確實難行，石筍嶙嶙，上來不知艱險，下去着實可怕。再行不遠，驢夫謂此去皆險地不能騎驢，乃徒步而下。至山脚後上驢，將往二郎廟，行數里已經瞧着，但要到廟裏還有數里遠，其時夕陽已掛在山頭，看着天色已晚，乃決意不到二郎廟，命驢夫趕回山海關前要照像。行一小時半纔進城，此地照像館共有三家，中國二，日本一，日本人今天跟西洋人上北戴河去照像，此時還沒回來，只得找麗豐道記叫他趕快帶鏡機到天下第一關。我們就驅驢先行，照完了，莊孫先回旅館，我則到麗豐道記還錢，他沒有收條，我強索乃隨便寫一張，他也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說道：『您怕我們不寄去嗎？不會這樣的！』

我也老實不客氣的答道：「但恐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做生意都不大願信用呀！」

夜班西行的車原是九時十五分開的，我們不敢大意，八時半就上車站等候，一直等候十時還沒見車來，至站長室查問纔知道又在路上出毛病，至何時可到却還說不定。車站上擠滿很多的搭客，皆席地而坐，我們起初還是站一程散步一程，末了也只得
不顧骯髒也坐在地上死心地等候。

呀！說說國家我們真是愧死無地。山海關不是我國的要塞嗎？我國的要塞而竟任列國駐兵，領土的主權早就掉了，沒有領土主權的國家，謂之亡國也未嘗不可，然而張家健兒還敢在此耀武揚威哩，噫！吾又何說。

過了十二時車纔到，乘客本就滿了，加上本站的那更擠到無立足地，我與茶房說人情纔將他堆汽水空瓶的地方讓給莊孫二人跌坐，我則等待過了好幾站有人下車了纔佔得一坐位，今夜比昨夜尤苦，但想到日間在角山的最高峯願盼自雄則精神爲

之一舒矣。

舊都重遊

六日早晨八時入天津總站，站裏停着一排的列車裝滿兵士，升火待發，想是要開赴前鋒的。我們所乘的車稍停即開，沿途的農產物俱已欣欣向榮，預喜今年或可豐收。車自山海關開來已不再出毛病，開行甚速，十一時已到東便門，在遠遠處看見崩壞了一角的城樓，頓觸起國家興衰之感。轉瞬至大前門東車站，出月台即僱汽車直到青年會。

北平雖係舊遊之地，但當民六改選參院而來，僅住兩月，事畢匆匆南歸，未及暢遊，今隔十三年差不多都忘了。可是地方也沒大變更，所不同者，昔年沒有電車，現在已經

有了。其他道路也沒大進步，從前所謂『無風三寸土，有雨滿街泥。』現在依然是這樣。我們看到北平的電車那種窮相就會聯想到貧病交加的人力車夫，牠是長年工作而絲毫沒得到給養的，車身被風吹雨打那保護的油漆早已脫落淨盡，乾燥得可憐！

北平老是人力車賤，馬車所以很少的原因就是人賤於馬，不要說馬車咯，連電車都競爭不過兩隻腿，譬如自大前門乘電車到東城青年會，兩站票價須二十八枚，坐人力車也不過如是，苛刻的人們能和他們多爭價二十四枚都肯拉呀，生活多麼苦啊！

北平的汽車租錢太便宜了，每小時只一元，全日十元而已。但是我一到北平就上了大當，由東站到青年會被他敲去一元八角，過後痛甚。中國人慣會欺詐過路客，真是防不勝防。

朝陽門上橫掛着：

「打

主 國 帝

「義」——的標語，空着兩個字一定是「日本」。中國人做事竟然糊塗到此地步，朝陽門是觀瞻所繫的地方，如果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屁都不許放，那麼就通通收起來倒還乾脆，不然就費點工夫弄給牠均整而為「打倒帝國主義」也可以的，像這樣缺着全民衆的臉都丟盡了！

三殿

古物陳列所統稱三殿，即太和、中和、保和是也。殿中陳列清各代皇帝的御用器皿及古玩等，尤以乾隆時的物品爲最多。左有文華殿，右有武英殿，文華殿除陳列唐宋元明清各代各人書畫以及緯絲、刺繡、琺瑯、瓷器之外，更有乾隆時外國進貢的奏樂多種，其中有一座是乾隆四十八年——西曆一七八三年，英國倫敦考克司父子公司所造的。上爲鳥籠，下爲音鐘，每一小時，或動其機括，鳥即往來飛鳴，可作數鐘鳥音，婉轉清脆。兩翼及嘴尾搖曳鼓舞，活動如生。並有水池能自行啓閉，池中有獅子噴水宛如銀波下注，籠頂花朵也自旋轉，製作之巧，精妙無比。文淵閣即在文華殿後面，中藏四庫軍全書。武英殿儲藏古物最多，開放也最早，係於民國三年，朱啓鈴爲內務總長時，將奉天、熱河

兩處行宮內所藏各種寶器悉數運回，並由美國退還庚款餘款項內撥二十萬元爲建築儲藏庫房及添造陳列櫃格之用，遂於是年十月開始售票，供人參觀。我於民國六年首次參觀時，珍貴諸品比現在多，就中不能忘的是寶刀一類，那時大小柄數以百計，中有一柄是外國進貢的，柄長四五寸，皆用大顆金鋼鑽所綴成，以時下的金鋼鑽價估算，那柄寶刀價值當在百萬元以上，今已不知何往矣？

武英殿的西北有浴德堂，係乾隆時香妃沐浴之所，仿土耳其式建築，比現在的西洋浴室還精美。內有香妃的戎裝及便裝畫像，神采奕奕，宛如維多利亞或荷蘭女王。據一般傳說：香妃係土耳其人，乾隆極寵愛她，每思念故國，輒泣然淚下，老頭子特造土耳其白塔以慰之，卽今之北海白塔也。香妃是不是土耳其人不敢斷定，但自畫像的服裝及相貌視之，她的確不是中國人，或卽是中央亞細亞西土耳其人吧？她的美是健壯的，充滿血氣的，不像中國人那樣弱不勝衣的病態美。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劃分中東西三路，每天開放一路，故須三天纔能遊完。我們第一天先遊東路，從皇極門進去，經寧壽門，皇極殿，寧壽宮，養性殿，樂壽堂，頤和軒，景祺閣而出貞順門，遊覽歷三小時。皇極殿陳列乾隆南巡圖，係徐揚畫的，沿途陳師掬旅，儀從甚盛，而江浙風俗亦躍現紙上，誠名畫也。光緒大婚圖係陳列於寧壽宮，規模亦大，但測重禮儀，故呆板而乏趣。

清至乾隆還重武事，老頭子雖然很好吟詩寫字，但他並未忘鞍馬弓矢，我們看他的刺虎，射兔，殪熊，弋飛，落雁，弋鳧，挾矢，射獵，擊鹿諸畫就可推想其用意。在養性殿有一幅乾隆御筆題為——

七閩安：

海迷漫，山岌嶸，地陰日稀，幅員狹。七閩毓秀百越疆，盛世人民氣和洽。台灣浩渺如蓬壺，仁聖一麾入版圖，長鯨巨噩剷除盡。昔有林（爽文）莊（大田）今蔡（牽）朱（潰）化成久道繼考志，山陬海澨昇平致，維予小子敬不遑，安益求安治求治。

庚午孟冬御筆

各殿陳列寶物甚多，惜我非古董家，看了無若何的興趣。樂壽殿有清朝各代皇帝的硃批及太平天國諸檔案，如有暇晷，多看不厭。溥儀及其夫人，如夫人等的作品，看着大堪噴飯，惜沒有閑工夫可鈔。胡適觀宣統的名片也陳列於此，片上寫着：『今日有課，無暇入宮……』』底下幾個字我記不出了。將出貞順門有一眼井叫做珍妃井，乃庚子之役，慈禧將出走竟把光緒所寵愛的珍妃推墜此井而死，故改今名，老傢伙可謂

忍心者矣。

第二日遊覽中路，由順貞門進口，經萬春亭，絳雪軒，昭仁殿，上書房，南書房，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養性齋，澄瑞亭，仍由順貞門出口。這裏頭古玩真多，美不勝收，我最愛郎世寧的畫，郎世寧是乾隆時人，他的作品極多，人物山水花鳥草蟲都是西洋畫派。有幾幅狗，體態驕捷，恰像現在上海跑狗場競賽的狗。又有一幅百駿馬，筆力尤其不凡。我想此人或者曾經留學過西洋，至少都和西洋畫家接觸過，或者看了不少的西洋畫而改變他的風格。

乾隆這老頭子像很會接受西洋文化的樣子。他既擁有外國的美人——香妃，還會欣賞郎世寧的西洋畫，此外如時鐘，樂器等西洋的物品也很多。可惜只在宮中受用，不能公諸民間，致西洋文化雖已輸入而不能發達。

第三天遊覽西路，入口處即西花園舊址，西花園於民十二月廿六夜失慎焚燬，

今已夷爲廣場。由此進內，盤旋迂曲，宮殿極多。宣統未被逐之時，還妄想要復辟，茲錄參預復辟陰謀而與西路有關係者兩函如次：

一 徐良請英人莊士敦代奏康有爲行踪函

師傅鈞鑒：津滬上書，想均已登

記室，良自送南海先生赴青島後，卽旋香港，日間擬入桂省，將中國大局情形告之林督，並一察其內幕，倘有機會當力勸之出兵討孫，孫文一日不去，則中國永無寧日，而世界亦因之多事矣。前聞

宮中大火，馳念無極！適溫毅夫先生入京，膺南書房行走，經卽託其代請

皇上聖安。此次損失若干，起火之由，此間言人人殊，公暇望示詳情，俾告諸同志爲感。南海先生六月中旬乃能抵滬，良遊桂一月後可返，大約六月杪至七月初到滬，日本之行，刻未能定也。溫毅夫先生此次入都，甚得此間商界盛譽，卽何曉生亦優禮有加，

人心趨向，於此可見，請代奏

皇上，專此敬請

崇安！

徐良謹肅

五月卅日

二 江亢虎致金梁請覲溥儀函：

端侯先生：昨詣 內廷，得瞻 宮闕，並遊御園，至深慶幸，惟終以未獲 覲見爲憾！世運日開，國步日盛，興亡之責，不遠匹夫。

遜帝英明，前途有望，亟宜廣求智識，博采輿情，用非常之才，以應非常之變。光宣以來，各國奔走，法美之共和，俄德之革命，意大利之中興，土耳其之崛起，暹羅之獨立，緬甸之滅亡，皆親見親聞，可法可戒，倘得從容前席，定當慷慨直陳。至於社會主義之變遷，平民運動之趨向，夙所研究，尤樂敷言。寒家三世仕宦，五人甲科，先祖詔澤公曾侍

南齋，不佞少時亦供京職，辛亥之役，一方主張政治革命，一方反對種族革命，曾痛論

興漢滅滿十二大不可，馳書民軍，幾以身殉。（原稿甚長，如索觀當鈔奉）十三年來，天下洶洶，一切政策，試驗失敗，亟需別求光明之路。中國者

遜帝與人民所共託命焉者也，救亡之事，貴賤同之。屬在交平，敢布腹心。茲擬下星期南下，倘於日內得一瞻對，固所願也。敬頌

大安，佇遲

惠覆，不盡所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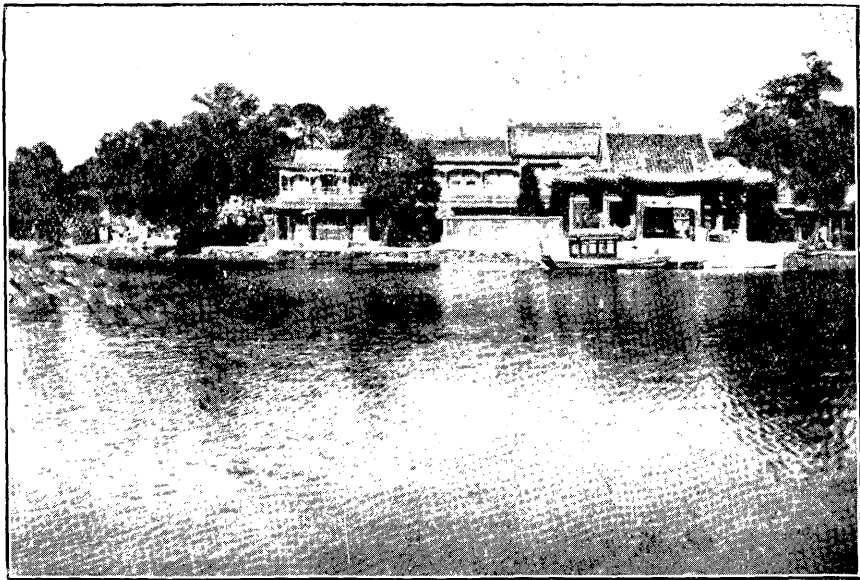
江亢虎拜 三月十九日晨

實在御花園並沒有什麼好玩，而江亢虎竟謂『至深慶幸』。大概虎翁之意不在遊，而在古玩之間，他也何嘗要盡忠於清室，不過要騙溥儀的古玩罷了。函中所說，無非狗屁。

景山又名煤山，北平城內本來沒有山，此山係堆土而成，高二百多尺，共五個峯，峯



午 門



三 海 全 景

上各有亭，竝立中峯，可望全城。北平有一種光皮的松，景山尤多，此樹在他處很少見。崇禎殉國處卽在山脚，親見帝王自殺的老樹也已枯萎垂死矣。

兩個不幸皇帝和一個末路總統

三海今已全部闢爲公園，這是遼金元明清各代帝王的御苑，結構之精美，可謂天下莫與京，自非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孰能營造這樣的園囿？現在雖然花五分錢便可任意享樂，但是我們要曉得這是竭天下民膏民脂來造成的，我們應念先民的疾苦，不要錯認是叨帝王的餘惠。

我們先逛了北海，過了幾天纔逛南海和中海，那種種的華麗且不必說牠。遊覽至瀛台，中有一房標着『光緒病死處』的紙條則不禁爲不幸的帝王太息。載恬自戊戌

變政失敗，被慈禧幽禁於此，雖有大好園囿足供棲息，奈已失却自由，終至抑鬱無聊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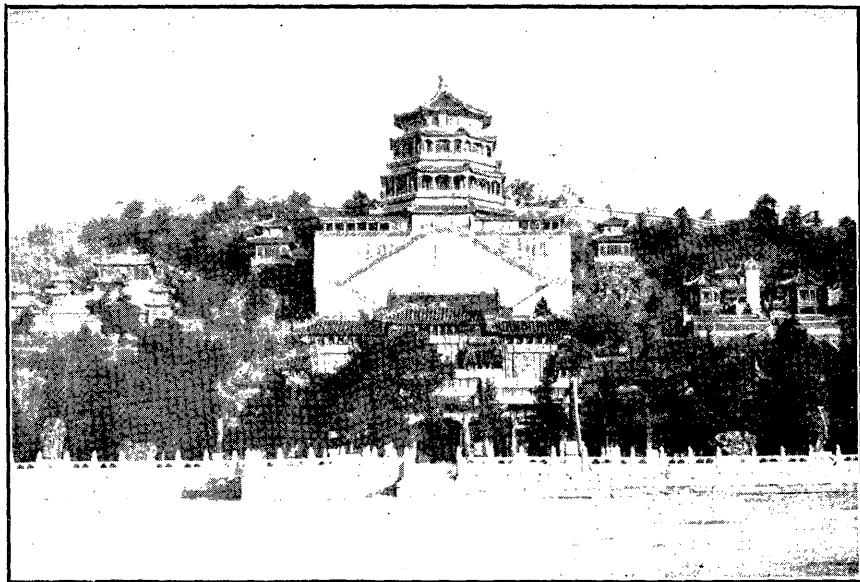
中海卽係從前之總統府，禁錮曹錕的延慶樓在懷仁堂中，曹三以賣布出身，而貴爲總統？大丈夫得志，於斯極矣，然曾幾何時，竟一閃而爲囚虜，我們至此當知人生功業固不在於顯耀也。

出朝陽門至天橋，偏南不多路有天壇，界址遼闊，風景幽勝。壇頂蓋藍瓦。大概是象天的意思，建築雖不怎樣宏偉，但是很能够呈現一種莊嚴的氣概。曹錕握政時，曾集豬仔議員在此宣布憲法，卽所謂天壇憲法。

農事試驗場，又名三貝子花園，俗稱萬牲園，係於光緒三十二年由商部奏准設立的。起初是要做研究農業的機關，故有農產標本室，昆蟲標本室，園藝標本室，溫室，動物標本室，蠶絲股陳列室，化驗室，觀測室的設立。後來端方由外國買了些虎豹獅象之類



北 海 白 塔



排 雲 殿 正 面

回來，又在國內集些飛禽走獸，遂具有動物園的模樣，設備既臻完美，風景更加優雅，於是慈禧、隆裕兩宮也就時常到此玩樂，園中有暢觀樓即係當時駐蹕之所，樓上有光緒及慈禧的臥榻，用具皆是西洋式的。由農事試驗場變成遊樂地，國家焉得不敗？我於十三年前曾來過一次，那時園中的守門的是一個萬物之靈中挑選出來的巨人，比我高過兩尺餘，今又多添一個了，不知何來這麼多的巨人？這大可為萬牲園生色。

參歡喜佛

雍和宮住着兩三百個的喇嘛，自從清朝倒了之後，他們的生計日窮，形同乞丐，污穢醜陋，不可嚮邇。所具招引遊人的吸力，與其說是清世宗逃禪的場所，毋寧說是歡喜佛的法相。他人的心理如何？我不敢妄斷，而我們幾個人則完全是為着要參歡喜佛而

去的。

購票入門，先到雍和宮，喇嘛本赤襟着，見我倒進去，乃急急穿法衣，恭恭敬敬請我們行香，我們雖不佞佛，但既到這裏，總得湊湊趣，好像和基督教徒吃飯，當他們像煞有介事地祈禱，我們心裏雖然很好笑，但是表面上不好意思，還得閉閉眼，湊湊趣，喇嘛請我們行香，目的何在？自不用說，結果是捐去香資一元。

後殿有一座高七丈五尺沉檀木的大佛像，係一木彫成的，傳聞此木乃由西藏運來，自價值上說，此佛像纔是雍和宮之至寶。宮裏頭的偏殿還供奉着關聖帝君，那真莫明其妙，老關性嗜殺，雖然盡忠漢室，却與佛教有什麼相干？

最後遊覽到東畔一座佛樓，由一個獐目鼠耳的喇嘛鬼祟祟地開了鎖帶我們進去，又把門關上，樓下供佛像甚多，照例的請我們行香，然後扭扭捏捏地引我們上樓，我說：『參歡喜佛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何必如此裝腔作態？』他答道：在『你們固不要

緊，却我們是犯規的。」我想未必吧，樓上有歡喜佛三尊，那喇嘛先把帷幔揭起，然後徐徐地解開袈裟，則見不像人形的歡喜佛各擁抱着一個女人正在交歡，那歡喜佛生着多隻手，手中拿着種種的法寶，身上掛着一大串纍纍的人頭，惡形惡狀比生番來得可怕，其醜態比上海的『磨鏡』還要難看，我們雖說是參歡喜佛，其實參了絕不能得到若何的快感。然而很相宜，叫喇嘛犯了規，只捐香資一元而已。臨出門時，他又詭詭祕祕地拿出一幅歡喜佛的畫像問我們可要買？因為好奇就出三元買得來，問他還有嗎？他去搜索了很久纔拿多一張出來。

出雍和宮走數十步即到文廟，這座廟宇年代甚久了，中有遼時至今的古柏。乾隆二年易蓋黃瓦，三十年頒禮器，周代法物，陳設殿庭。大成門內陳列石鼓，一邊是周朝的，一邊是做造的。周朝石鼓乃周宣王狩獵於岐陽，命史籀氏作文勒於石鼓，唐置於陝西鳳翔孔子廟，宋代移置汴梁，金代輦至燕京，元代置於今之聖廟大成門左右。清明仍之，

蓋二千年前物也。

中央公園，今改中山公園，原屬社稷壇舊址，民國元年纔闢爲公園。內中舊有的建築佈置已極精巧，古柏參天，尤具園林之勝。新的點綴亦佳，廣場中細草若茵，所植花卉亦合園藝的方法。歐美我沒到過不敢說，若在東方此園允稱第一，東京最有名的日比野公園與此比較不及甚遠，若上野，淺草更瞠乎其後矣。不過我要在此附帶說幾句，以免大家自滿。日本人在日比野公園旁把建築一座紀念後藤新平的公會堂，用費達百餘萬元，外觀既極美麗宏偉，內容的設備又極科學化藝術化，凡名人講演或游藝會都可以在此舉行，座位能容納數千人之多。試問中國人有此魄力嗎？紀念孫中山先生我是萬分贊成的，可是紀念而僅把原有的公園改個名稱，此則不但不能表示尊崇孫中山先生的敬意，而且充分顯露中國人情性的弱點。

科學古董化

唉！中國人慣會說空話，譬如對於宇宙，什麼混沌初開，乾坤始定，氣之輕清，上浮者爲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爲地。什麼七政，三才，五行如何相生相尅，講到之玄又玄，使人莫測其高深。而對於實用的科學，則很少有肯下死工夫去研究者，這也是中國人富有惰性的毛病。

北京的觀象台建於元朝至元十六年，那時已有渾天儀，量天尺，簡儀諸器。明清時又有南懷仁，湯若望等來中國傳教，對於天文學甚多貢獻。康熙年代製有天體儀，赤道儀，黃道儀，地平經儀，地平緯儀，紀限儀六件。乾隆九年製：璣衡撫辰儀及欒：滴漏堂，測量所，晷影堂諸所。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北京，康熙年代所製六件皆被德人攜往柏

林，歐戰後纔退還我國，現皆裝置台內，供人觀覽。

民國成立後，此台改爲中央觀象台，曾添置多少新式的測候器，並設專員管理。我於民六初次到北京時，高魯爲中央觀象台台長，高係法國留學生，與吳李蔡友善，曾刊行一種觀象雜誌，對於天文學的理論頗有發揮，可惜也是祇尙空談，在任數年，未見多置儀器。國民政府成立後，高被簡爲駐法公使，以學者爲外交官，在我國此爲創見，然苟非適逢其會，正值吳李蔡當紅的時候，窮書生未必這麼容易得志吧。

中央觀象台，顧名思義應該是一國觀測天象的總樞紐。呂宋不過一個小小的殖民地耳，西班牙於三百年前就設立一所天文台，設備的完全，至今還得稱爲東亞第一。我曾進去參觀一次，那望遠鏡之大差不多同日本長門艦上裝置的大砲一樣，機括一動則自行旋轉，其他的儀器也甚多。該台設有研究院，很多專門學者和學生不斷的在研究。返觀我們這個觀象台，除却前人所遺留的之外，新式的儀器差不多一無所有，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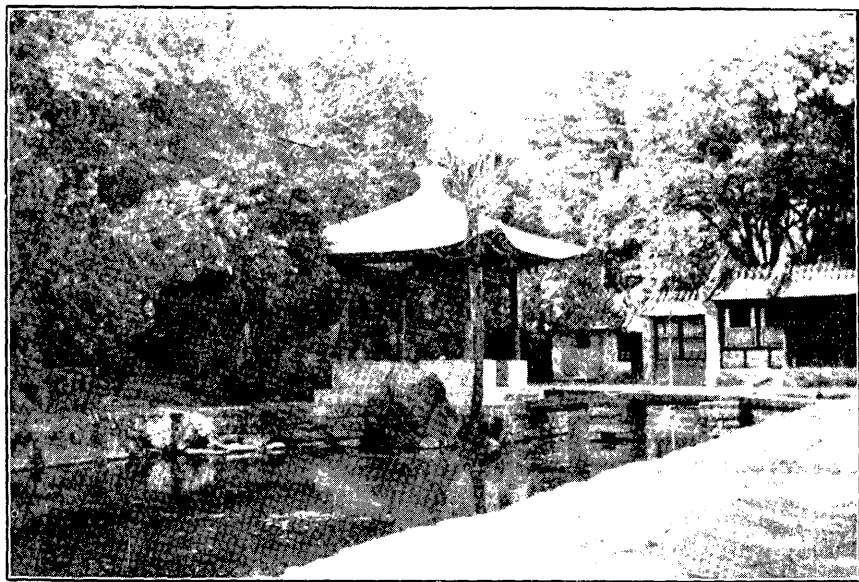
里稱得中央觀象台連一個測候所都够不上，要名稱其實只好叫做『古代天文儀器陳列所』比較確當。現在的博物院將古物分類整理，是謂古董科學化，若北平的觀象台僅以古物供人觀覽，我說：這是科學古董化。

好個和平仁厚與天地同意的妖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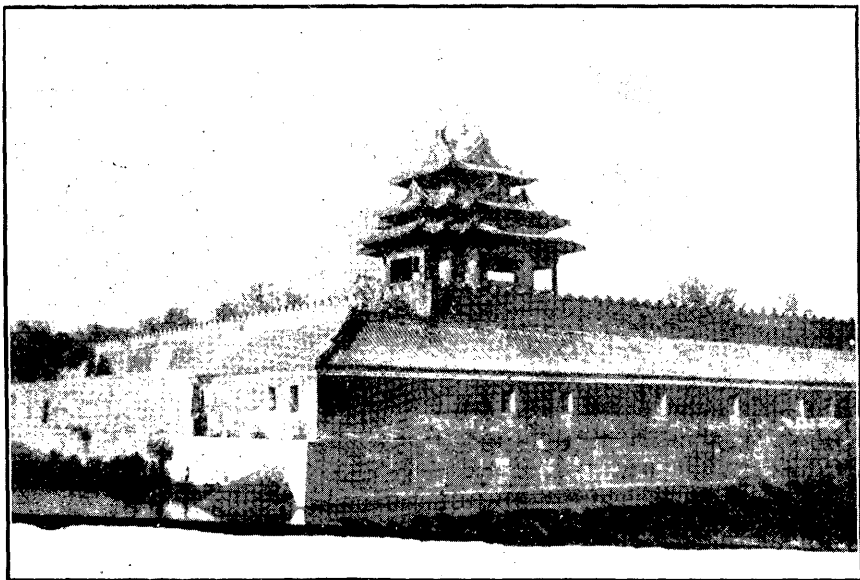
由青年會門口乘長途汽車直達清華學校，即訪馬約翰先生，馬先生雖是個同鄉，因他自小出門，鄉話已說得不很流利了。蒙馬先生導入校內參觀一週，時值暑假，甚覺寂靜。建築和設備以圖書館為特色，次則體育館，馬先生係體育主任，此次赴遠東運動會他做總領隊。清華經費之充足為國立各大學首屈一指的，因此逐鹿者多，現在校長問題還沒了結，一迎一拒，不知道要鬧到何時方休？

由清華學校到頤和園已不多路，僱洋車只須兩角，我們的運氣特別好，此遊碰着門票各減半價，連參觀古玩券，平時是四元一角，現在半價只要二元零五分。園內設有案內者，我們原用不着人家領導，因為他是靠此爲活的，不要使他失望，所以也就不好意思拒絕他的殷勤，而將領導權讓給他。酬金定例四角，酒資在外，我故意問他：酒資也有定例嗎？他說：隨意給的。我想這太含混，不如跟他先講清楚，於是我就對他說：那麼我要給你的酒錢也是四角吧？願意纔一塊走。

呀！這是頤和園，這是慈禧皇太后將國民要重興海軍的款移來修理的頤和園，老傢伙也跟乾隆一樣愛寫字，而最得意的是大圓寶鏡四個字，凡是大圓寶鏡的匾額當中又一定要蓋上『和平仁厚與天地同意』的御寶，唉！好個和平仁厚與天地同意的妖孽！喪師辱國，是謂和平。塗炭生靈，是謂仁厚。天昏地黑，實與同意。不知道營造阿房宮的秦始皇也有創立什麼好名詞唉？



西山八大處之一



紫 禁 城 角 樓

頤和園又名萬壽山，乾隆初年已建寺宇，南巡回來之後，乃仿江南名勝，踵事增華，遂成京西之勝境。咸豐年間，鴉片之役，英法聯軍破北京，此園亦被燬。咸豐雖閹弱還算知恥，自己說他曾出奔，死後不敢享祀歷代帝王廟。獨慈禧老妖恬不知恥，晚年益荒淫無道，擅權誤國。亡國之禍，迫於眉睫，她還是只圖自己的享樂。光緒十四年，大興土木修理頤和園，隔十多年拳匪作亂，聯軍攻入北京，俄意英皆駐軍於此，城下盟約既簽，外兵撤退時，寶物盡被輦走，殿宇亦多損壞，有一片箝在石壁上長四丈闊二丈的大玻璃鏡也被挖去。至光緒三十九年，老妖要大做其聖壽，乃移重興海軍之款以重興頤和園，其闊也就可想而知了，她的華麗用不着我再來鋪張。

我們先遊覽山前路八大處和山前六小處，然後至長廊吃午飯，區區四樣菜，索去七八塊錢，那一定是案內者的花樣。飯後，乘大船遊昆明湖，至龍王廟，徘徊於十七孔橋，過八方亭，觀銅牛了後再上船，將駛回北岸，中途忽遇暴風雨，安靜如鏡的湖水，突然興

波作浪，很像老殘遊記中西湖出蛟的光景一樣，我雖無勇，倒也準備要批逆鱗。船在這風雨飄搖中，四個撐篙者使盡氣力終是持撐不住，被風吹靠南岸幾乎撞破，急登岸避雨，歷長廊而到剛纔吃飯處。原想這是六月的過雲雨，不久可霽，天晴後還要拍個像哩，豈知天色越來越陰沉，風雖息了，雨尙不停，一直候到六時許，看看黑雲四佈知道這是老天故意不作美了，回去罷！將奈我何？

糟了！此地原有直開城內的公共汽車，因大風雨都開走了，要再開來不？却不知道，洋車則爭搶生意，講好拉到西直門內搭電車處只二角半。討厭的案內者，例費和酒錢共只八角，我拿一元給他，不但不找出來還要滿口高陞，和蒼蠅一樣討厭的任揮不去，面目怪可憎！

日落西山興未闌

七月十三日。我們此次來北平，因東京陳雪鋒君的介紹而得到一個新友——楊天求君，他是個勤勉的學生，連日備承照應，消耗不少的時間，我們心滋不安！今天要遊碧雲寺，香山，八大處等，因為他會攝影，而且比較的熟悉，故又挽他同遊。汽車料金真便宜，議定來回十元，出城去要納路捐一元又是歸他的。早上八時就動身，出西直門先到燕京大學，這是天求兄要我一位姓周的同鄉一塊遊去的，找不着，我們就隨便的參觀一下。燕京是後起之秀，經濟來源又是美國，所以模規已不遜清華。日本人常說美國在中國佈着大學網，哦！這個「網」倒很可怕。但是，敢問：日本在中國所佈着的是些什麼？

由西直門到頤和園道路還好，過了頤和園要上碧雲寺的道路就很壞了，沒到過的決不相信，以爲去年總理奉安纔修造的哩。不錯！不但當時的報紙是這麼吹，就是現在路旁還樹着：『中華民國第一集團軍……軍築路紀念碑』北魏的大字寫得極其蒼勁可愛！中國的文化就在這一點，路是容易壞的，何必認真築造？紀念碑是永存不朽的，自當鄭重將事。不過中間也有幾段還堅整平坦，這或者是督工的忠實認真的好成績吧？若然，有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矣。

碧雲寺原無籍籍名，自總理遺體寄厝於此，寺名始馳中外。討蔣第八方面軍總司令樊鐘秀，前月在信陽被寧軍用飛機擲炸彈炸死，骨肉粉碎，厥狀至慘，現亦停靈寺中。繼茲以往，碧雲寺恐將變爲偉人的冥府矣；寺後最高處有石塔一座，題『燈在菩提』四個字，建築，彫刻，皆極工巧，亦近世不易多見之物也。碧雲寺外有一座嶄新的中山紀念臺，簡陋到不堪寓目，我們看了馬上聯想到碧雲寺，中山公園，中山堂以至連日所遊

覽的一切一切名勝。從前竭天下民力以奉一己者，還能留着這些建設，貽惠後人。若現在的軍閥搶的錢就寄存外國銀行，誰肯借花獻佛，拿出一部分來建設以貽惠後人呢？不用說別的吧，孫中山先生是現在的闊人們都戴起來做招牌的，開口總理，閉口也是總理，比耶穌教徒誦念救主耶穌來得虔誠。可是在北平所紀念孫中山先生的除了把中央公園改爲中山公園，鐵獅子胡同的顧維鈞公館改爲中山行館之外就找不到別的，有之就是碧雲寺外這座值得千多塊錢又簡陋又粗劣的中山紀念臺吧。

久聞熊希齡在香山創辦慈幼院，十年來經營擘劃已成一學區。現在順路進去參觀，蒙派該院第一期畢業生王波泉君招待並導至各部參觀。王君湖南人，現任該院教席。

香山慈幼院創辦於民國六年九月，原名爲慈幼局，當時因直隸，京兆兩省區發生洪水巨災，熊希齡督辦京畿水災河工善後事宜，曾在各縣設留養所百餘處，又以難民

就食京畿者甚衆，故於北京特設慈幼局，專收養被災之男女兒童千餘名，施以相當之教育。至民國七年水患漸平，各兒之家長，羣來領回，所餘無父母無家可歸者，尚有二百餘名。乃商於徐世昌，向清室撥用久廢的避暑行宮——香山靜宜園爲基址，建立慈幼院。其中兒童分爲兩部，一，水災殘餘兒童二百餘名。二，京師旗漢籍兒童五百餘名，合共七百餘名，於九年雙十節落成開學。

此外還有民國八年，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五省旱荒，在北京設立災童臨時教養院，共有兒童三百餘名，至九年賑務告終，各兒童之家長領回者不過百餘人，尙剩二百餘名無家可歸，於是又歸併於香山慈幼院，此時的學額已增至九百餘名了。

此後又收容湖南送來的災孩百五十名，接收葉恭綽等所辦的貧兒院兒童百餘名，又因香山附近各村莊地方貧苦兒童爲數極多，故爲之籌設附屬小學四所，收錄男女兒童百六十名。該院又以處置不良兒童的困難問題，曾設一感化院，施以個別的教

養。後來司法部又將所修築的感化學化亦委託該院辦理，乃遷併爲一。分別犯罪與犯過兩部，犯過者乃本院的學生及院外送來的附學生。犯罪者則皆司法部監獄選來的幼年犯。犯罪者能改悔，可升入犯過部。犯過再改，更可升入本院，藉此以爲獎勵。共有兒童六十餘名。

現在該院的學生共有一千五百二十人，其中籍貫各省均有，惟以北方爲最多，列表如下：

省	區	分	收	養	兒	童	數	目
東	三	省	八	名				
直		隸	三	百	五	十	七	名
京		兆	三	百	八	十		名

安	江	湖	湖	四	甘	陝	河	山	山
徽	西	南	北	川	肅	西	南	西	東
七名	三名	二百十二名	十七名	十六名	一名	三名	六十三名	十一名	二十九名

江	蘇	四十一名
浙	江	二十一
兩	廣	九名
福	建	一名
滿	蒙	三百三十名
西	藏	一名
朝	鮮	九名
合	計	一千五百二十名

以上各省區之兒童家世，除因水旱被難之士農工商各平民之外，還有滿清家室與滿蒙旗籍之貴族後裔，革命志士之遺族，歷年戰爭陣亡將校之遺孤。更有近年北平

官警因生活困難，或其父母死亡，家庭禍變，無所依靠的兒女。茲分別如下：

家 世 別	人 數
士	一百十二名
農	二百九十一名
工	三百四十九名
商	一百九十一名
清 宗 室	二十七名
滿 蒙 官 吏	二十二名
漢 籍 官 吏	七十五名
軍	五十一名

北平香山慈幼院組織系統圖

香山慈幼院董事會

總院
院長
秘書

全院事務會議
總務股計主任
各分校主任

會計股	教育股	總務股
主任	主任	主任
出納課 核編課 資產課	視察課 訓練課 圖書課	文牘課 庶務課 衛生課 檢察課

全院教育會議
教育股主任
各分校主任

各種委員會

第六校
主任

第五校
主任

第四校
主任

第三校
主任

第二校
主任

第一校
主任

大學部	中學部
師範	中學
職業	畢業
畢業生	畢業生

職工部	職業部	農業部	織染部	陶工部	機械部
慈雲	慈祥	養蠶	化學	陶工	機工
地毯	印刷	蜂場	學工	工場	工場
工場	工場	場	場	場	場

中學部	師範部
師範	師範
男女	男女
學校	學校

小學部	香山部	本校部
兒童	香山	本校
教養	教養	教養
第三所	第二所	第一所
校	校	校

蒙養部	嬰孩部
蒙養	兒教
園	保園

私立附屬各國內大學校

高小補習班
初小補習班

高小補習班

農業補習班
專工補習班

師範班
師範班
附小
師範班
中學班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幼稚師範練習班

蒙養班
保婦養育班
嬰兒班

警	六十八名
革命遺族	二十三名
富室附學	六十四名
教職員子弟	四十八名
其他未詳	一百九十名
合計	一千五百二十名

該院注重實用，採半工半讀制，多設工場以覘兒童個性之相近，俾得收擇業與樂業之效果，其組織系統如次：

該院創辦之初，純屬慈善性質，後來歷經多次的改革，始進而為教育試驗之學校。校舍建築雖不及集美學校的闊綽，而教育精神則勝之。至若對於附近鄉村之感化力，

更爲集美學校所不及。該院雖未自辦大學，但設有大學部，擬訂升學的辦法，使孤貧的天才學生得受高等教育，誠法美意善也。茲將大學學生收錄章程摘錄於下

一、本院大學部附設寄宿舍於燕京清華兩校之間，以便通學。仍派職教員爲管理員，其他各省大學如附設寄宿舍亦照此例。

二、中學正額生畢業有升學程度者，考入燕京清華兩校，准入本院寄宿舍。但其學膳宿費及書籍等費，應照貸款章程，由本院担保，向香山農工銀行借墊，俟畢業後於其服務機關薪俸項下按年攤還。

三、院外中學畢業之孤貧天才生，亦可由該母校校長證明介紹，連同醫生檢查體格表醫院核驗合格，准其入住本院寄宿舍。其貸款章程亦可照本院學生待遇，但須由其母校校長担保，倘違犯院章條件革除出院，及中途無故退學者，應由該母校賠償各費，其條件另定之。

五、本院正額大學生，除求學外，須兼習工作，所得津貼，准其存入農工銀行，作為購書及其他抵銷借墊各款之用。

七、大學生未畢業，而因家計出院作事者，亦照第二條計算在學年費，按年攤還。

八、以上各大學生借款數目，應於正費之外，加入每年保險費三十元。此費仍存香山農工銀行生息，或代為貸放。

九、認借保險費之大學生，每十人為一團體，此十人中如有不測事故，其借款損失，即由此九人保險費中攤還。

十、以上團體，如於畢業後攤還借款終了時，均未發生不測事故，則此項保險費，仍由香山農工銀行清算本利，如數歸還，各自具領。

我們參觀全校各部，歷三小時，還像走馬看花。最感覺有趣的是參觀嬰兒班時，正值他們吃午飯，每桌四個小孩，由一個年齡稍長者代分飯菜，非至分給停當，毋敢動箸。

諸嬰兒嬉皮笑臉，滿室和氣，我說：這是天堂啦！假使能將這樣的辦法擴大，全國遍設兒童公育機關，則最難解決的家庭問題已解決一大半了。

末後，由王波泉君導至熊老先生隱居的雙清別墅，其地甚清幽，雙清係泉名，孫君連飲兩三碗，據說味甘美。此時大家都餓了，飲水不足療飢，乃急驅車覓食。

熊老先生有好幾個女兒都已留學外國回來了，一個現在做第一校的主任。而男兒則只有一個，又自八九歲時即患大頭病，其頭日大，醫者束手，現年三十多歲，頭如五斗匏，行動困難，出入須人抱持。說也奇怪，我在東京慶應病院也見了一個，病象也差不多是這樣，聽說入院已經十五年了，第二年即不收費，但醫藥罔效，不過要留作研究的標本罷了。

西山面積甚廣，碧雲寺，靜宜園都包括在內，在極西端沿山有八處的寺宇。簡稱爲八大處。我們驅車直抵西山飯店，這飯店即在上八大處的路口，係新建築的西洋式的

飯店，午餐每客兩元，很可以吃。肚中燃料充實了，大家奮勇上山，不僱驢轎，一律步行。孫君的脚步進步很快，在日本時，登山要人攙，到東三省跑遠些還要叫苦，登角山纔見進步，今已追及我們矣。所謂八大處者都是平常的寺宇，無甚特奇，我們一處逛了再過一處，一直登達最高巔爲止。在這絕頂俯視北平四郊，浩瀚若大海，亦足以展拓胸懷。大家很高興的在這沒遮欄的山巔，拍照，休憩，耽擱至一小時許纔邁步下山。到了山脚，重入西山飯店喝些汽水然後上車，楊君命駕車別走原路，那駕車的就另走新路，駛向八里莊而來。八里莊有座古塔，俗稱八里莊塔，這是北平最大最古的塔，聞係元時造的。塔聳立於高粱園中，四邊皆沒有寺院，西下的斜陽把這座塔影映在叢綠中，既莊嚴而又幽美。夕陽已經掛在西山，天色快要黃昏了，大家還是游興勃勃，想要逛這逛那，可是遠的時間已經來不及了，近的都已逛過，那麼只好回青年會歇息。

半齣摩登伽女

凡到北平的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聽京戲，就是不懂得的去聽，好像必須如此纔不丟掉中國人的資格。可是我太無此清興了，十三年前我初次到北平沒上過戲台，此次再來也讓莊孫二君去聽，我自己願意偷閒多睡幾個鐘頭。他們聽戲回來常常對我鼓吹如何的好，我總不爲所動。四五天以前吧，報上登着吉祥戲院的廣告：尙小雲主演摩登伽女，尙小雲是名伶，摩登伽女是名戲，吉祥戲院又離青年會不遠，莊孫二君對此那肯輕易錯過，於是急急去預購門票，樓下正廳前排中列的每位一元六角，他們強要我多買一張，我起初還不想着，是準備讓給楊君的，豈知楊君也正和我一樣是個不愛看京戲的，那末只好自用了。

是晚八時半上戲院，座位已滿。台上所唱演的第一齣是取成都，鑼鼓鏘鏘鏘的響，我的耳膜差不多要被震裂。第二齣是游龍戲鳳，鑼鼓雖不若取成都的吵鬧，而那種吊膀子的醜態實在太難看了。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翦髮時裝四十多歲的胖太太，身大椅小因此她那隻如椽的玉臂常夾到我的身上來，莊孫二君爭相揶揄說：老王今晚豔福不淺呀！人多氣寒，熱到渾身是汗，臺上那單調而胡鬧的音樂是那樣的震蕩耳鼓，台下那吸煙的，嚙瓜子的已夠使人討厭了，尤其難耐的是茶房們的擲手巾，嘩哩拍拉不停的擲，眼睛常見着一閃一閃的白光，我生怕擲到我的身上來，這雖不是會傷人的武器，但是着實討厭啊！

九時三刻吧，所謂摩登伽女的好戲開場了，紅頭阿三模樣的印度和尚出台也會學中國的張龍趙虎唱名這還有點奇趣，到了飾摩登伽女的尙小雲出台那真使我見之欲嘔了。摩登伽女是印度人，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人，而他竟扮成極時髦的西洋

小姐，袒胸露臂而表演類似十八扯的科白，上下三千年，縱橫二萬里，不愧是綜合的藝術，誰說中國人不會創作，原來中國的創作天才獨薈萃於伶界啦。

我越看越討厭，座位上很像長出釘子的樣子，我終不能再耐了，不得已而向莊孫二君道歉，獨自跑出戲院，回到宿舍，我先自痛罵：我是俗人，我是俗得不可耐的人。繼自懺悔：我從此以後不敢妄附風雅了。

對不住，我太抹煞自國的藝術了吧？中國的古劇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這不但是一般保存國粹者常引以自豪，即學貫中西的名流以至於在社會上稍為出風頭的角色也以能唱兩句纔顯得不俗。抑不但中國人耽好，連久居北平的木屐兒也有中國戲迷者。同種同文的日本人偶有幾個耽好中國古劇的還不稀奇，這次梅蘭芳到美國去竟然大受美國人的歡迎，而榮膺博士頭銜以歸。如此一來，不但梅蘭芳志滿意得一般國民也莫不視為中國藝術的發揚而額手相慶。獨我這俗人則自不解：我國的傳奇雜

雖盛自元代，但今之戲劇與昔之戲劇是否相同？我這外行人不敢說內行的話，而以涉獵所得，則元曲嬗演而成崑劇，自明迄清中葉皆演之。咸同以後，亂彈代興，民國以來，更風靡一時。有人推論中國『崑』『亂』興廢的理由，說是亂彈通俗易解，且名伶能自創歌譜，富於變化，足使一般悅耳娛目，風氣既成，好者愈多，遂如今日之流行。好亂成性的中國人，耽好這種單調而胡鬧的戲劇固無足怪，若美國人之歡迎梅蘭芳，我的確不敢相信中國的『亂彈』足以供彼白種人之欣賞，然而梅蘭芳竟獲博士，輦金鎊，奏凱而歸……

中國的伶人本極卑賤，梅蘭芳出身相公，相公者，男妓也。滿清時，京都宴會，公然召相公賄酒，穢褻無異嫖娼。入民國後，自由主義雖未普及於一般國民，而伶人却因此而抬高其地位。更有亡國大夫，無聊文人，以文學的冕旒戴於伶人頭上，遂使一般人愈益麻醉，風氣既成，不特不再視伶人爲卑賤，且以倣效伶人而自儕於風雅矣。其實藝術的

意義若何？藝術的價值何在？有幾個人懂得？

美國人豈真能夠欣賞中國戲劇？不進化的中國音樂和戲劇豈真值得美國人欣賞？我以為此次梅蘭芳到美國是去暴露中國民族性的污點，是去丟盡中國人的臉。他們美國人的歡迎是一種好奇心的表現，飽暖的美國人花幾塊錢去看梅蘭芳的戲，當他們興高采烈時是喊着：不可思議的中國人呀！他們只是驚奇那種變態的表演，却還不知道更有變態的性能，假使就此努力宣傳，給美國人的好奇心能更進一步，則中國的兔子當可與麻雀並駕齊驅，越太平洋而盛行於新大陸，豈不懿歟休哉……

同車也須共濟

北平的名勝差不多逛完了，我們本想出居庸關經張家口而至大同，後來聽說那

兒的蚊子很利害，我們俱是退化的皮膚，缺乏抵抗的能力，怕會咬出病來。而且當這高梁茂盛的期間，正好盜匪橫行的機會，因此就把全般的勇氣都消於無何有之鄉了，現在只想在那比較安全的地界遊覽。十五日晨，七時五十分由西直門站乘平綏車出發。這班車只是三等的沒有頭二等，不真的三等車只有一格，其餘皆是貨車，或係畜牲車。車開到站時，有坐位的三等車早已擠滿了，我們只得跟人家同上貨車——不定是裝過牛羊的車，像我們這些南洋伯，坐車貨的機會比坐花車更難得到，今天不能不視爲異數，同車的乘客，凡稍優秀者莫不受龐若驚，不敢安坐，各使脚力，戰戰兢兢地站着，可是車一震簸則如恭迎聖駕一齊拜倒矣。經過幾番摔倒之後，大家有了經驗，於是手牽手團結起來。分則易析，合則難挫。果然自大團結之後即不再跌倒，始信同車也有共濟之義。此行是人地生疏，我們只打定走到再想，想了再走的主意，並無一定的目的與計劃。車票只先買到南口，車到南口停半小時，查問的結果，再購票西上。火車已改換車頭，

因鐵路自南口站起蜿蜒登山，須用特種車頭自後推進。至居庸關形勢漸險要，盤旋再上，愈益險峻。最高處拔海三千餘尺，逾此漸低，卽到青龍橋。

平綏路之築造，賴詹天佑先生苦心擘劃以底於成，好吃現成飯的中國人，當時能够造成此路，已惹動全世界的贊嘆，故凡遊華北者莫不西上青龍橋，其目的雖欲一觀塞外風光，而展覽詹氏之成績，實爲跋涉之主因。現在青龍橋站供奉詹氏之銅像，所以崇功也。然而好吃現成飯的中國人依然是不爭氣，此路多年失修，已將廢墮，詹氏有靈，其悲憤爲何如耶？

登北達嶺

自青龍橋上八達嶺不過兩三里路，我們初時却不知道，車站備有山轎，訂價每部

來回一元六角，不得例外需索，因受不過脚夫的招徠，就坐上轎去，轉彎抹角，十多分鐘即到八達嶺的關隘，早知這麼近，就使莊孫二君因好奇而必欲坐轎，我也要單獨步行。至關隘下轎，即步登長城，城垣依山築造，西上至甘陝，東下迄山海關。在弓矢時代，這樣的防禦工程確是天塹難渡，然而披覽歷史，數千年來常被戎夷的侵略，長城之不守固非止一次，這就是子輿氏所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我們早上僅吃兩碗稀飯出門，在火車上時原想到青龍橋要吃午飯，那里知道青龍橋站是那樣的荒涼，不但沒飯吃，連茶水都沒得喝。步登長城上第一座的堞樓時，因腹中飢餓，早已有氣無力了，同車來的有一陣男女七八人的遊客也跟到，大概他們是老在行的，自帶許多的點心和茶水就在堞樓中圍坐享用，我們受了食慾的引誘，深悔來時不帶些食品。然而悔之何益？只得提起意志來鎮壓肚子裏的暴動，命令雙足向那

高插雲際的磚階一級一級奮勇直上，我當先步至最高的堞樓上，早已前氣接不着後氣，回頭只見莊君像傀儡般以手扶脚懶懶地一級一級上來，登二三十級即停，停了又登，歇息了好幾次纔趕上堞樓。孫君則更可憐了！他還遲疑於第一堞樓，進不能退不得，瞧我們在高處揮着手巾招呼，乃有氣無力地像小孩學步般上來，不曉得經過若干次的歇息纔到中程，我和莊君假擲繩子給他，又作勢的一步一步直上，他因受我們這樣戲弄也忘了幾分的辛苦，於是奮起精神拼命趕上。

八達嶺在昔係國防要塞，而今時移勢變已不復爲人看重。雄偉的長城只供中外遊客的憑弔，重疊的峯巒也無復披堅執銳的武士蹤跡，只有成羣的牛羊點綴其間。我問了好幾個牧牛的青年，他們都是不識字的，據他們說：附近數十里，不但沒有學校，連一家私塾都沒有。像這樣，黃帝之子孫不淪爲黑奴者，我總不敢相信！

天氣變化真快，剛上來時甚清朗，轉瞬烟霧迷空，東西莫辨了。山下火車轟轟地開

入站去，轎夫們都說這班車趕不上了，那可不得了，耗費時間事小，腹中革命事大。幸而下山比較免費力，大家進行都很順利，至關隘坐上轎子，脚夫很賣力地放步狂奔，汽笛呼呼地響，烟汽騰騰地上升，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大家都有僥倖趕得上的期望。下轎時急攀上車，站中的辦事員喊道：別忙，等着您哪，要不是早已開了，您先來買票然後上車吧。哦！原來火車也可以這樣的遷就，我想今天能夠受着這樣的特別待遇完全是出於轎子之所賜，倘若不坐轎，他們即使明知是要來趕車的也未必肯等候吧。

這班車是從綏遠開來的，頭二三等都有，我們是購二等票，可是和三等的却沒有什麼差別。頭等裏除兩個外國人之外就是一個中國官，免費是官員應享的權利，其關宜也。我們已經又飢又渴了，瞧着車中有賣汽水就買三瓶要來解渴，那里知道一入口是那樣的難飲，看牠的嗒頭是東四牌樓東路北豐記汽水公司的出品，這真是二百五，像這麼惡劣的東西，難道也有人肯作第二次的光顧嗎？該公司也能够繼續存在嗎？大

家既不能下咽，而甘放棄每瓶兩角錢的代價，我就從窗口傾倒出去，孫君說：何不留給小販自己渴？我答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騎驢探居庸

上午經過南口有旅館的接客的上來招呼，他看出我們是南方人故說他的老板是廣東人，那時我們即刻回想到吉林的嶺南樓，所以也慢應之。這次的車雖祇買到南口，但是否在南口過夜却還在猶豫。車開入南口站時，先前來招呼的又恭恭敬敬來迎接了。我們的脚雖然跟着他們走路，而心裏却還算想着這旅館的被鋪也許和嶺南樓一樣的骯髒吧？入門，氣象極佳！上樓，更覺迥異尋常！於是大家驚異着說：南口有此管理周至的西式旅館真是意想所不到的。主人伍君是個六十多歲而精神矍鑠的老翁，他

以鄉親的熱情來款待我們，尤覺得和藹可親。我們聽着伍君的指導，每人先吃了兩碗雞絲麵去平定腹中的暴動之後，就騎驢再向居庸關進發。沿途的道路崎嶇，沿途的山川險峻，沿途的居民窮苦，他們大多數所穿的衣服何止鶉衣百結，有很多是破爛不能蔽體了。所經過的地方，那種蕭條的氣象，直使我們疑惑不是站在二十三紀的天地中。約莫走了兩個鐘頭纔到達居庸關，天上黑雲密布，雨颯颯下地來，寂寞而荒廢的居庸關屹自峙立，道旁固也有幾戶人家，而通衢上却是靜悄悄閱其無人，有之，則惟我們三人徘徊於此荒涼的關下，鑑賞着回紇，大夏，遼，金，元，明，清歷代的碑碣和彫刻。雨越下越大了，看看又不是即刻能够晴霽的，塞外的野風一陣一陣吹進來，兼之衣服已濕透，更覺寒氣襲人，大家不遲疑地主張冒雨而歸，行至中途，風和雨都起勁兒地跟着來，看看非暫時避一避不可了，到了一處可以避雨的地方就下驢來。此處有一家店屋，但是現在已不做買賣了，門柜上坐着一個形容枯槁的中年婦人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一

個十歲的女孩，這是母女無疑的。她們正在拿着針線釘那用破布來製造的鞋底，那十歲的女孩乍見生人急躲在她母親的懷中，我問她幾歲？還是她母親代應的。那十六七歲的村姑娘羞澀的神情更好看，我們爲避免吊膀子的嫌疑，所以不敢跟人說話，她則像畏避又像愛看的樣子常常偷着眼來瞧我們，可是她的雙眸如電光一閃卽又把頭低下去。我注視她那五寸來長的尖尖小腳兒正自出神，被她猜出了要屈避而無從屈避極其侷促不安，我並不像風流才子們喜歡鑑賞瘦小的金蓮，我正在默想：像我國這樣的情形，恐怕百年後還能瞧到小腳，爲民族的前途着想，真是無限的悲哀！

狂風暴雨稍停了，我們急再上驢向歸程邁進，因恐風雨來襲而忘道路崎嶇難走下去，幸而我的駕馭術還不弱，故使牠不得逞。莊君因爲注全神聽驢夫告訴我：南口的鶴子既多且美而又便宜的一些趣聞，猛不防就被牠摔下去，跌到兩手出血，唉！我們被

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我們被軍閥資本家的蹂躪，只是俯首帖耳聽他們凌辱。幾會能够報復，給他們一次皮破血流？我越想越慚愧：自詡爲神明胄裔的中國人竟驢子之不若！

回到南口旅館已是黃昏時候，急即沐浴更衣然後吃飯，主人爲我們特備粵菜，六炒兩湯，俱係佳肴。本想吃飯後到街上散步，因夜雨連綿致行不得。風雨樓中，主客歡談，伍君爲我們講詹天佑的故事和當年南口戰役的狀況，亦莊亦諧，殊足解頤。因明早四時即將赴平昌縣遊覽明朝的十三陵，故於鐘響十時即各回房就寢，暑氣已被風雨迫退，今晚定可酣睡。

十三陵

老人好像司晨的靈雞，三時半即來叫醒我們，盥漱畢，早飯已經擺好，匆匆吃了即

上轎，伍君除爲我們備辦點心汽水之外，又派他的長孫騎驢跟我們出發，招待可謂周到極點！在晨光稀微的時候，三頂轎一匹馬，馳逐於高粱叢中，我覺得很不像是在遊客。經過村舍，那負着警衛之責的狗卽汪汪的狂吠以盡其職守，走一小時許得到廿里外的一個地方，脚夫看見一口井卽停下喝水，那井深可百尺，望望暗黑不見底，聞蘄北泉源極少，鑿井至難，食水已感缺乏，灌溉更難利用，不知將來能用科學來解除這種天然的苦厄否？

六時半到十三陵陵道外的大石碑樓，原來所謂十三陵者其面積極廣，實佔有天壽山全部縱橫數十里之地，每隔數里營築一陵，爲數共十三，故名十三陵。日下舊聞載：『永樂初卜陵，衆議欲用潭柘寺，永樂獨銳意用黃土山，卽此天壽山也。』又西京四聞錄稱：『明陵擇地，或云山東王賢，或云江西廖均卿，所聞異辭，難以懸定，据此則永樂考卜之說較爲可信。』帝王信堪輿亦不能保其社稷，一般迷信風水者可以悟矣。十三陵

曾被李自成毀過，至乾隆時纔修理，乾隆五十年御製哀明陵十三韻，連譏帶諷，胡謔一大堆，此碑之在陵道中的御碑亭裏。要逛完十三陵須費整天的功夫，我們既限於時間，且全遊也不過如此，所以採取『摘要』的方法，先遊長陵，這就是成祖文皇帝的陵，其陵殿的木柱大可兩人抱，堅實如舊，絲毫不朽。文皇帝的陵碑，傳係雞心石，其價等於玉，值錢無數。永陵已傾圮不足觀，定陵有一座石碑，上端現着一個團圓的月影，全碑又有無數的星宿很像天空，以此稱爲月痕碑。思陵——卽莊烈愍皇帝的陵，係亡國後，順治十六年營葬的。規模狹小，建築粗陋，在在足以示人以此係亡國皇帝的坟墓。離思陵里許有太監王承恩的墓，牠的頭銜真長，（太監是不男不女的東西，其代名詞，用「他」不合，用「她」也不合，只得暫用「牠」來頂替，待新字製出當再改換，讀者以爲如何？哈哈）現在把牠鈔下：『原任總督天下各鎮援兵督察京營戎政勇衛軍門掌御馬監司設監巾帽局寶和等店大庖廚秉筆太監』共有四十一字之多。順治二年有御製旌

忠碑，獎勵臣僕，盡忠盡節，大有深意存焉，豈哉獨夫！

這樣匆匆的遊覽，已經費去四小時的光陰，而所得的結果，只有銅駝荆棘的感慨，絕少山水林泉的興致。

鑑賞不盡的曲線美

自南口往十三陵，又自十三陵回南口，跑一個圈兒約七十里的路程。沿途所瞧的婦女大概都是赤膊，只有年輕的用一條兜肚形式的布圍着，那條又鬆又薄的布實在有等於無，在陌頭上迎風招展，雙峯畢露，一瞧生人經過則羞澀地用手遮住，這是十六七歲的少女們的神情，若二十歲以上的中年婦女却很自然，她雖赤膊着見生人走過也不遮掩。可是她們或因營養不良，或因勞苦過度，肌肉大抵是枯黃的瘦黑的，雖有

曲線而不能瞧出她的美。本來美醜是跟着經濟條件而成的，像她們這樣的生活環境，怎能够產出美人兒？倘若經濟條件能使她們的生活滿足，非洲的黑人也會長得很美麗的。

日本的女人，平均美的多於醜的，這就是經濟條件和生活環境使然。我說這話不太荒唐吧？自古說：佳人難再得。日本的美女那有怎麼多？此話應解釋一下，美和醜乃相對的名詞，凡有幾分姿色者即謂之美，必如無鹽，嫫母纔謂之醜，日本人大概都能够保持水平線的生活，而女子至少也可以享受尋常的義務教育，她們對於身體的營養和精神的營養都不致缺乏，要不是先天的醜陋都可以保有幾分的姿色。若中國的窮苦女人們，先天本不醜，特因生活的環境惡劣而致顏容消損者比比皆是。唉！天災人禍紛至沓來的中國，人民救死惟恐不暇，還談得到什麼美和醜嗎？

南口戰蹟

當我們的歸程，南口車站的附近，還殘留着縱橫一二十里的大戰壕，這是當年國民軍抵抗奉軍的戰蹟。南口地質多圓石，大小不一，掘壕甚費力。國民軍入北京時，預爲將來退路計，先僱民工開掘經年，又令工兵修築若干時日始告完成。這種戰壕若在國際的戰爭未必有若何的效用，而在中國的內戰，因炮火的力量不大，遂特顯其防禦的功能。當時的國民軍能够支持至兩三個月者，完全是賴有此堅固的戰壕。至於死傷之數，初時傳聞至以萬計，其實不過三千人，而其退也，固不盡是爲敵人的火力所壓迫，內部之瓦解實爲主要的原因，蓋當時馮玉祥爲欲避去對方的目標而遠遊莫斯科，由張之江代行總司令職權，張庸人也，對外則奴顏婢膝，求妥洽而不可得，對內又不能懾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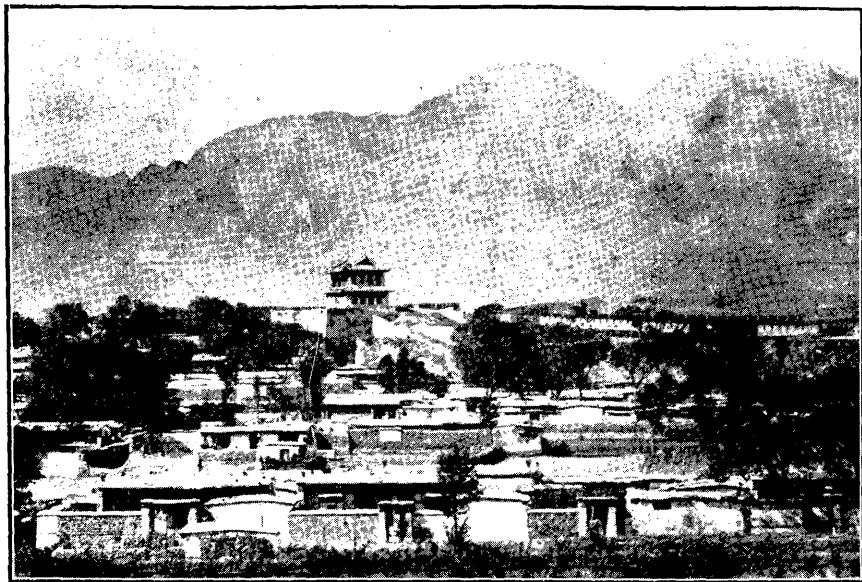
部曲。聞當戰事劇烈的時期，曾下令全軍按時祈禱，希望借上帝的力來擊退敵兵，這種舉動與太平天國如出一轍，若使他幸而成功，天父、天兄的笑話必將難免。然而他失敗了，他覺悟着堅固的戰壕，不足以抵禦猛烈的炮火，於是這幾年來他就盡力提倡國技，希望以『內功』來禦『外侮』，與李景林將軍相得益彰，拳術萬能之說，至今猶盛。而馮氏近年來也，似已厭棄新式的武器，此次在河南督師，常以大刀抵抗寧軍的機關槍，而凌厲無前，名馳中外。大家誠能竭力保存國粹，國家不是快亡就是快統一，老百姓倒也省得多受殃。贊成！贊成！

十二時回到旅館，午飯已擺好，竟是西餐，且係精饌。吃完即預備上車站等待一時的快車。主人十分懇切，贈給我們每人各兩三錢重的古柏，據說這些古柏是如何的貴重，能治咯血諸症，我雖不信，但恐却之不恭，也只好拜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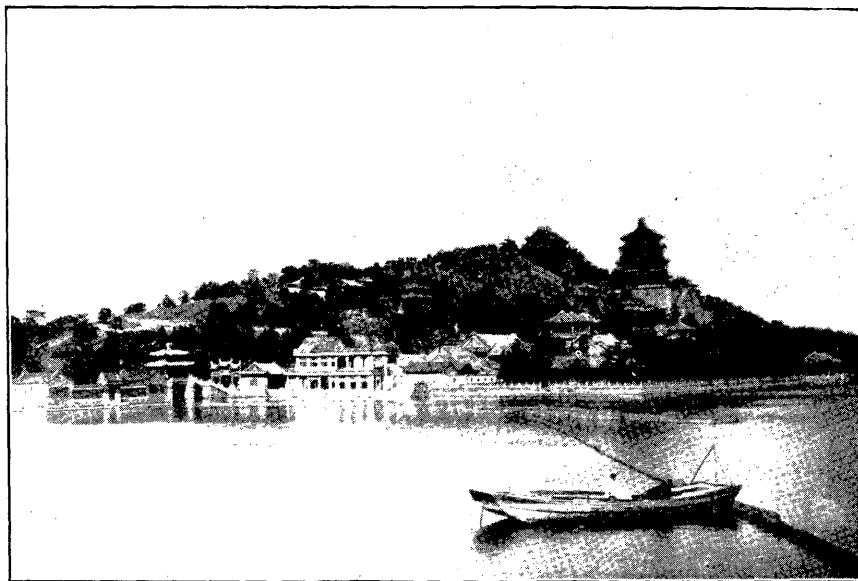
上車站等了一會兒才知道火車又在路上出毛病，至快須再兩小時纔能到。我們

就乘此暇晷在近處暢遊以補昨日之不足，車站的西畔有一座嶄新的白石紀念碑屹立着，這是馮玉祥新近爲南口戰役死難將士立的。繞過紀念碑又是殘留的戰壕，旅館的侍者講當時的情形給我們聽，極繪聲繪影之能事。我們頓憶起昨天的趣聞，卽令侍者作響導，向那倭屋比櫛的小胡同進去，侍者告訴我們：這就是平康里，娼寮共有數十戶，娼妓共有數百人，夜度資至多一元五角，也有一元的。由此證明昨日驢夫的話，『多』不錯，『便宜』也是真的，『美』就不敢領教了。奇怪！小小的南口爲什麼能够容納這許多娼妓？出了平康里就到大街了，這是南口唯一的街市，店舖約有數百家，景象還不是很寂寞，如此一遊，兩小時的光陰消耗完了，遂重入車站。

四時車到，卽刻開去，大概是因爲時間的關係，所以開足馬力，加急前進，五時已到西直門站。候客的汽車夫看我們是阿木林，故意抬高價錢。但凡含有『敵』的意味者我總不使他得志，所以我們就步行進城，乘電車回宿舍。



山 海 關 街 市 全 景



萬壽山全景

不可忘記的一件事情

此行有一件不可忘記的事情是：昨天在西直門站要買車票的時候，有一個兵士很和氣的要替我買票，我很錯愕！我想也許他是認錯了人吧？兵士的天職是要欺負老百姓的，現在他竟然在車站替老百姓買車票，天下沒有這麼好的軍隊吧？然而他的確是誠意替我買好了，哦！原來是晉票不能兌現，而據總司令部的通告：凡買車票者得用晉票半數。他是爲着使用晉票，所以他是誠意的要替旅客買車票。

北陵和山海關的像片都寄到了，北陵是日本人照的很美滿，山海關那張是咱們老同胞照的，我的面目已模糊難辨，這就顯明見出他們技術的低劣，然而能够如約寄來，還算不失信用。唉！生活競爭，中國人焉得不落伍呢？

此次到北平因爲被我所累，從沒有關過一次。決定明天要動身了，今晚特邀楊天求兄至北京飯店晚餐，北京飯店是與六國飯店齊名的，凡屬頭等闊人大抵都是住在這兩家。其餘如中央，長安，中國，交通等飯店算是二流的。北京飯店的晚餐每客是三元，我們四人連汽水小賬共花掉十五元。這完全是靠着招牌做生意，若論菜式萬不及南口飯店的精美，不過我們花掉這十五塊錢吃一餐總算關過了。

天津

十八日早上八時廿五分鐘由東站出發，火車轟轟地向天津開行。我們這次買的是二等票，座位極寬敞，全車都很乾淨，像這樣就可以做全國鐵路的模範。且慢過獎，這是受着外國人的恩惠哩。原來中國的小百姓怕官，官怕洋大人。平津的交通就是有

洋大人常常在干涉，所以不得不認真管理，否則洋大人赫然震怒，他們會組織國際列車來開駛的。十一時三分到天津東站，即僱洋車要到日清公司買船票，在半路上拉車的翻起花樣來了，他說剛纔聽錯，現在要求加倍。『敲』是我所痛恨的，一聽此言我就翻起臉來，他們看透是不可欺的了，才假好假歹地拉走。到日清公司要買票，但他們說票不自賣，須到大坂公司去買。剛才那三輛洋車又來兜生意，我就誠懇地告訴他：能够出外遊歷的總不會傻，只有當人家爲傻子的他自己才是傻子。我看他們像是悅服了！就坐原車到大坂公司，哦！這又不對，他說船票是歸中國旅行社代理的，於是再到中國旅行社，正值午飯的時間，重要辦事員都不在，我們也餓了，就到北利安（廣東館）吃飯去。車夫都就範了，要價很公道，用不着淘氣了。

吃完午飯再到中國旅行社，定了唐山丸的船票，頭等的往上海八十元，往青島四十五元。將寄火車的行李單交給中國旅行社代領，就僱汽車到南開中學拜訪張伯苓。

先生，恰巧今天有一位南開的畢業生姓馬的，假座女子中學的大禮堂行結婚禮。張先生是做證婚人，我們進去拜望他，正值他在準備登壇的時候，匆匆談了十多分鐘，他就叫他的公子來招待我們，一面打電話請一位大學的庶務陳先生來帶我們去參觀大學部。

南開學校創辦至今已三十餘年，得嚴範孫、張伯苓二先生苦心籌劃，遂由私塾而中學，由中學而大學，今已為國內有數的學府。張先生係海軍出身，更具有北方人的特質，剛強有毅力，因為這樣，所以能視南開學校的事業為其個人一生的事業。

出南開大學仍乘汽車，送陳先生到女中禮堂，然後駛入市內，十里洋場的天津埠，除了娼寮、戲館而外，實在沒有什麼好逛。現在決定於此數小時內盡其可逛者而逛之：至針市衝探閩粵會館，由昏庸老朽的門房導至大殿參謁天后聖母，聖母獨自坐在龕中發愁，這那里是殿宇？簡直是暗無天日的牢獄！我斥出一個袁頭說是要燒香的，其實

是要賑濟那老門房，他接在手裏真是歡喜到發抖了。末了我們就在會館附近尋訪同鄉，唉！樣樣落後的閩南人呀，天津也快要沒有你們的立足地了！在海禁未開以前，閩南人以善經商著稱，巨艦大船甚多，南至兩粵以及南洋羣島，北則自江浙魯直各省海岸以達牛莊。當時在天津商場所佔之地位實優於廣東，而今僑居津埠的廣東人數以萬計，在商場上有不可侮之勢力。迴顧所謂建幫者則祇剩五家，他們所做的生意只限於洋糖。洋糖泊來品也，世界商業日日進化，仲介必受淘汰。上海的建幫原先也是執糖業的牛耳，這幾年來洋商已經直接運銷，建幫所得而保持者無幾矣。我料定不久的將來津埠也是這樣，建幫如不改變其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習性，他們的運命快要告終了。

李公祠也是天津的名勝，我於民國六年已經逛過，那時曾售門票，園林很有整理，惟正廳常常關閉，不輕易給人參觀。我們初進門時要求管理人開放被拒絕，以為向例是這樣的故也不與計較，但是當我們逛完後面的花園出來時，正值他開給外國人看

了又要鎖門的剎那，我就搶進一步去和他辨交涉，他竟敢橫蠻地說：外國人是外國人，中國人是中國人，不能援例。我氣得無名火冒起三千丈，雙手照定他的身上用力一推，便把他推退十餘步才跌坐下去。我還有兩個同伴都是緬甸的華僑——陳鍾靈，洪承恩，這兩位都長得又高又大，他們雖站在傍邊不動，可是那蠢奴已先嘗着我這比較瘦弱者的風味了，那里還敢抵抗，於是讓我們自己進去瞧個痛快。今天再來，情景全異了，我看見駐紮軍隊，即問那守衛兵是否可以進去遊覽？倒還客氣，應說可以的，進去裏面一看，正廳依然鎖着，庭園則已荒蕪，有許多地方被破壞到亂七八糟，那些懶惰的兵士又是東倒西歪着，景象更覺淒涼。

英租界的維多利亞公園那末小，使我們太失望了！日租界的大和公園還相當，可是進到裏頭看見那個石碑刺激太大了，不爭氣的中國人呀，什麼時候才能洗刷這種恥辱呢？

天黑了，俄汽車夫的指導至東興樓吃飯，這是有名的山東館，菜好，價錢又相宜。吃完已經是九點鐘了，後到中國旅行社跟他們的夥計一同上船。今晚天氣熱得真利害，一點風兒都沒有，河岸上的樹木靜悄悄地站着像化石一般動也不動。頭等艙裏雖有許多電風扇汪汪汪不停地旋轉，但是送來的涼氣就等於零，牠雖拚命的跟自然奮鬥，無奈能力太微小了。浴後，汗仍涔涔地下，要睡睡不着，忽而躺下，忽而步起，直到夜闌了疲倦極了才迷離恍惚地睡了。

大沽口

船是十九日黎明開的，十一時到塘沽，停泊在啓新公司的碼頭要裝洋灰。在甲板上能够看見被不平等條約束縛而廢棄的砲台遺址，我們都很高興地要去踏勘這歷

史的陳蹟，就叫舟子來議價。自然這是他們的好機會，那肯輕易錯過？明明不過三幾里路，他們却糊說八道是二三十里，來回要一元六角分毫不能短少，好，阿木林這一次吧！款乃款乃地推進，約廿分鐘到達一個地方，那舟子說：砲台只能在此遙望，誰也不准上去的，我有點不相信，叫他再搖進，他死也不肯，說進去是警戒線，會給軍隊打。不錯！那岸上有一個丘八爺荷着槍坐在椅子上，起初是像泥塑的端坐着，瞧到我們的船要靠岸了，就抽起刺刀，插上槍桿去，儼然有準備衝鋒的氣概。我故意跳上岸去問他，可否到砲台瞧瞧？他不則聲，只用手揮，揮意思是叫我們回頭，那真勿奈他何！洋大人可以制止中國政府建造砲台，中國兵士當然也有權力制止小百姓來憑弔這國恥的遺蹟，這種道理我們是很明白的。由是只得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因為進去是逆流，搖櫓很吃力，所以舟子跳上岸拉着繩子走，他一面走一面告訴沿岸有戰壕，我們注意一看，果然有軍事設備，哦！這大概是要防備寧方戰艦來攻擊的吧？

本來我們爲着要看這座已廢的砲台，不惜犧牲一頓午餐，現在目的已經不能達到了，就沒精打採地仍回船上吃飯。不知趣的舟子還要討酒錢，那只好給他一個失望了。

在這裏向人家問路的遠近，他所回答的真靠不住，不曉得是他們的常識太缺乏呢？還是有意欺騙旅客呢？剛才要看砲台，問過幾個人都說是二三十里，而證明太荒謬了。由啓明碼頭要進去塘沽，問了幾個人都說有三四十里地，洋車起初索價至八角，我們還他兩角聽也不聽，等到另外一大批洋車來了才相爭起來，好在是北方人只會吵嘴，若是南方人已經打到你死我活了。坐上洋車走不到二十分鐘已入塘沽了，縱街共有三四條小街，骯髒的程度可謂至矣盡矣，末以加矣！最後至一家廣東點心店，藉喝汽水爲由，跟他們談天。據說：從前輪船不能直達天津，須由此乘火車，故商業頗興盛。自從輪船直達天津之後，塘沽已經不是轉運必經之地，大商店早已搬走，所存者惟小店鋪

而已。畢竟是廣東人開通，這小小的點心店也有兩份報紙！

紅日晒得大地如火，街道又這麼骯髒，這樣的遊覽太沒有價值了，遂相偕回船歇息。

敢問讀者：塘沽是否中國的領土？諸君且勿罵我喪心病狂；我實在有所不解，要說不是中國的領土呢，明明有中國的稅捐局和警察。說是中國的領土呢，爲何有日本的駐軍？像血般的太陽旗在那高高的竿上很得意地飄揚着。這種矛盾的現象，我……：不……：……：忍多說了！

大連及旅順

晚九時出航，不多時即出大沽口而望着汪洋的大海推進，久不領略海上的風光

了，突然置身在這星月輝煌，碧波無垠的海中，涼風又不斷地吹來，精神舒適極了！

二十日上午，天氣清朗，下午二時罩霧，輪機慢動，汽笛呼呼作吼，如是者約過兩小時才衝出霧國外，此時大連的山巒已經隱約可以瞧到了。六時靠岸，我們即相偕步出碼頭。莊孫二君有一位在遠東運動會認識的朋友叫史興隆，是大連人。我們起初想要僱洋車到青年館或學校裏去查問，嚇！洋車夫又是當做阿木林三個，當在爭價的時候，汽車來兜生意了，得！汽車是定價的，省得淘氣。依賴汽車夫而得找到史君的住家，史君不在，就留名片請他八時在家相候。這個汽車夫真聰明伶俐！他曉得我們目的在遊覽，所以開向不同的道路回來，並且把經過的地名一一告訴我們。回來碼頭，料金照例收取，不例外需索分文。我們已經曉得他叫做韓岡阜，約他晚飯後在碼頭的閘門外等候。吃飯後恰好八時，仍坐韓岡阜的汽車到史興隆家，此時史君已經回來，當即延請我們進屋。究竟不是很親切的朋友，不大親熱，他只是得於情面，勉強陪着我们出來溜。先

到電氣遊園，我起初以爲全園皆利用電氣來做各種玩樂的，其實是南滿鐵道會社電氣課所屬的一個公園，曾經滄海難爲水，這却沒有什麼好玩。

史君善游泳，在國內比賽輒居第一，惟此次赴日則未能得志。他曾卒業南滿鐵道會社所辦的工業專門學校，現在專心致志謀在滿鐵方面求點工作，此外他還想參考日本書編成一本研究游泳的專書。他也是早婚的，今年不過二十歲左右吧？已經做了四五年的父親了。

步出電氣遊園再上汽車，在市內兜了一圈，至最熱鬧的浪速町下車，入夜市中逛了一會兒，那時將近十一時了，史君握別回家，我們也回船歇息。史君臨別約定明天要領我們去遊覽旅順，但我在他的言語間察出他對地方的情形許多隔膜，他是學工業的，這也莫怪。

廿一早晨，大家很早就起來，不待吃飯就出發，韓君已駛汽車在關門口等候。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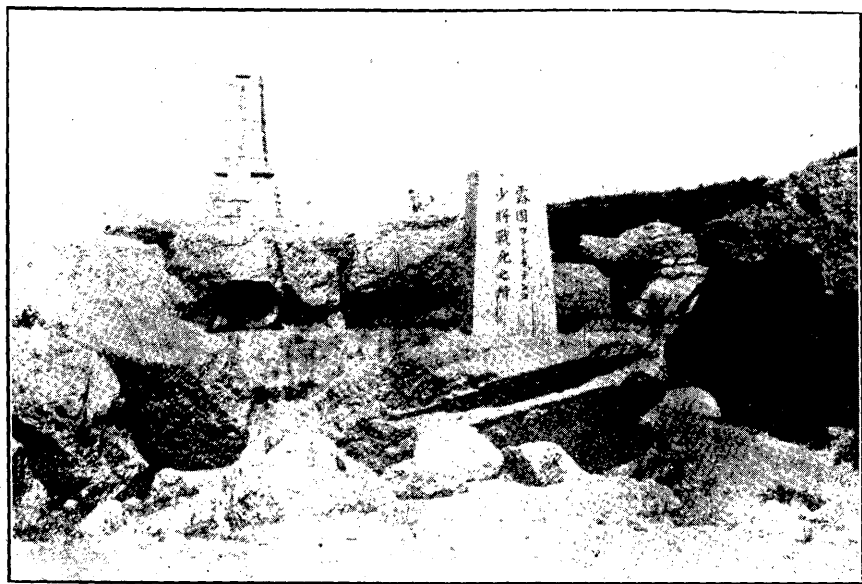
市內人影寥若晨星。至史家扣門，候了好一會，史母開門出來說：興隆今天有事，早就上沙河口工場去了。這是不近情理的，在北方這麼早出門幹嗎？他當然還在做着甜蜜的夢哪。韓君很有把握地說：『兄弟略通日語，各機關的辦事人員也都相識，隨您要參觀什麼地方，我都能夠做案內。』其實他是在本地卒業公學校的，日語何止略通，實在是十分流利了。

汽車風馳電掣地駛出大連市向旅順前進，約四十分鐘到龍生塘水源地，即由韓君入守衛室接洽，然後領我們沿石階上去。蓄水池係依山堵塞而成，工業甚大，天然的風景已極幽勝，加以人工布置，益增秀嚴，可謂水池而兼公園矣。離龍生塘不遠，穿過兩處的墜道即入旅順市區。到戰利品陳列館，因時間還早，除我們一行之外別無遊人。

戰利品陳列館係舊時俄國的將校集會所，劇戰之際被日本砲彈擊傷的痕跡至今還留存着。此館並不很大，可是陳列品却甚充實。各處的戰蹟，經過了二十多年，大抵

因爲植林而多掩沒了，現在要巡覽戰蹟的先到此館參觀當可得些智識。館內外共有二千五百餘件的陳列品，戰前戰後的砲台模型，防禦物的構造解說，攻圍激戰的實況寫真，出征諸將的像片等，凡當時慷慨激昂的狀況莫不俱備。遊此者當有許多不同的感想，簡單些說：好戰者必當神遊於當時怨壯慘烈之戰場，而謳歌爲國爭光，奮不顧身之忠勇。反之，非戰者視此慘無人道的遺蹟，將益激動悲憫之懷，而謀所以制止蠻性發揮之道。

從陳列館經舊市街，沿教場溝東向，曲折直上至東雞冠山北堡壘。這砲壘是旅順背面的防禦砲壘中之最堅固者，牠在戰史上很著威名，因有模範砲壘之稱。當日軍第一次總攻擊即開始採正攻法而造抗道，於第二次的總攻擊幾經奮戰才得佔領砲壘。外壁掩蔽部的一部分，自此以後就在這掩蔽部地窖裏，彼此在相距數十尺之間對峙，一尺一寸的進退演過無限淒慘的肉迫戰！相持既久，兩軍會屢次交換死屍和糧食，至



東雞冠山北堡壘俄國孔圖拉仁鄂少將戰死之場所



鄭家屯之北四十里的慧豐寺

今傳爲佳話。第三次總攻擊，因爲腹墻爆破，日軍的突擊隊盡被生埋。第二突擊隊不稍畏縮繼續再進，得到最後勝利之後，也不能不淚濕胸襟！

今在保壘後方的掩蔽部的咽喉部立有俄將康陀拉英柯將軍的碑，他跟日本乃木希典同是戰役中的名將，於第三次總攻擊時（十二月十七日）在軍事會議中被二十八生的砲榴彈擊死，自此俄軍士氣大爲沮喪，不出兩星期已獻城了。

望臺堡壘在北堡壘的背後，地勢高聳，結俄軍防禦地之鎖鑰，尤爲防戰雙方所必爭的地方。當攻擊之際，日本『肉彈』的著者——櫻井中尉曾受重傷而滾落。現今頂上還遺留着俄軍的海軍砲二門，這失意的英雄都已焦頭爛額了。

二龍山堡壘是白銀山，雞冠山，盤龍山，松樹山連續諸堡壘中最大的砲台。這裏所置的大砲也比他處多，其地勢正與鐵路那邊的克魯泡特金堡壘相對，在下歐龍河低地的西方諸砲台可以斷絕日軍後方的聯絡，於軍事上實佔最有利的地位。日軍第一

次攻擊後，進攻二龍山時即佔領牠的屏障鉢卷山。第二次第三次的攻擊，日軍受毗隣諸砲壘的集中援護砲擊極形狼狽，因抗道爆破，選拔隊之活埋於地中者過半。一進一退，自八月半開始攻擊至十二月底才全部佔領。可是俄軍所殘留者僅僅三人而已，當時如何的惡戰亦可想見了。佔領此處，戰局已將解決。

自白銀山，雞冠山，盤龍山及二龍山順序展開諸砲台，以松樹山堡壘殿其後。此山俯視龍河的平地，在河的西岸有椅子，案子兩座山實帶有掃蕩日軍的重務。日軍自第一次總攻擊的結果，着手採正攻法，於第二次第三次順次攻取北堡壘，二龍山等，乘着士氣大振，遂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進攻，燬破腹牆部因而全座佔領。松樹山正砲壘的背後還有後備砲壘，當時雙方敢死隊的交戰為是役中最有名的地方。日軍前仆後繼，重傷的從高處滾下來，積屍忽而成山。他們是為死神接引去了，然而他們的父母兄弟妻子却在慶祝最後的勝利哩！

嘆觀止矣！爾靈山也不必再看了。在二十餘年前的當時，戰爭的遺蹟已如此可怕！想來歐洲大戰的慘酷當必十倍於此，更推想到將來的大戰自必兇殘千百倍無疑。我們巡覽這些戰蹟，回想前遊南口所看國民軍的防禦工程恰是如同兒戲，而自這幾處砲壘所立的石碑視之，大概都是從八月某日攻擊至十二月某日佔領，兩軍相距不過一二里，有時竟迫近咫尺，而必相持至數月之久才見勝負。若常是：『某日追擊百里，斃敵數千，奪獲輜重無算。』的中國軍隊必將譏算外國人是飯桶啦。嗚呼，吾爲此懼！

從松樹山下來即往水師營，水師營先前是我國水師的屯駐地，而在日俄戰事結束時則爲乃木大將和斯梯世爾中將的會見所，倭屋數椽現在還保存着。韓君家在水師營，當即邀請我們到他家裏，他的父母還強健，有兩個成年的妹妹和兩個弟弟，他家是個小地主，韓君揭開鍋蓋子給我們看，他們所吃的是窩窩頭（至蜀黍磨粉蒸的，質和味皆不及麵）但在鄉村裏像這樣的生活已算是豐富的了。

離開韓君家裏即駛回市內參觀博物館，所陳列的與他處無甚差異，只有四個木乃伊爲我初次看見的，有一文官，一武官，一婦人，一小孩，俱係千三百年前高昌國人。這些人類化石的發見地係在我國新疆省的喀喇和卓地方，死後千餘年尙能旅行到遼東半島，當他們活着時無論怎樣聰明睿智能知未來過去也萬不能想到吧？

險些同歸於盡

驅車到黃金臺海水浴場，清水一泓，男婦老幼三五成羣嬉戲於水裏或偃臥在沙灘上，其意甚樂！但終沒瞧着一個中國人。我們因要趕到星個浦故不多耽擱，草草一看即再上車向歸途進發。起初大家有說有笑，不曉得什麼時候孫君的肉體雖仍和我們同車，而他的靈魂早已去遊和我們不同的世界了。我和莊君此時還在溫那過去的遊

記，不曉得他是回憶得太甜蜜了呢？還是追想到腦昏呢？剛在說得起勁，忽而閉着眼追上孫君的靈魂去了。我看見他們一個歪着一個斜着很覺好笑，我自抖擻精神去玩賞那一閃一閃過去的山景和水色。剛才天氣甚鬱熱，現在好像誰拿着大涼傘給我們遮着，不然何以太陽當空而獨我們汽車的周圍有陰影呢？一陣一陣的涼風吹得我的骨頭也酥了，我急搖醒莊孫二人，並且半戲謔半警告地說：『我受你們催眠也要暈去了，倘若我暈去後連老韓都不願意獨醒，那麼大家就可以同到極樂世界去玩啦。』他們聽見我這樣說，眼也張開來看，嘴裏也說：『哦！這倒是不好玩的……』此時大家都曾振奮一下，但是不曉得再過若干時刻他們依然靈魂相將飄然遠行了，我也完全失去自主力，於是我們三個人的靈魂都暫時和肉體脫離關係，只剩韓君獨自支持，也可以說把三條的性命全交給韓君。當我們各自優哉游哉於各自的極樂世界時，突然聽着韓君嚷一大聲噯！急睜開眼睛看時，汽車剛從一座橋欄的左畔轉向右畔去，將

要觸着那邊的橋欄了，倏又扭轉過來，像那瘋了或正在惡鬥的水牛一般。在這一剎那，大家又驚又急，簡直不知所措了！幸而韓君的下意識還會來救急，顯出他老練的本能，撥動機括駛向路中，始得化陰爲夷，然而，他已滿身冷汗矣！這是一座陳家橋，溝渠雖不怎樣大，但是汽車若去觸着橋欄，必有兩種的結果，一橋欄堅固則汽車必破碎，二橋欄不堅固則汽車必衝落溝底。至於人的死傷則無論怎樣都不能倖免，同歸於盡也非無可能的。我問韓君幹嗎？他反埋怨我們說：『誰叫你們都睡覺？一點聲音都不響，累得我也……』』這實在不能單獨責備他，好吧，『往者不諫，來者可追。』我們這樣戒勉韓君並自做惕，其實吃這一驚各人的神經都已十二分緊張了。

到了星個浦，在綠陰樹下各吃了一大碟的刨冰，然後散步於沙灘之上。星個浦不單是海水浴場，而是最良的消夏地，離大連市區已不遠，故遊人極多。中國人能夠來此玩樂的仍不多，這恐不僅是習慣的關係，生活條件料也有所不容許吧？海濱設有水族

館一所，係私人經營的，內分海水、淡水兩部，收容於玻璃壁中的魚類，潑刺遊泳與棲息在海底無少異。像這樣的設備，是藉遊覽而施教育，其意至善！准許私人經營，政府既不耗費，而經營者得售門票，自亦有其利益，真是一舉數得！

人肉市場

在星個浦留連達兩小時，乃駛經市內而至老虎灘，此係另一遊樂場所，有精雅的釣魚船出租，遊人三五，駕一葦之小舟，款乃於海隅，其意甚得！我們因時間關係未能享此清福，在這裏看別人玩樂有一會兒，即再駛經市內回轉碼頭。此時韓君不但和我們玩得甚熟，且已發生感情了。當我們依照定章算給他料金的時候，曾重演一幕鏡花緣中的君子國，他硬不肯收這麼多錢，經我們費盡唇舌解說雖收進去，但聲明晚飯後要

載我們逛完市內所沒逛的地方，這是他要盡義務的，如我們不承領他的意思就不來了。我們看他出於至誠的，祇得應許了。上船沐浴，用飯之後，又相將走出開門外，瞧韓君不在，我們以爲他回去吃飯沒來，細看成列的汽車的號碼，則四十二號的汽車儼然狹在中間，而韓君則於疲勞之餘正在做他的黃梁好夢，經我們叫醒後，他揉揉眼說：睡得好呀。一面請我們上車，一面開車駛向目的地去，凡沒到過的北公園，中央公園，小崗子的中國街等都駛去溜一溜，或停或不停已費去不少的時間了。最後到露天市場，下車，由韓君作前導，向人叢中攢進去。

原來所謂露天市場者也是像別處的夜市，所不同者，周圍有無數的下等娼寮，羣雌粥粥像貨品般陳列在門口以供顧客選擇。而需要解決性慾的則絡繹不絕像逐臭的蒼蠅和附羶的螞蟻一樣嗡嗡地蠕蠕地擠滿着，看中的則依照定價，公平交易，跑進門去祇須眼睛向那洩慾的對方釘一釘她就會跟上去，這是百試而不一錯的定律。我

也埋葬在這逐臭附羶的羣類中，戰戰兢兢地深恐陷入重圍，仔細地視察，陳列在門口的人肉殊無惡意，她們雖也裝嬌作態施其勾魂的伎倆，但不像上海的野雞敢隨便拉人，大抵跟他們搭趣的都是前度的劉郎，要不是熟客她們並不隨意招呼。我已經明瞭此中的要妙了才放心跟着韓君深入重地。咳！一間一間的娼寮竟和蜂巢一般無異，重重疊疊灣灣曲曲前後左右都是，實有不可勝數之多啊！我問韓君這裏的娼妓共有多少？他說實數不曉得，大約總有五千吧！呀！這竟是人肉市場哩。

我們以韓君沒吃晚飯叫他趕快回家，他說睡够了比吃還好，慢點回家不要緊。逛完露天市場再上汽車，駛到日本娼寮，朝鮮娼寮諸場所，穿街過巷，飽餐秀色，然後駛回碼頭，此時我們和韓君道別，彼此都有依依不捨之概。

逢人只說三分話

廿二日黎明開船，海上續斷有霧。自天津到大連，頭等艙是被我們三人佔領着，現在由大連來了一個姓王的，因通問姓名，談天……而熟起來了。他是個四十多歲的人，一望而知爲久漫在宦海中的人物，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外交官，曾做過俄領某地的領事，他現在是要到青島。青島和平津此時正像兩個對立的國度，在這航路上不少兩方的內幕中的人物，而誰是那一方面的人物？當然，誰都不肯明說。我們和他們雖然不發生什麼關係，可是談話的中間也不能不處處留心。因爲大家對於現在的政治都是失望的，在隨意談天的時候雖自抑制也常要夾雜着攻擊的語氣，這雖是對於整個時局的不滿，但是對於個人也很難應付，『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不錯！這是

老於世故的閱歷語，但是我以為單靠這兩句的祕訣還是不夠，因為和人家接談若是一味吞吞吐吐也會惹起人家的懷疑，在旅行中總得『恭敬待人，謹慎律己。』如此庶幾得免招怨樹敵吧？

這位姓王的大家混熟了才把他的真姓名告訴我們，他雖不明言他此行的任務，可是我們於其言詞中也可以窺見一二了。

咳啊！船上的蒼蠅太多了，空間差不多被牠佔滿，自天津開出就是日夜的吵鬧，聰明的人類竟莫奈么爾小蟲何！到了大連尤其有加無已，晚上把電燈關掉還可以得着暫時的寧息，大清早從微弱的光線射進房裏牠們就活動起來，滿身滿面亂爬會把你從夢中叫醒來。每逢吃餐的時候尤其拼命地要來和我們鬥爭，我們雖各忿忿地有滅此朝食之氣概，可是終竟無法征服牠們。

青島一瞥

本來是廿三日上午就到青島，因為海上多霧，遂致延誤時刻。午餐後隱約看見一片的紅屋，聽同船的說這就是青島了。船漸行漸近，風景如畫的青島已在面前，到此，我們所觸目的又要另起一種的感想，哈爾濱是俄國化，旅大是日本化，青島是德國化。唉！土地是什麼什麼化了，人民却屹自不化，這是中華民族的好處呢還是壞處呢？

二時靠岸，我不即搬行李而先和莊孫二君上岸遊覽，步出碼頭到街上還沒瞧着一輛的洋車，找了兩家的汽車行，最後等有一會兒才有得租，過後才知道青島市的人力車因抗捐罷工已久。我們乘汽車先到中國旅行社調查船期，因為我久沒到北方了，情形很多隔膜，況且南北對立的局面也要看個清楚，所以陪他們到此之後還須北上。

糟了！開往天津的船除了今天下午三時要開的華山丸之外，要再過一星期才有船，此時我以為華山丸是萬不能趕上了，等到一星期又覺得太久，焦灼之餘，此事既無可奈何，祇得聽之而已。於是驅車出發，先到會姓岬砲台，時值大雨如注，大家皆未備雨具，然又不甘空負時間，乃冒雨登覽。

會姓岬砲台在旭海水浴附場近，跑馬場之東，置有二十四生的加農砲二門，十五生的加農砲三門，這是青島最大而且堅固的砲台。有四座龜壳形的台基，底下各部的機關都相聯絡，由看守的導我們從最高的那一座開了鐵門進去，從一道深邃的墜道走下去，一座走完又是一座，內容的構造大概都是一樣的——有休憩室，有儲藏庫，有機械室，有廚房。在當時還利用電氣，現在還遺留着好多的電線，但都腐壞了。砲台的腹牆和外壁都是用西門汀造的厚可丈餘的東西，這樣看來比旅順諸砲台還要堅固哩。走到最低的那一座，看守的另開一個鐵門給我走出，從石級步上即到龜壳上面。此時

雨已稍霽，再上汽車命御者憑他平時所經驗的駛向各名勝迴遊一週。所經過的都是綠陰夾道，清幽涼快使人生無限的雅趣！已廢的砲台多至數十座——有永久的，有臨時的，也有可以移動的。我們則除會姓岬之外，其他各處皆只有經過而不登臨。公園應推膠濟路局所設的那個最優，布置和管理都堪稱爲美備，這個公園的印象永遠却會留在我的腦海。至此，駕汽車的告訴我們所可遊覽的不過如此而已了，乃叫他在市內如劃經緯線般馳驅了一會兒，然後至郵政局寄信。此時大雨傾盆，已將近六時了，就駛回碼頭去，在路上我是這樣的想着：華山丸萬一還沒開，假使能够趕得上的話，我就乘此船北返。若是華山丸已開了，那未只好搬行李上來找旅館安宿再說。汽車駛到碼頭，瞥見華山丸還泊在棧橋，我急上船探問何時要開？有沒有艙位？所得的回答是：再半點鐘即開，官艙裏的通廊還可以增添一位。於是我就跑上唐山丸搬取行李過來，忽忽忙忙和莊孫二君作別，同行月餘，寢食與共，至此分袂，皆有不勝於邑之情！

在這忽忽的一瞥中，青島自收回以後，道路以至其他的建設還能够保持原狀，不至有廢墮之不良現象，這差堪告慰。祇是行政權雖然收回，而經濟權則仍握在日本人手裏，青島本非工業區，有些紗廠，粉廠，油廠諸工業也十九是日本人的。中國人在工業上既競爭不過日本人，在商業上又大受德國人的脅威。蓋大戰後各國爭以剩餘的產物以中國爲尾閥，德國雖是戰敗國，但對於經濟的恢復固不輕易落人之後，青島是他們舊時的租借地，駕輕就熟自然更易於發展，可憐中國人在此祇能享人的餒餘！在港內停泊的輪船，大小不下二十隻，除却招商局一隻又老又小的遇順之外，其餘都掛着日本旗，舉目四顧而有『有屋皆紅，無船不丸』之感！

買辦制度

唐山丸是明早才要起程赴滬，莊孫二君在青島還可以多多遊玩，我則孤零零地隨着華山丸開上天津的航程了。海上仍多霧，輪船時停時停，汽笛不斷地響，夜間尤其是擾人的清眠。官艙票祇十四元，但是我的床位那里算得官艙？其實也不是床位，是在通廊的門邊把兩隻高低不均的木箱子擺在一塊兒，再把那髒到汗要滴下來的棉被鋪上去就算了。在這當風的廊頭，雖於盛暑中而且把門半掩着，有時涼風搜搜地吹進來還會使你發抖。我自己沒有帶被鋪，當縮瑟畏寒的時候就顧不得髒不髒把身子一縮一縮縮到那被窩裏去了，祇留着一個頭在外面呼吸，還怕由被鋪發出來的臭味竄進鼻孔裏，就用手巾覆在口鼻部好把空氣濾清，其實這也是一種自己欺騙自己的安慰而已。

在日本國內的輪船是能够使各等級的乘客都很滿意的，何以在中國沿海川走的日本船就會糟到這般地步？這不能不說是買辦制度使然的。因為他們要遷就中國

的情形故仿照旁的輪船公司的成例，設置買辦給他專管中國乘客的事務，如此一來就無異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官僚來壓制中國的小百姓了。我們出錢乘船本來有應享的權利，可是在沿中國海岸川走的日本船上就有顯然不同的待遇，如天津丸，奉天丸，長沙丸，福建丸等，同是三等艙位却分爲日本人位與中國人位，他們何等衛生！何等舒服，而我們則侷促污穢簡直等於牲畜。唉！這又是我們自己不爭氣，我們爲什麼不會經營航業？

真豈有此理！賞給茶房們的酒錢，顧名思義應該是出於乘客的願意的，而今惡例既成竟然太阿倒持了，『賞給』兩個字已讓位給『索取』。他們常是惡狠狠地要你多少就是多少很少有商量的餘地，大酒錢，小酒錢可以索取至兩三次。同艙有夫妻兩人的已被索去五元了茶房還嗷嗷不休強迫他倆高陞，當然他倆是拒絕到底的，末了，茶房竟敢以豬鬃來替代高陞而贈給他倆，你想可恨不可恨？

人們的生活從低處昇上去容易，要從高處抑下來很難，我於一日之中突由頭等艙位降到通廊的無定位，起初覺得很難受，未後常自己訓斥：你別太驕奢！這裏無論如何已算是官艙，一切的待遇總比統艙好得多，你應該到統艙去和窮苦的同胞們做伴纔對！

白河所見

廿五日正午船已進大沽口，兩天的苦悶至此都給新的希望消解去了。今天熱得可怕，官艙的搭客都乘着進口的機會混上頭等的甲板上展望，其實是乘涼。我當然也不肯放棄這種權利，就在甲板上一直眺望到船泊天津碼頭。我看見白河沿岸一羣一羣的小孩都很強健活潑，他們大概都是會游水的，瞧着被輪船激蕩的波瀾將迫近岸

邊的時候，就一個一個跟田蛙一樣博落博落地跳下水去，並且故意和浪花激戰。有時他們用手向船上招徠，口中還喊着『媽的皮』來替代歡迎辭，充分表現那沒受過教育的鄙野。

岸上站着不動的大抵都是女孩，她們雖也赤着上半身，但都纏着小腳，游水的玩意兒永遠都不是她們能够享受的，除非碰着水災……咳！像這種情形，中國的女人不知道要退化到怎樣田地？我不覺替這無量數的女同胞悲傷！

河中也有不少的漁船，每一隻船大抵有三個人，桅上懸着一張大網，狀如天秤，網向船頭，一端繫巨石，以一個人落網，一個人扭住那巨石而司昇落的任務，另一個人則司撐篙，每收一網費時甚多而所得甚少，這樣笨拙的撈漁法每日所得幾何？由此推想到漁上的漁業，也莫非老守舊法不加改良，而坐視大好的利權都被日人侵奪去了。

六時上岸，開北平的火車已經趕不及了，乃投宿於東馬路青年會，浴後積悶盡消，

吃完晚飯即到街上隨意玩耍，末後到光明電影院看一齣外國片，閉幕回宿舍已十二時矣。

廿六朝，六時起來，七時即動身，僱洋車先到北洋飯店對面一家日本人的書店買些雜誌和近日的新聞然後上車站，九時十五分開行，十二時十五分即到北平，迅速無誤，快意極了！我每搭平津車便聯想到此外各路的腐敗狀況，唉！人必先自侮……

喜氣洋溢

我回來宿舍稍事休息後即到漳州西館找楊君，此時他已搬着行李要先去寄給車站，他於行色忽忽中表現着極歡悅的神情，他是情場的勝利者，今天就要跟他的愛人回去故鄉實行同居。他叫我留在館內陪着幾個朋友談天，而自運行李上車站去了。

不多時他的愛人周崇默女士跟着另外幾位朋友進來，這些朋友大抵都是來歡送他倆的，也可以說是來祝賀他倆成功的。周女士已受過高等的教育自然是很大方的啦，她的歡欣怡悅也不減於楊君，朋友們——連我也在內——在這充滿愛的空氣中，個個都笑嗒嗒似乎在慶祝他人又似乎在祝福自己，一時屋中呈現着和諧而愉快的氣象。

楊君回來了，大家又在館裏談了一會，三點半就一同坐洋車赴車站。他倆也是購三等票，但已先有朋友來佔好坐位了，這位朋友姓徐，通州人，是楊君的老同學，他的歷史楊君早就給我介紹過了，此時却是初次會面，蒙楊君鄭重的爲我介紹，並且拜託他帶我到通州遊覽，楊君的盛意和徐君的誠懇都够使我深深地記着！

我們來得早，時間還有餘裕哩，大家站在列車的旁邊又是一場的歡笑。在這譁浪笑傲之際，我隱約聽到一位女同鄉對着新孃說：『您別忘了我們，久久都不回來！』而

新孃則很快樂而堅決地答道：『不會，咱倆很快就再回來的！』警鈴叮噠，叮噠地響，火車蠕蠕地移動了，一對像石花盛開的春天的面孔，從車窗裏露出來他倆是在和我們告別，又似表示其凱旋的得意，此際，歡呼鼓舞，喜氣洋溢乎車站！

鄭夫子

回北平後接到各處寄來了不少的信，其中有一封很有趣的信是故友鄭頑鐵從東京寄來的，信裏還附着一首送我回國的詩，這封信是我從東京出發的第二天他就寄到神戶的，不料遲到現在才由神戶轉來，他的詩：

中國亂糟糟！

我送你回國。

我本多情人，

難爲此一別！

自你來東京，

破了我寂寞。

有時相揶揄，

揶揄亦懇切。

見面呼「夫子」

夫子是「馬鹿」

諱之不便說，

君等太客氣，

讓我自己說：

「你豈多情人，

爲何情不熱？

關門儘讀書，

讀書幹什麼？

中國亂糟糟！

風雲倏起滅，

時危人命賤，

河山遍染血。

人讀書救國，

你讀書享樂，

享樂以讀書，

道理從何說？……

「你豈多情人，

爲何心如鐵？

心如果非鐵？

男人既「無緣，

女人也「不悅，

架子擺得高，

愈高愈易跌。（實乃冤天下之大枉也！）

自古大丈夫，

爲了一女人，

卑躬且屈節。

到此步工夫，

女人皆滿悅！

只此二罪案，

你該活責罰。

何說倡離婚，

手段太激烈！

雖說未赤化，

傷風又敗俗。

凡有「朋友妻，」

嚇得都吐舌！

凡有「鄉下老，」

至今猶傳說。

加此一罪案，

僥倖脫縲綽……」

君等太客氣，

我罪自羅列。

從今日以後，

「夫子」非「夫子」，

有話儘管說，

說得有道理，

我雖非「老禹」，

善言亦喜悅。

爲我告鄉人。

此君尙在扶桑三島燄烘烘大火爐中煨「頑鐵」！

一九三十，六月二十日

鄭頑鐵贈……………

……………于東京

鄭夫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單讀這首詩恐怕還不够，待我再來補充幾句：他是個帶着新文化色彩的舊書生，在五六前年，他被離婚的風氣所激蕩，以絕大的決心把家裏一個雖不很愛但也無所惡的老婆離掉，他的母親因此不曉得哭了多少眼淚，因爲那是個童養媳——很孝順的童養媳，在感情方面她已視此養媳比自己的兒子還要親切，突然無緣無故要休棄焉得不使老心破碎，假使她不是爲經濟條件支配着，假使她不是爲三從四德的鐵鑄憲法束縛着，她將和自己的兒子脫離關係而與養媳相

始終。然而男子終竟是勝利了，孱弱無能的婦女們祇得去自怨命薄，自殺也罷，苟活也罷，總而言之已失敗去了。那時的鄭頑鐵雖心切求愛，但愛却尚無目的，也許他是鑒於朋友中因有了愛的對象然後要和老婆離婚致生出許多的麻煩，因此他就先行這極堅壁清野的戰略。可是他至今依然是一個繆夫，他對於愛看得太神聖了，所以求愛的條件也就太苛刻，並且可以說是太理想，那祇好讓他自己去幻夢，愛神却是遠遠地避着他。他在東京老是閉着門用功，一切的人情世故他都不懂，嚴刻地批評他有不近情理的孤僻。他今年才是三十多歲，但他的臉上已深鏤着無限煩悶的皺紋，有時他對着朋友的小孩子也裝着苦笑的面容要去接近他。但小孩子一瞧着他總是哭，他自己埋怨，以後不再親近小孩子了。

朋輩因為他太正氣了，上他一個洋聖人的徽號，後來簡稱爲夫子，有時他自己也覺得太無生氣了，突然對我爲：『我需要了，怎麼辦呢？』我勸他要遷就些，他也願意了。

但是他反對和外國人結婚，而在東京的中國女人又是那麼少，朋友們瞧他太苦惱了，曾給他介紹了三位密司，這在朋友方面說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而他却仍擺着冰冷冷使人見而生畏的尊嚴，我問他何故如此？他狠狠地回答：「既然遷就了，最低限度總須保留着美貌的條件，就是將來吧，假使所理想的不能實現，那末我就要買一條很美麗的肉……」哦，美人兒倒也不容易買得啲！你有你的條件，她也有她的條件，靠着筆尖兒討生活的窮書生那有金屋可以藏嬌？本來離婚了的人們要擇偶是比初婚時來得困難，因為有了種種的比較。譬如鄭夫子，他所離棄的她：具有中人以上的姿色，雖沒進過學校，在家裏也曾讀過幾本的書，所不滿意者祇因她是童養媳而他則係受過新文化洗禮的男子，在身分上有非偶之嫌罷了。今後要擇偶自然會有種種的比較，嚇比較就是愛的前途的霧障。

整天談着性問題固然是不對的，可是一味矯揉造作也只是假道學。夫子之所以

夫子開玩笑：『永志兄到東京這麼久了，你的東道主的義務一次也不盡，太豈有此理了！』他給我這一激，也就過意不去地說：『去，去，一塊去，多是没有的，我就花幾角錢請你們吃點心吧！』我們都說：『請，倒不在乎。祇要一塊兒盡此一夜歡。』走到若松町他問望那兒去？我們齊說當然是新宿囉。此際他的腳雖跟着我們走，而他的交感神經已在無秩序地錯雜着了，刁皮的雪鋒和傲岸的宣化忽又一言不發，裝作超然不預密謀的樣子，祇讓我和永志兄來佈局，一路上莊諧並作，無非對他兜玩，沿東大久保直下，他已盡量地現出畏縮地不自然地好笑地神氣了，走到轉一個灣兒就是新宿的地方，我故意買一個破綻，他便飛也似地逃回了。至此，大家都笑得幾乎要哭出來！宣化和雪鋒假正經地罵我太惡作劇了，永志兄則頻頻搖頭嘆氣說：『爲什麼會弄到這樣？……』

我將離開東京之前幾小時，一反我嬉皮笑臉的態度，用極嚴厲的話語正告他：『勤有功，戲也未嘗無益，只要合理而不太過便好！好像您閉門讀書已經入魔了，以後總

得抽些工夫去體察社會的實況才不致爲書本所誤。實告您吧！以前所謂如何如何……都是玩弄您的，而今就要別離了敬謹把這個祕密揭破，信不信在您……」

這一個晴天霹靂竟催出他一首好詩來，但願墜在鹽倉底下又鏽又冷的頑鐵真的能够提到熱烘烘的大火爐中去煨煉！

迎汪

近日平津發見了許多新標語——迎汪的標語，沉悶的時局頓呈活躍的氣象。汪先生到平之日，我正在烟霧迷濛的海中，所以不能參與歡迎的盛典，但據各報所載迎汪的新聞則歡迎的都是官機關，民衆團體已屬寥寥，至於一般民衆則除遵照政府的通告懸掛國旗之外若無其事然。回想當年孫中山先生北上之日，民衆自動的到前門

歡迎者有若排山倒海，實不勝有今昔之感！革命的號召力也得於是判之。

北方的黨原是四分五裂的，雖然勉強湊成擴大會議而各派依然對立。本來應當以改組派來做恢復黨的中堅，可是閻錫山對於改組派是存着敬而遠之的態度，他也要利用改組派來支撐黨的招牌，也怕改組派樹立強健的勢力，所以一方面歡迎改組派，另一方面又扶助西山會議派出來與改組派抗衡。爭執數月，因原就是在此。不然，別說理論，就人才說吧，右派那里及得左派？然而右派有閻氏做他們的後盾終獲得對改組派保持着均衡的勢力而共同組立擴大會議。在改組派方面講：上層既遇西山會議派的制肘，下層又有所謂大同盟者在搗亂，大同盟本係丁惟汾等所組織而屬於左派的，到現在已經無所屬了，他們有時也和右派妥洽，與第三黨也有淵源。平市有『反對任何黨派包辦黨務』的標語，就是大同盟對改組派而發的。

當汪先生未北上之前，關於黨的一切問題都要留待他來解決。汪先生到了北平

之後，一切的問題，在表面上總算已經解決了，而實際上依然是沒有辦法，祇是兩個對立的各省市黨部聯合辦事處在表面上到而今還解決不了。在汪先生當然他是爲着整個的黨而來的，他不承認有派別的偏見，可是事實只容許他做改組派的領袖。

左派也罷，右派也罷，都太空虛了。革命祇有幾個大人物在呼喊，下層都是空無所有。像這樣的情形，就使左右聯結起來，黨的力量也至微弱。何況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主張，所謀多不能一致。在實力派的『左宜』——『右有』政策之下，黨的效用也就可想而知了。某君說得很好，他說：南方的黨太可笑！北方的黨太可憐！

各黨皆有其獨特的主張，這種主張常是經數十年而不變的，一個政治家且不肯輕易改變他的政策，革命領袖之不肯輕易放棄他的主義那更不用說了。無所謂主張，無所謂主義，因應時機，以求一逞，這是政客的行爲，真正的政黨且不應出此，而况革命黨乎？汪先生此次北上太遷就了，他當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急欲打倒強敵故不惜

犧牲自己以就他人，待奏了膚功然後認真培植黨權。殊不知一再遷就黨的生命已消失殆盡，幸而進行順利也是個人的成功，不是黨的成功，而甲敵倒乙敵繼起，那時又要怎樣去應付？

在汪先生領導下的擴大會議所宣布的七個基本條件已經遷就到無可再遷就了，依此基本條件來解釋，汪先生所領導的黨已變成一個政黨而不是革命黨了，然而富有妥洽性的基本條件能够一一實行而不等於紙上空談，還要等待事實來證明，就是擴大會議自身吧，能够健在多久也都沒有人敢堅決地斷定。

時局依然迷離恍惚，可是，秋雨秋風中還不少迎汪的標語。

四萬萬民衆竟是一大羣的叫化子

中國是地大物博的國家，中國還保存着古代高尚的文明，中國人的生活有無限的樂趣。這不但是好作義皇盛世的幻夢的中國人有這樣的嚙語，連十年前到中國來的羅素先生也這麼說。可是我們試翻開歷史看看則各朝代無不鬧着飢荒，鬧着貧窮，直到現在那種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慘劇還不停地演着。從每日的報紙上看到某地旱災，某地水災，某地雹災，某地狼……鼠……等數不了的災就够悲痛，不必說到身受的。像這樣的國家，這樣的國民，生活有何樂趣？文明又在那裏說說地大物博吧，地大勉強可以說，但是太平均了，在東三省，熱河，綏遠，青海，新疆，川邊，實在是地曠人稀。而中國本部却有人滿之患，把那可耕的土地平均起來每人得不到兩畝。豐年尙患不足食，何況常鬧天災和人禍？物的博與不博，至此可以思過半了，更看那每年進口的糧食的數量就可以完全明白。

最近因內戰和金貴的影響，百業停頓，物價飛騰，加之苛捐稅種，重重剝削，民生艱

難，已達極點，由是直接間接造成無數的貧民。據平市社會局所調查，北平市一隅，最近貧民的數目比較十八年度的下半年多出三萬餘名，其表如下：

北年市內外城共十五區計：

(一) 內一內三兩區界內：極貧男女一萬八千六百零四人，次貧男女九千二百二十五人。

(二) 內二內四兩區界內：極貧男女二萬五千一百十五人，次貧男女二萬八千四百一十二人。

(三) 內五內六兩區界內：極貧男女一萬一千零五十五人，次貧男女六千七百七十九人。

(四) 外一外三兩區界內：極貧男女一萬二千零四人，次貧男女五千五百十八人。

(五) 外二外四兩區界內：極貧男女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二人，次貧男女四千三百八十八人。

十七人。

(六) 外五區界內：極貧男女八千一百八十三人，次貧男女五千八百十七人。

(七) 南郊：極貧男女一萬二千零十四人，次貧男女七千八百十七人。

(八) 北郊：極貧男女一萬零三百八十五人，次貧男女六千八百二十二。

(九) 東郊：極貧男女九千四百七十人，次貧男女九千三百零五人。

(十) 西郊：極貧男女一萬一千八百零五人，次貧男女五千五百八十一人。

總計：全市極貧男女共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七人，次貧男女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九人，共計：極貧次貧男女二十二萬六千四百四十六人。

這並不因中央政府南遷，北平纔會增加這麼多的貧民。無論怎樣，北平還是個都市，市民的生活總比經濟破產的農村中的農民來得強，然而竟有這麼多的貧民，而且這裏所謂極貧，次貧的是專指那無恆產，無職業，鬻餐不給的人們，像洋車夫，倒糞夫等



A541 212 0020 1179B

有一定職業的還不算在內。其實那些終日胼手胝足而不獲溫飽者仍不能不說是貧民，若照這樣推想下去，全國四萬萬民衆竟是一大羣的叫化子啊。——除了軍閥，官僚，資本家，買辦階級之外，就是一大羣的叫化子。其實軍閥，官僚，資本家，買辦階級，也不過是勾結勢豪——帝國主義者來欺壓同類的丐首吧。

窮民造反，在中國歷史上不少過去的事實：黃巢，張獻忠，李自成，這是最著名的。況且成者爲主，敗者爲寇，歷史是成功者的記錄。歷代的王侯將相也大半是爲生活困迫，挺而走險，以至於飛黃騰達的。五代時開府闔疆的王潮，王審知輩，起初也是率領着一大羣的窮民造反，且戰且走，由黃河流域一直竄到當時還是地曠人稀的福建來。

就是現在的蘇俄吧，也莫不是窮民造反而達成功的。他們的窮苦也和我們差得不遠，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把欺壓他們的丐首打倒了，他們已經脫離了叫化子的生活了，他們已在建設和諧有秩序的社會了。

東北印象記

全一冊

實價一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王 雨 亭

發行者 實 現 社

印刷者 新 國 民 印 書 館

代售處 上 海 各 大 書 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再版

